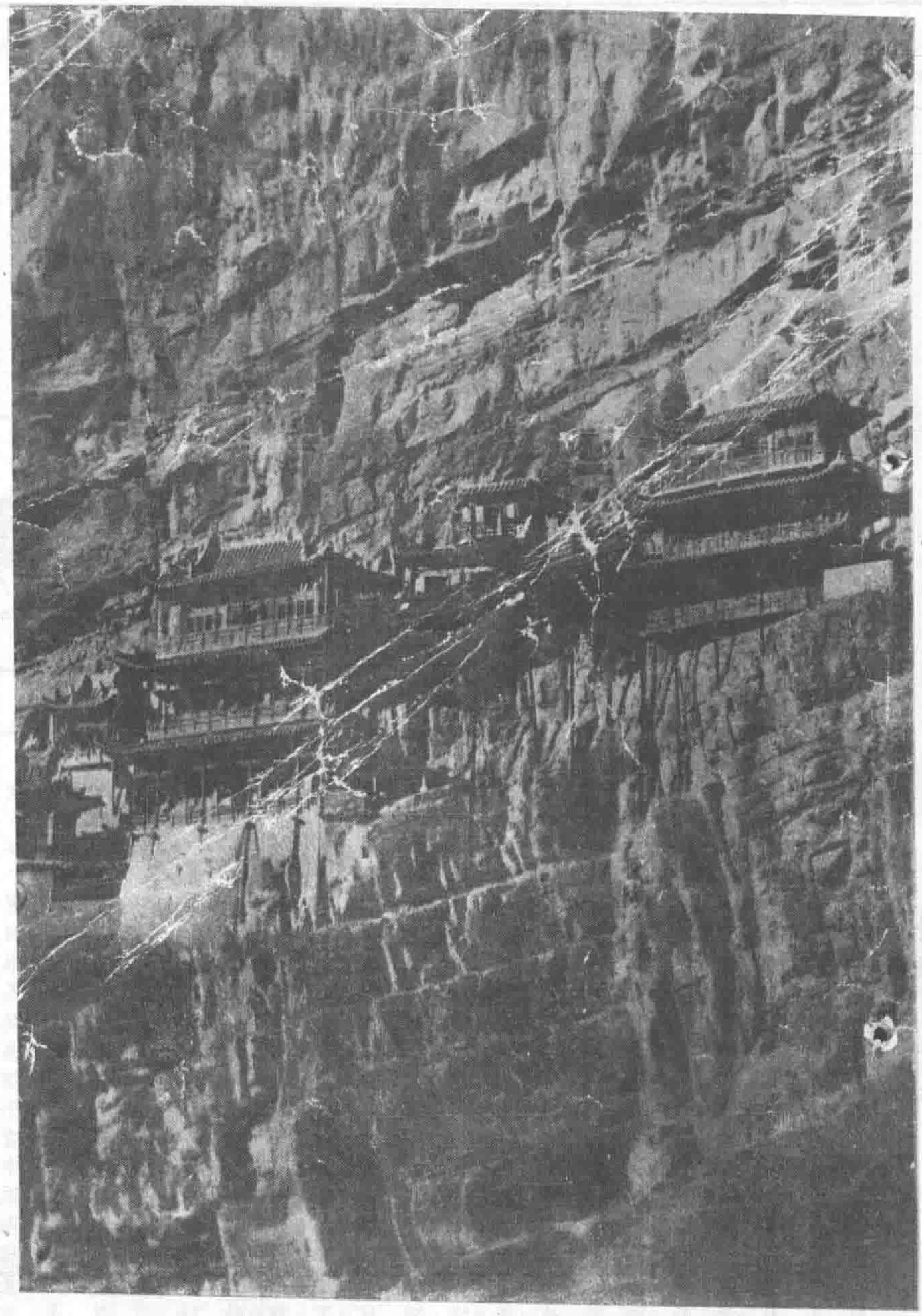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創刊　　十月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旅行雜誌

第七卷
第十號

中華民國廿二年
十月出版



OVERHANGING TEMPLE IN SHANSI　　山西恆山懸空寺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一二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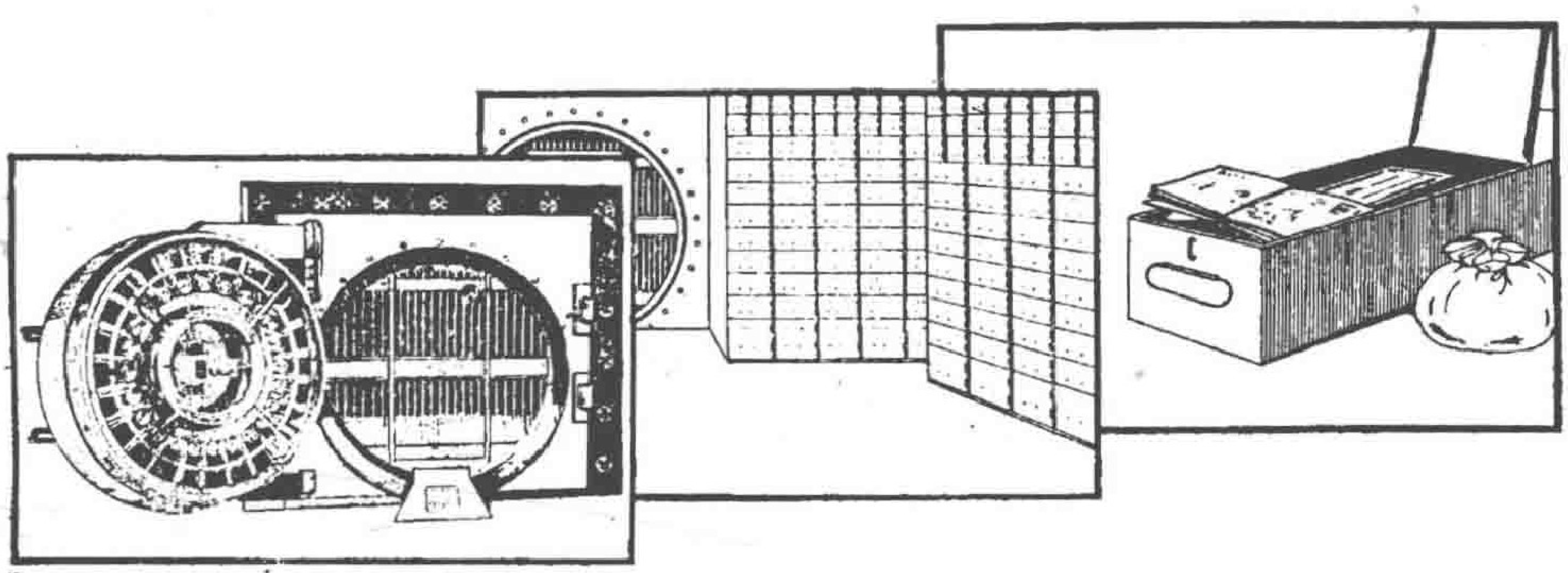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國旅行社
印行

Vol. 7 No. 10　　October 1933

新添保管箱出租



本行保管箱在過去二年中、業已添裝三次、共計六千數百只、各界需要之殷、可見一斑、茲又由外洋運到五百餘只、欲租者尚祈從速、以免向隅、

上海銀行

總行　上海寧波路五十號

旅行雜誌

第七卷……第十期

本期目次

山西恆山懸空寺……（封面）
本社美譽
大晚報之記載
鼓樓雲樹……潘公俠……一
玄武湖涼意……潘公俠……二
勞山記遊……蔣維喬……三
廬山風雲錄……丁惠康……一七
葉譽虎東亭探荷記……李肖白……二三
游臨安玲瓏山記勝……朱劍芝……二九
西行記……舒永康……三一
遊天台山記……徐瑋……四九
記雞公山……王主和……五九
匡廬名勝（美術攝影）……丁惠康……[illegible]
歐游追憶錄（五）……褚民誼……六五
飛……凌岱……七九
殘燭遺痕……秦瘦鷗……八九
秘密谷……張恨水……一〇五
旅邸情報……一一〇
隴海路行車時刻表……一一五
怡和輪船公司官房
統艙新訂價目表……一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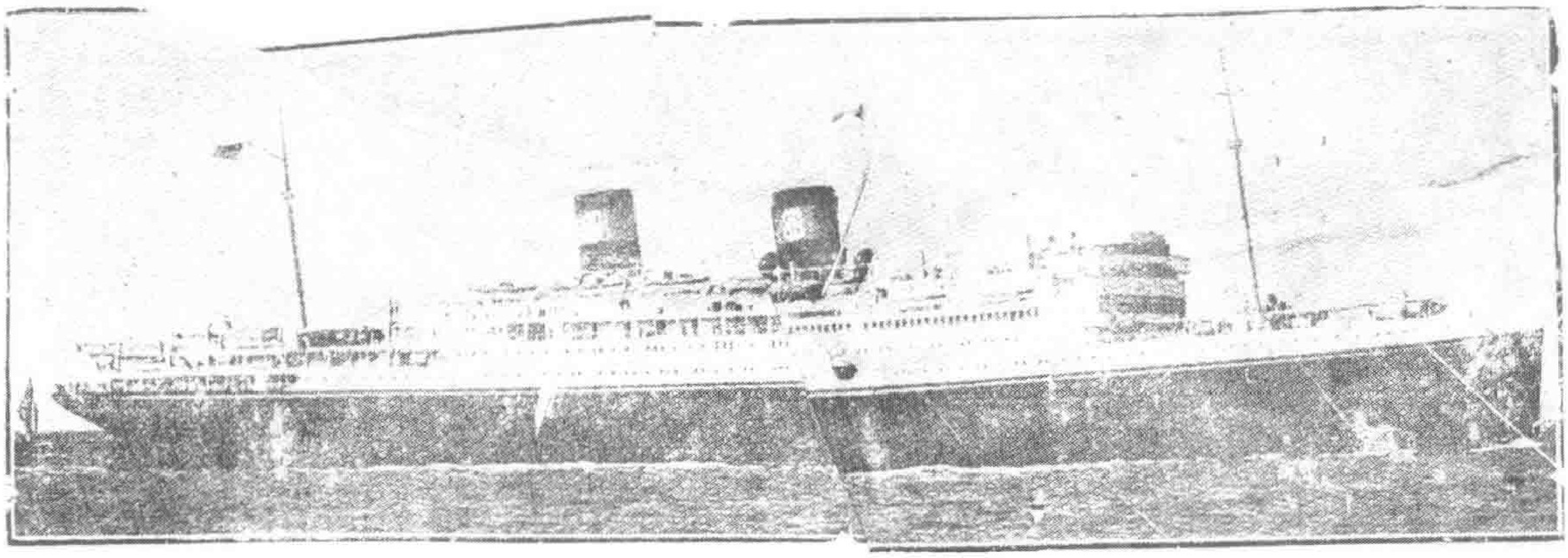
編者致詞

蔣竹莊先生下了一番靜坐功夫○老當益壯○近來越發健步了○在酷熱的夏天○趁着講政清閒的時候○便旅行青島○蔣先生不在乎海濱散步○目的在一探勞山之幽○「泰山雖云高○不如東海嶗○」蔣先生此行果就很滿意的歸來○編者在先生未出發前○已切實預約做游記一篇○果然先生不失信用○寫了一篇極好的文章來○在這裏是應該竭誠道謝的○十月中新秋天氣○游勞山的人○想比夏天還要多○讀了這篇游記○倘徉於勞頂○當有一番說不出的趣味罷○

葉玉甫先生息影滬濱○不問世事已久○近來惟做些保存古蹟的工作○已經告成的○如蘇州甪直唐代楊惠之所塑的羅漢○去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開幕典禮○東南人士○紛紛前往觀光○一時稱盛○今年先生得元末名士顧阿瑛遺硯一方○曾親赴崑山真義鎮東亭訪問顧阿瑛遺蹟○遺蹟僅僅有一荷池○今年夏天○這荷池開花茂盛○經先生證明為天竺種○是顧阿瑛手植的○先生於是約同江小鶴郎靜山姚虞琴諸君再到東亭採荷○并且邀集地方人士組織一個『顧園遺蹟保管會』○現在大致一切都已完成了○本來天下事無論大小○患在不肯做○葉先生的個性○是在「力行」二字○說做就做○即使再小的事○倘認為有價值○也極忻然的幹去○葉先生篤愛古跡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現承李肖白先生將保管顧園的經過○寫了一篇文章○又荷郎靜山先生供給照片○一併登載本誌○

丁惠康醫師最近有廬山之行○攝得美妙照片二百餘幀○選擇最好的二十餘幀○贈給本誌○另外又成『廬山風雲錄』一文○本期美術銅圖便成了四頁匡廬特輯○丁醫師本是攝影能手○畫中頗有詩意○文亦不弱○耐人尋味○

褚民誼先生的歐游追憶錄○現在已寫到第二集第五篇了○褚先生從政忙迫○實在沒有閒暇多寫○但是又無時無刻不想寫○所以時斷時續○褚先生特致書編者○向讀者聲明無限歉意○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美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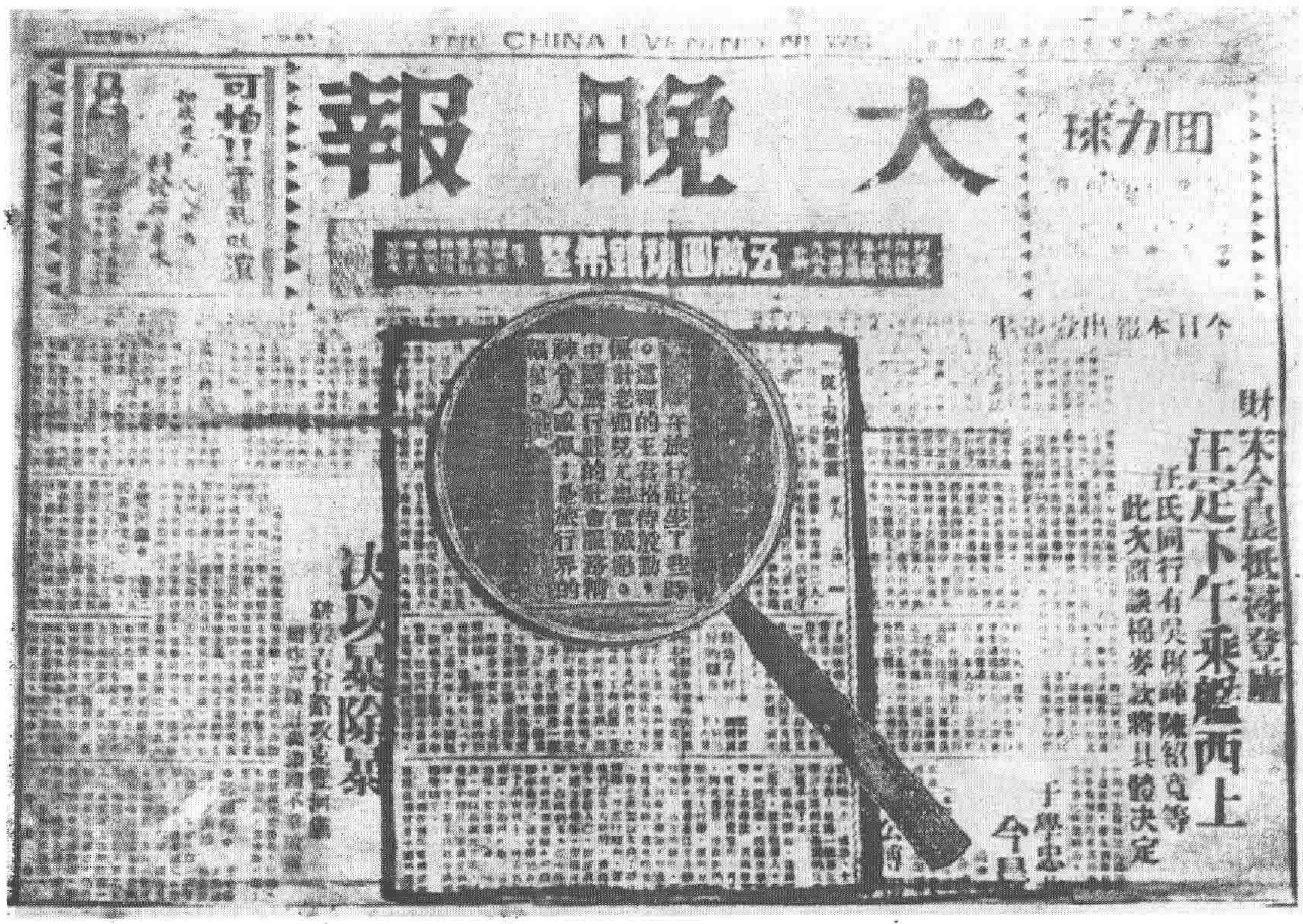
本社



次舟經理先生惠鑒。逕啓者。月前鄙人爲謀衣食。由滬至陝。就道之時。因別有所求。故先乘輪至漢。再轉平漢車前進。於七月十二日下午抵鄭州。換車尚須三小時之待。當由該處貴分社招待引至社中休憩。初擬招待處諒不過片隅之地。略作暫憩而已。詎至則見屋係新建。並設客房。室中陳設。悉似滬漢之上等逆旅。且家具嶄新。全係西式。茶役招待。尤其週到。暫憩不另取資。殊屬難能。旋屆鐘點。茶役詢我何往。答赴潼關。該茶役云。本社潼關經理適亦轉返。可以偕去。聞知頗慰。蓋鄙人西行。尚係破題兒第一遭。兼之孤單。更乏同伴。如此遠出。正不知有否險阻。私心原怯。及聞有伴。喜不自勝。當承該役引領介紹。即於斯時得識先生豐采。覿面尤屬同鄉。不啻遇見親友。當蒙同行登車。是夜車中長談。受教良多。其快何可言喻。次晨抵潼。汽車已開。更荷招待至社。陳設悉似鄭州。是日天氣酷暑。兼備浴室。是晚更有平台。藉資納涼。故實較鄭社高尚。有過之而無不及也。鄙人南北奔走。歷經多省。其在風氣閉塞之地。而欲求走居飲食與我蘇杭相仿者。實未之有。言才貴社遠處潼關。對於飲食之中。雖一飯一菜。烹調適當。竟與滬上無異。探詢之餘。始悉食米及醃臘等味。亦皆來自上海者。如此設備。無怪乎貴社聲譽播於四海。營業因此而蒸蒸日上也。比聞各處分社。先生手創者居多。下此苦心。不禁令人莫名欽佩。鄙人此次出行。自滬而漢。自漢而鄭。至潼關攜行李五件。數千里路程而未覺絲毫辛勞者。皆得貴社之便。抑亦先生之功也。惟次晨由潼至省。僅二百餘里。在此一天長途汽車中。因路政欠佳。顛撲備嘗。更加塵土飛揚。全身飽受。其苦不堪。較行數千里。何啻天壤耶。我希望將來貴社遍佈全國。則行旅之福。實無窮矣。前者承蒙垂意指導一切。毋任感激。略陳梗概。藉表謝忱。專肅並頌

公安。

張沛泉謹啓。二二，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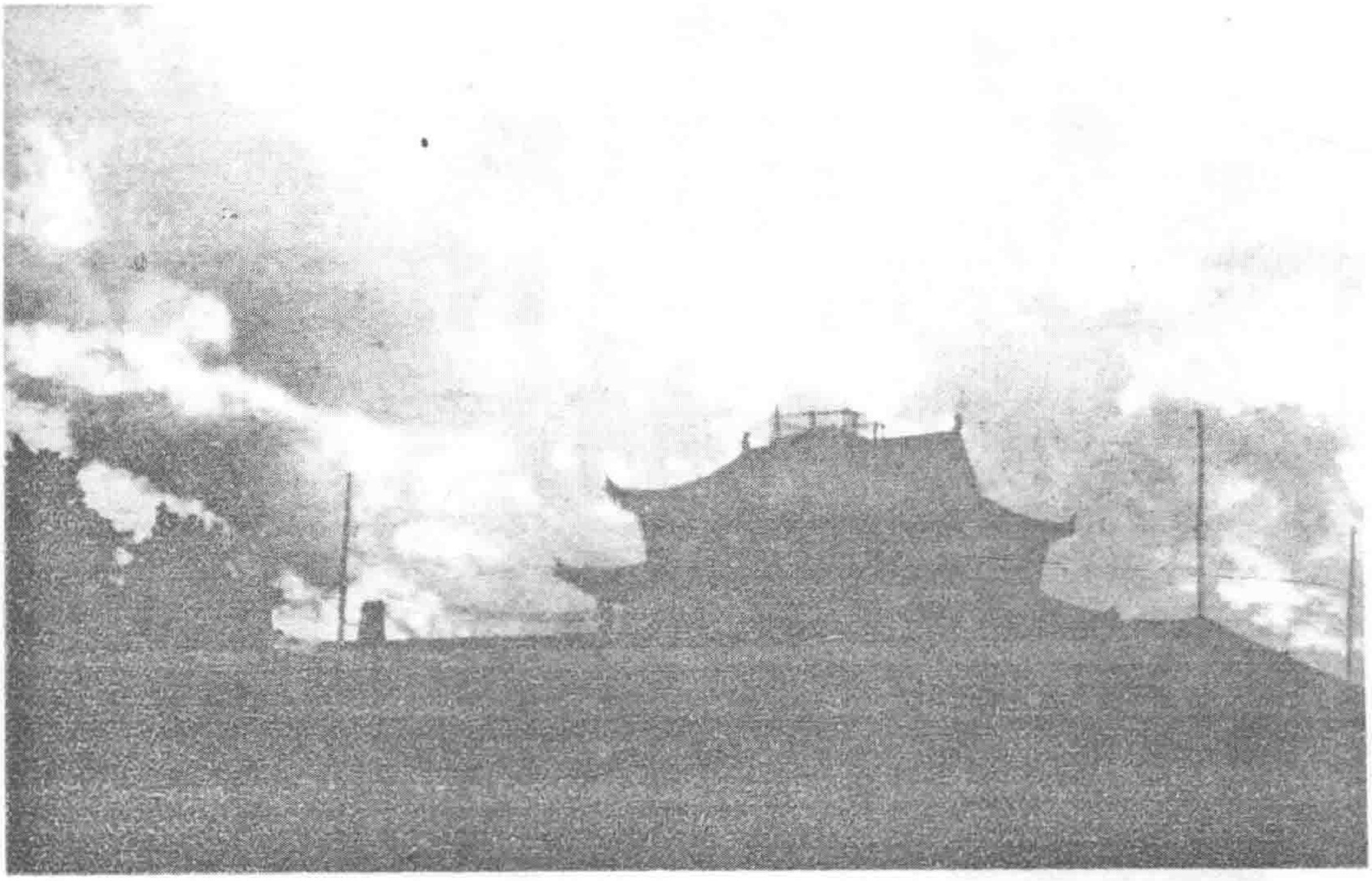


大晚報之記載

九月四日大晚報載歹人君「從上海到瀧雲」一文。中述途經徐州。由本社招待備致贊譽。緣摘錄片段如次。非敢自詡。聊資策勵也。

臨淮雄壯的鐵橋。南北咽喉的蚌埠。皆在迷湖中過去。妻還有些習氣。怎麼也不肯睏覺。直到支持不住了。伏在我肩膀上打瞌睡。顧視她近來瘦削的面龐。我有些心酸。沒有七鐘點已到徐州。此地的形勢風俗。正可拿窮山惡水四字包括。走上巍峨的天橋。脚夫就問你「上小隴海」。把隴海的東段。加上個小字。有特別意味。在旅行社坐了些時。這裏的王君招待殷勤。伙計老頭兒尤忠實誠懇。中國旅行社的社會服務精神。令人感佩。是旅行界的福星。徐州車站終年皆呈着嚴重情形。是特點之一。二角小毛票撕開了當一角拿着用。誰也不問真和假。這在江南看不到的。

坐上小隴海一路情況。和京滬線相較。大大不同。地瘠民貧。一眼望去。沒有幾個村落。過運河車上人忽講起駱馬湖的故事。令我神往。京劇裏的新安驛——店女黑夜打劫旅客。旅客姊妹二人。姊是女而男裝。店女見了。動心。去開打劫心思。百般向旅客誘惑。誰知和她一樣的。這新安驛便是小隴海一站。去運河東約六十里。小隴海僅一七二哩。計十七車站。其中如大許家。八義集。黃集。皆留存着封建時代的鏡影。走過小隴海的總要感到。徐州是帝王的發祥地。海州是土匪的策源地。都一樣的「逼迫上梁山」啊。



鼓樓雲樹

潘公伙作



玄武湖涼意

潘公俠作

勞山記遊

蔣維喬

勞山周圍百餘里。距青島市七十里。亦名牢山。顧亭林序黃侍御勞山志有云。秦始皇登此山。是必萬人除道。一郡供張。四民廢業。千里驛騷。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此言推原命名之意。可比較得當。余於丁巳壬戌乙丑曾三至青島。兩次因船停不久。僅遊全市。壬戌本擬登勞山。至觀川臺。土人傳述山上有匪。亦未克遊。心嚮往之久矣。癸酉之夏。乃約張君伯岸同遊。而徐君培基。則自濰縣來約會於青島。自滬至青往返十日。遊罷歸來。記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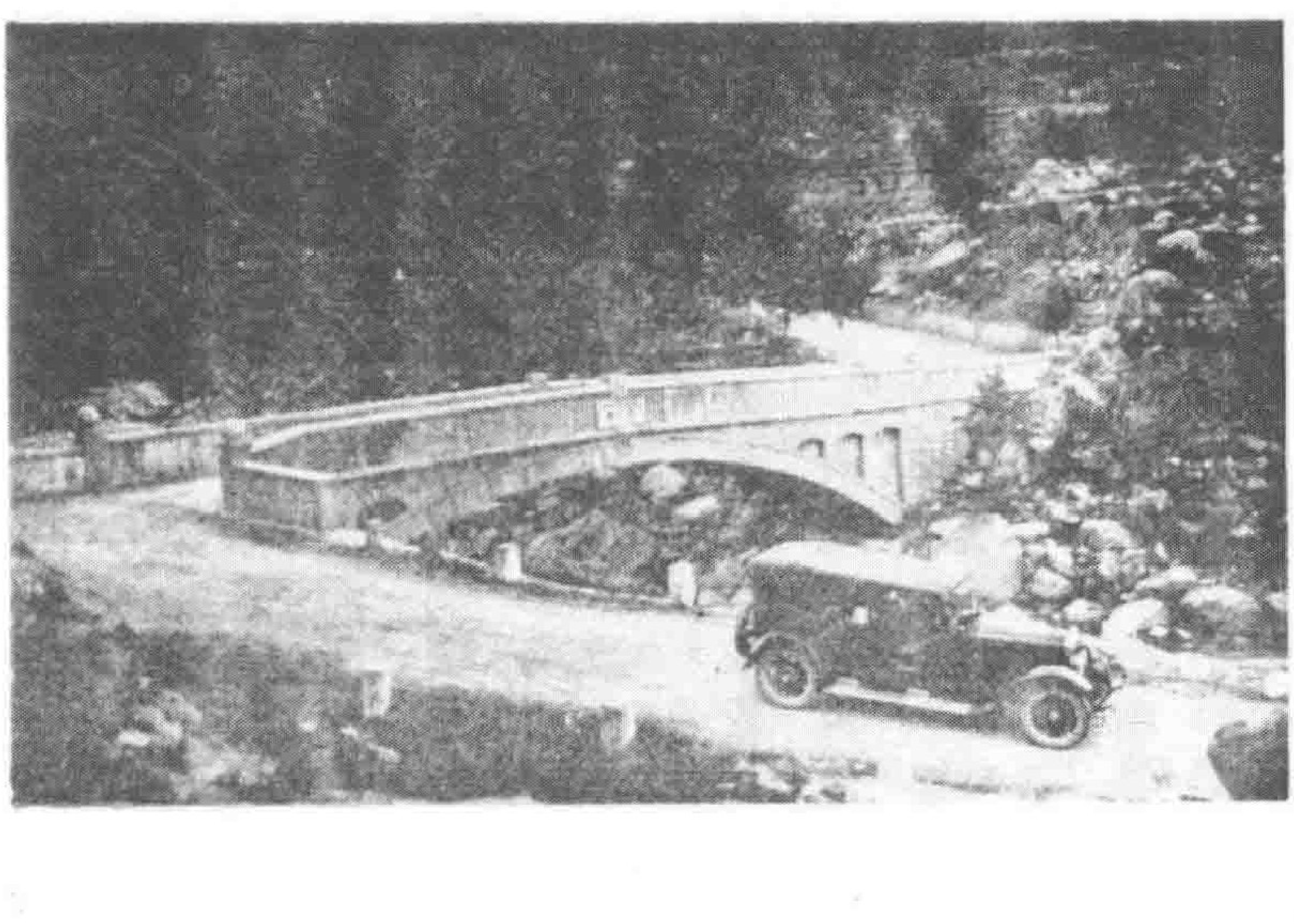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五日。晴。晨五時起。六時半。赴實學通藝館。七時。張君伯岸雇汽車偕往虹口招商北站。登普安輪船。九時開行。一路無風浪。海風吹來。甚涼爽。余在艙面。飽吸空氣。並盡日觀畢勞山志八卷。志爲明黃侍御宗昌所編。侍御係東林黨。有節概。此志中多有寄慨之語。若論志書體裁。則殊欠翔實。不甚合也。晚間有雨。風浪較大。海中有霧。輪緩緩。行時時放。氣晚九時。睡

二十六日。晴。晨五時起。氣候甚涼。易夾衣。即至艙面行深呼吸。是日閱畢丁仲祜所著肺病易愈法。午後三時。抵青島。伯岸之熟友東萊銀行經理顧君逸農。明華銀行經理張君絅伯。均在岸迎接。乃以行李交中國旅行社。而至利民飯店住宿。未幾。顧君來談移時。導至東萊銀行參觀。今夕此間銀行各行長。在青島咖啡館。歡迎上海來此商界要人。邀伯岸及余作來賓。余素性習靜。不喜參加此等形式宴會。謝之。顧君亦不強。偕伯岸去。余獨回飯店。預定遊勞山日程。徐君培基及其弟裕基。於午後六時。自濰縣趕到。決定明日一同赴山。余與徐君昆仲。偕往海濱棧橋觀海。夜潮拍岸。涼爽如南方之秋天。棧橋者。遜清時甲午中日之戰。我海軍覆敗後。李鴻章改就膠州灣。爲海軍根據地。故築此橋。爲海艦碇泊之所。名爲橋。實一伸入海中之碼頭。德人佔據後。更用木接續建造。長至三百五十米。今市政府又斥資二十萬。用水泥續建。並於隄端築一亭。正對青島。登此望海。最爲爽豁。成爲

青島第一風景。回時購罐頭食物。九時半洗浴。十時睡。

二十七日晴。晨五時起。徐君培基昆仲已來。進點心畢。即乘汽車離青島市。向西北行三十里至李村。又三十里至九水。九水發源於勞山頂之巨峯。因柳樹臺之分水嶺。分爲北九水南九水。北流較大。南流較小。此即南流者。通稱則略云九水也。屈曲成澗。澗上有別墅。題曰觀川臺。石壁鐫七律二首。爲洪述祖手筆。今爲日本妓所有。開設敷島旅館。昔洪氏爲宋案匿居於此。歐戰後青島入日本之手。凡房屋地契交割。皆須在日領署註册。迨青島交還中國時。洪已被戮。日總領事某眷一妓。遂倒填年月。僞造洪氏生前將此屋售與日妓之契據。在署註册。乃歸此妓所有。述祖之子洪深。曾到此清理此公案。卒不能勝訴也。臺後山巒層疊。石皆斜方形。間以綠樹。有倪雲林畫意。沿澗行數轉。過一石橋。曰彈月橋。再東北行十里至板房。停車。余與伯岸換乘肩輿。每乘規定每日價洋四元。伯岸鑒於去夏華山之遊。步行甚苦。要余同乘。培基兄弟則因到處作寫景畫。非步行不可。上坡過竹窩村。叢竹稠密。下臨清流。五里到柳樹臺。先至勞山大飯店。店中經理欒君心圃。本膠濟鐵路職員。在此經營飯店。（此地本德國大飯店及提督別署原址。日本攻青島時。德人自行焚燬。欒君刻苦經營已三年。勞山之陰。惟此爲中國自營之飯店。餘皆外人所設也。）欒君爲人。精幹而有思想。爲余等規定遊山日程。余本擬先登勞山之頂。欒云今日有霧。山上必雨。登臨既不便。即强

彈月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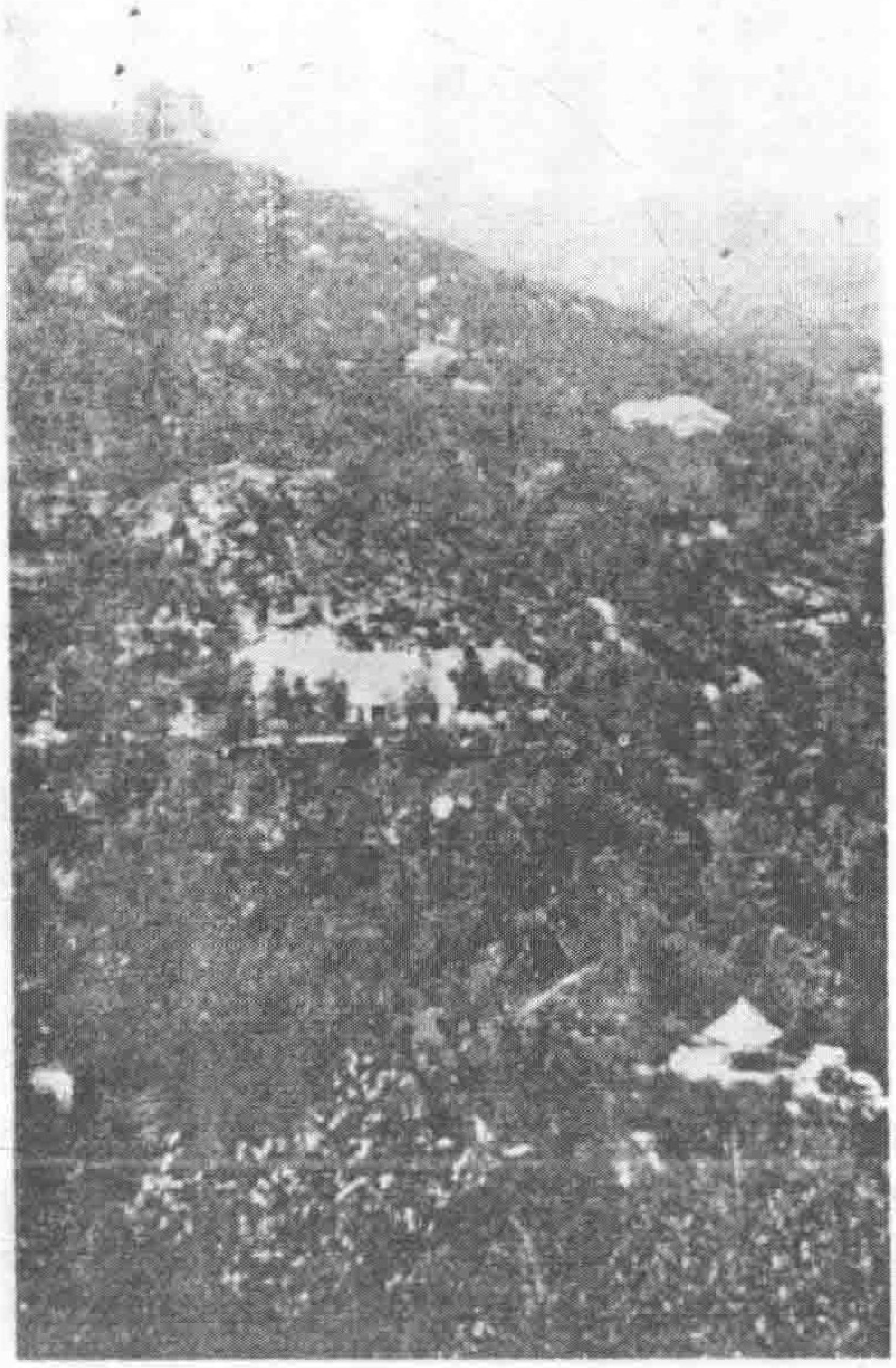


登亦不能望遠。乃決先遊靛缸灣。北九水駱駝頭。三處。余囑店中預備野外午餐四分。製好後即出門。向東北循觀勞石屋大路而行。道旁有德國兵營。皆殘破無人迹。亦德人自行焚燬者。二里許。至觀勞石屋村。再折而東南行。林木蓊蔚。上蔽日光。澗水聲喧。愈上愈大。逾澗中亂石曲折踐流而過。石皆圓滑。或蹲或立。大者如象。小者如巨卵。奔流循石罅急轉。或垂直若帶。或回漩如池。五里。至雙石屋村。峯頭有二石如屋。故名。澗中木石夾立。奔流到此。已成短瀑。長不過五尺餘。故呼爲小瀑布。鄉人支竹席於樹陰下。設茶亭。坐而觀瀑。胸襟爲爽。自雙石屋以上。石罅中短瀑。隨處皆有。左右逾澗。雖仍履亂石而過。而澗之兩旁。新築石磴。或高或下。皆甚整齊。五里。至石門峽。兩旁有險峻之巖。對峙如門。中間巨石橫臥。急湍乘之。如是者兩重。故又稱崖門。土人以其嚴肅可畏。訛爲衙門。稱前者曰大堂。後者曰二堂。崖盡處即魚鱗口。再行里許。至靛缸灣。有瀑三節。可十餘尺。此即勞頂巨峯之水。自兩巖之凹處。奔瀉而下。名爲魚鱗瀑。匯而成半圓形之潭。作深碧色。故土名靛缸灣。自柳樹臺至此十五里。番禺葉恭綽於對面摩崖。刻潮音瀑三字。此瀑最大。合以下小瀑。流至保合橋。匯爲溪。則稱北九水。其下流爲白沙河。青島市與即墨縣之交界也。市工務局於瀑之對面崖上。新建石亭。尚未完工。登亭望之。則瀑之全身可見。其第一節最細。第二節較大。泐石成坎。自坎倒瀉。第三節爲最闊。而土人則於潭旁架木爲亭。設茶座。時已午。余等即在此出攜來午膳食之。且食且觀。樂乃無極。忽有濛濛微雨。食畢即止。一時。遵原路折回。至雙石屋。向西北行。約三里。至北九水廟。自靛缸灣至此十里。廟在北九水之西。一老道居之。余乃往廟側之小



洪遠祖舊宅

學校。見有男女學生六七人、教師爲劉君紹揚。即墨人也。據云。係初級小學。學生三十人。不收學費。但收書籍費。不放暑假。惟減少教授時間。而放麥假秋假。麥假兩週。秋假三週。經費每年四百五十六元。附設民衆學校。每晚講授二時。每月經費十二元。自此折回。至河西村。過段子嶺。向西。路皆亂石。陂陀不平。乃下輿步行。攀石過澗。約半里。突見高峯斜銳側出。如頭仰空。即所謂駱駝頭也。石紋卻奇突。然不過一險峻之峯巒耳。無足奇。自北九水至此。五里。斯時又雨。在巖下避之。再折回。過河西村。向北行。而至北九水。水自勞頂合諸峯之水。至此匯而成大溪。岸周巨石。或橫或立。老樹成蔭。兩岸有茶亭多處。隱約林中。疏落有致。溪上本有保安橋。爲水所毀。今架石通之。度橋向西南行。回至柳樹臺。因登臺遠望。臺高四百四十公尺。四圍槐樹楓樹獨多。而無柳樹。輿人云。柳樹臺乃下面之村名也。今日往來計行四十五里。四時回勞山飯店。盥洗啜茗。九時洗浴後。夜間大雷雨。聲震屋瓦。



勞山大飯店全景佔面積一百五十餘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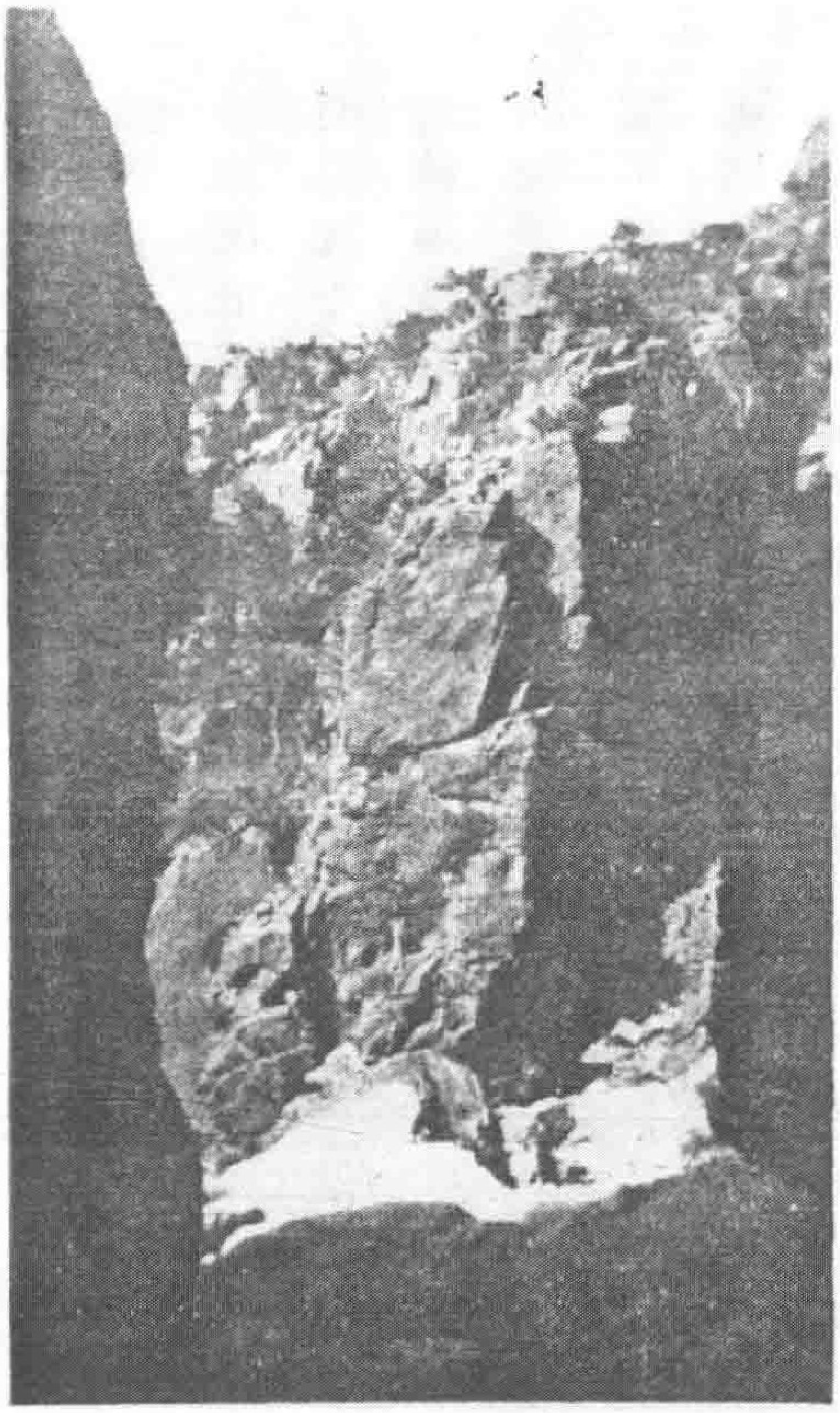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晨七時起。以大霧漫山。恐未能出遊。略爲觀望。輿人來。則云可行。遂於八時半出發。仍循觀勞石屋北行。折西南至北九水。則與昨日所見大不同。溪水之大。已將石梁淹沒。輿人赤足。再以兩人左右扶輿過梁。水尚沒及半身。急湍之聲。遠及數里。既而又渡一澗。至雙石屋村。昨日所見之小瀑。已大至數倍。且各石罅中如此類之瀑。多至五六支。若再上至靛缸灣。其大更可想見。昔年在華山遇雨。得飽觀瀑布。今勞山亦然。可謂巧矣。自雙石屋向東北登

嶺。路極砠确。蓁莽蔽塞。下則澗流濺足。上則短松凝眉。其樹之高大者。則陰蔽天日。如行暗夜中。上坡下坡。曲折高低而達岡脊。輿人云此名臭蒲澗。由岡而下。繞行密林中約數里。遠望石牆茅簷隱於巖窩中者。即蔚竹庵。抵此爲十時三十分。庵高五百八十公尺。其後倚高峯。左右岡巒。環拱若墉。山半有高大之森林。庵前修篁成叢。自庵左望嶺脊缺處。澗水如斷續白練。狂奔石罅而下。即所謂滑溜口也。庵建於明神宗萬曆年間。清嘉慶間重修。據聞勞山道家不同宗派者。祇此一處云。庵中道士有五六人。客來烹泉進茶。但室內幽黑不潔。余等囑其在天井中。置座而飲之。自庵再東北上坡。皆無途徑可尋。惟不規則之亂石。或圓而滑。或銳而角。有時流水沒踝。攀登之艱。輿人喘汗。致失足顛蹶。余等時時下輿步行。樹頭水滴。一足底流泉。衣履爲之盡濕。至嶺脊凹處。名滑溜口。高九百公尺。山高風烈。駐足不穩。雲霧四合。對面不能見人。忽然霧開。滄海一角。突現眼前。即勞山灣之仰口。蓋適滑溜口即自山陰翻過山陽。可以望海也。由口而下。峭巖陡削。不易著足。亦下輿步行。或捫危石。或踐黃沙。邐迤以進。一時一刻。抵明道觀。自蔚竹庵至此。通稱八里。實不止此數。觀建於宋代。新近修築。其前有兩大銀杏。右邊巨石。刻明道觀三字。進門有客室三楹。至爲精潔。道人蘇姓。出爲招呼。余囑其蒸饅饅。以爲午飯。開罐頭物食之。食畢。在觀正殿之左。遙望棋盤石。乃是對面山顛一斜方石。平臥側出。相傳兩仙人在上弈棋。有樵夫在旁觀之。及畢回家。則家人早故。已隔世矣。此等山頭平石。到處多有。此不過以神話而成古蹟耳。二時三刻。從明道觀後登嶺。其路更艱。從陡削石跟。攀援而上。有石斜



潮音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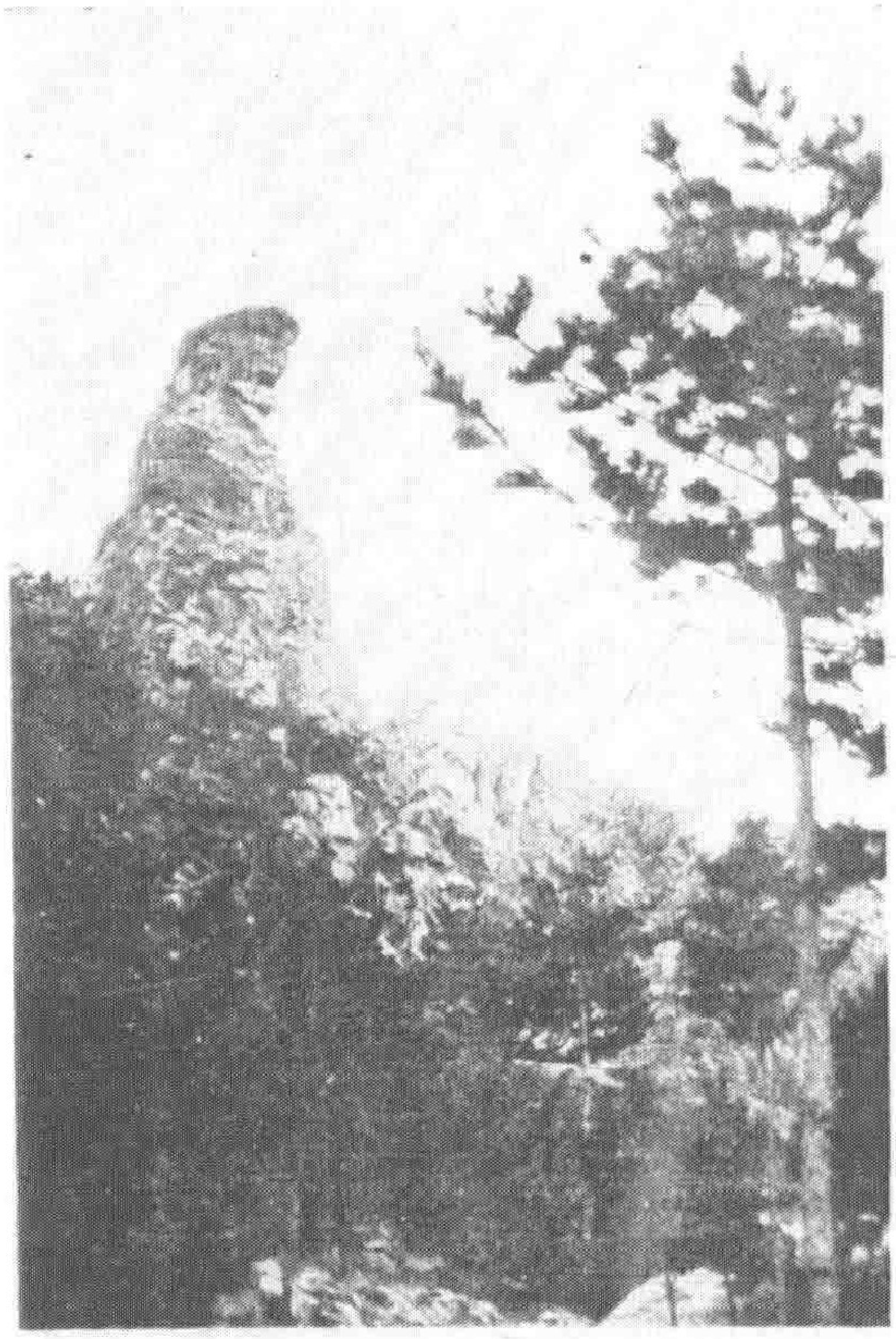
列。高至四五尺者。亦手足並用。猿猱以升至嶺脊稱棋盤北口。高八百八十公尺。自口下又見勞山灣。斯時霧消日出。海作蔚藍色。小島如螺。矗出海面。再上坡下坡。四時而至白雲洞。自明道觀至此。亦稱八里。白雲洞高四百四十公尺。清乾隆時。明道觀王真人來居斯洞。乃一橫臥大石。旁有兩石支撐之。儼如廈屋。內供玉皇太乙老君三尊。入內。異常清涼。後有古松生於石隙。蟠屈如車蓋覆於洞上。洞左右有石崖。左名青龍。右名白虎。登青龍頂。可望勞山灣。道人云此處觀日出最宜。以時晏



石門峽

不能久留。沿青龍崖側石級而下。有橫穴。題曰臥風窩。窩旁為地藏殿。洞所佔地位甚仄。而勢特秀美。洞外皆亂石錯列。隨山勢高下。以達海邊。而老松成林。枝幹或上出如蓋。或斜出如輪。或側下如張網。間以竹林。盤山黃山之松石。不是過也。從洞左上坡。處處可以見海。三刻至釣龍嘴。一岬略為方形。伸入海中。故名。青島市工務局新繪市區全圖作雕龍嘴。而勞山志雕作釣。似以釣為是。此處海面愈寬。大小島嶼錯列。曰車門島。再折而東南行。經釣龍嘴後。復向西南而至釣龍嘴村。村前新築汽車道。此係海軍司令提倡修築。北接王哥莊。南抵太清宮。汽車自青島來。現可直達於此。過石橋後。折而西南。即登華嚴寺前盤道。道闊而平。兩旁夾以大樹。氣象宏大。再上為曲徑。夾以叢竹。益覺幽深。華嚴寺為勞山唯一僧廟。蓋山中皆道觀也。山門高處因地勢建藏經閣。內貯龍藏。閣前面海。可以觀日出。正殿不稱大雄寶殿。特稱那羅延殿。因對北面高峯之那羅延

窟也。後爲觀世音殿。觀音殿左精室三間。爲客房。殿右爲慈霑和尚祠。慈霑和尚明末人。以那羅延窟在昔爲諸菩薩止息處。就故址修此寺。營殿宇經閣禪堂。後憨山大師德清亦嘗至此。寺中藏有憨山手書。登小金山妙高峯律詩八尺巨幅。余請



駱駝頭風景

寺僧出示之。問尚有憨山未刻遺稿否。答云無之。寺中四時花木皆備。有黃楊高三丈餘。二百年前物也。有僧辦兩級小學校。常年費二百元。教師一人。所收皆附近村童。不取學費。慈霑和尚塔院即在小學之下。院門外有金魚池二。長方形。以龍頭引泉水噴入池中。觀畢。至寺前華峯飯店。已七時半矣。余等今夕宿於此。每人每日房金壹元。飯食西餐一元六角。中餐八角。店中無浴室。飯後以溫水拭身。十時後睡。

附憨山大師詩

獨上高臺眺大荒。飛來空翠濕衣裳。一林寒吹生天籟。無數昏鴉送夕陽。壓俗久應辭濁世。濯纓今已在滄浪。何當長揖風塵外。披服雲霞坐石牀。

二十九日晴。晨四時起。至店右巨石頂看日出。適有黑雲一片、蔽海面日出處。未能看得親切。遂回。盥洗早餐畢。七時出發。循新築路向西南行。一路觀海。洪濤拍岸。如翻匹練。逾長嶺。八時一刻。抵黃山村。下臨黃山口。三刻抵青山村。下臨青山灣。自村後登嶺。有澗水自石下瀉。闊丈餘。若錫以嘉名。亦可稱勝景。就對面大石坐觀久之。再登嶺。亂石崎嶇。疑前無路。下而復上。遙望紅瓦石牆。隱於綠樹間。輿人曰。此明霞洞也。及至洞下。竹徑長里許。幽深屈折。行

於綠雲之中。雖日午連登數十石級。亦不覺熱矣。洞高六百五十公尺。道人馮堅一。肅入海嶽真人祠。乃精室三間。徧懸書畫。余等啜茗稍憩。道人以所繪八仙墩風景八幅見示。乃以小舟泛海自太清宮起。歷繪八仙墩之全景八幅。合而爲一。筆勢之秀。與岩石之奇相稱。未幾。饅頭蒸熱。佐以四碟小菜供客。余等並出罐頭品食之。午後。道人導觀洞景。洞北山石鐫明代孫紫陽真人行述。是亦開創於明代。真人乃明霞洞、白雲洞、明道觀之祖師也。洞亦與白雲洞相類。乃大石橫臥。旁支二石而成。清順治年間。大石自上壓下。洞門陷沒。故明霞洞三字。已離土不過一二寸。僅其右留一穴。名存實亡矣。道觀構造爲一字式。來時遙望紅瓦作頂者爲正殿。殿西另闢一院。北屋向南。爲觀音殿。西屋向東即海嶽真人祠。院中花木繁多。憑牆外望。山光海色。皆收入眼底。一時與道人別。由小徑下。行於石隙叢莽中。約三里。抵上清宮。宮高一百九十公尺。建於宋。爲雲崖子劉志堅修真處。今僅舊屋數進。甚爲蕭索。宮前有銀杏二株。高十餘丈。大可十圍。二千年以上古樹也。時雷雨忽至。遂入西偏客室暫避。雨止。尋邱長春真人遺跡。宮外西面渾元石上。有石刻絕詩十首。宮內東偏巖上。有青玉案詞。皆真人手筆也。出宮南行。小徑險仄。或逾石而過。或側身由石旁懸下。或上危嶺。仰則斜松橫阻。俯則荊榛礙足。其路之難。較昨日白雲洞至華嚴寺尤過之。遙望八水河瀑布。以時間不及。未能往。四時至海濱。是爲太清宮灣。灣內築石隄。長可數丈。隄畔就石上置燈。爲



蔚竹庵

停舟入港之標識。太清宮本名下清宮。上清在山上下清在海濱。當是一家。今則上清貧而太清富。其規模雄闊。爲勞山道觀之最。宮前大道闊四五尺。長及半里。兩旁竹林。廣可十數畝。行於竹徑。與明霞洞前相似。但彼曲而此直耳。宮外有水泥所拓廣場。爲海軍陸軍戰隊運動之所。蓋陸戰支隊駐於此也。余等進宮後。道人張崇秀導觀一周。正殿題曰都



明道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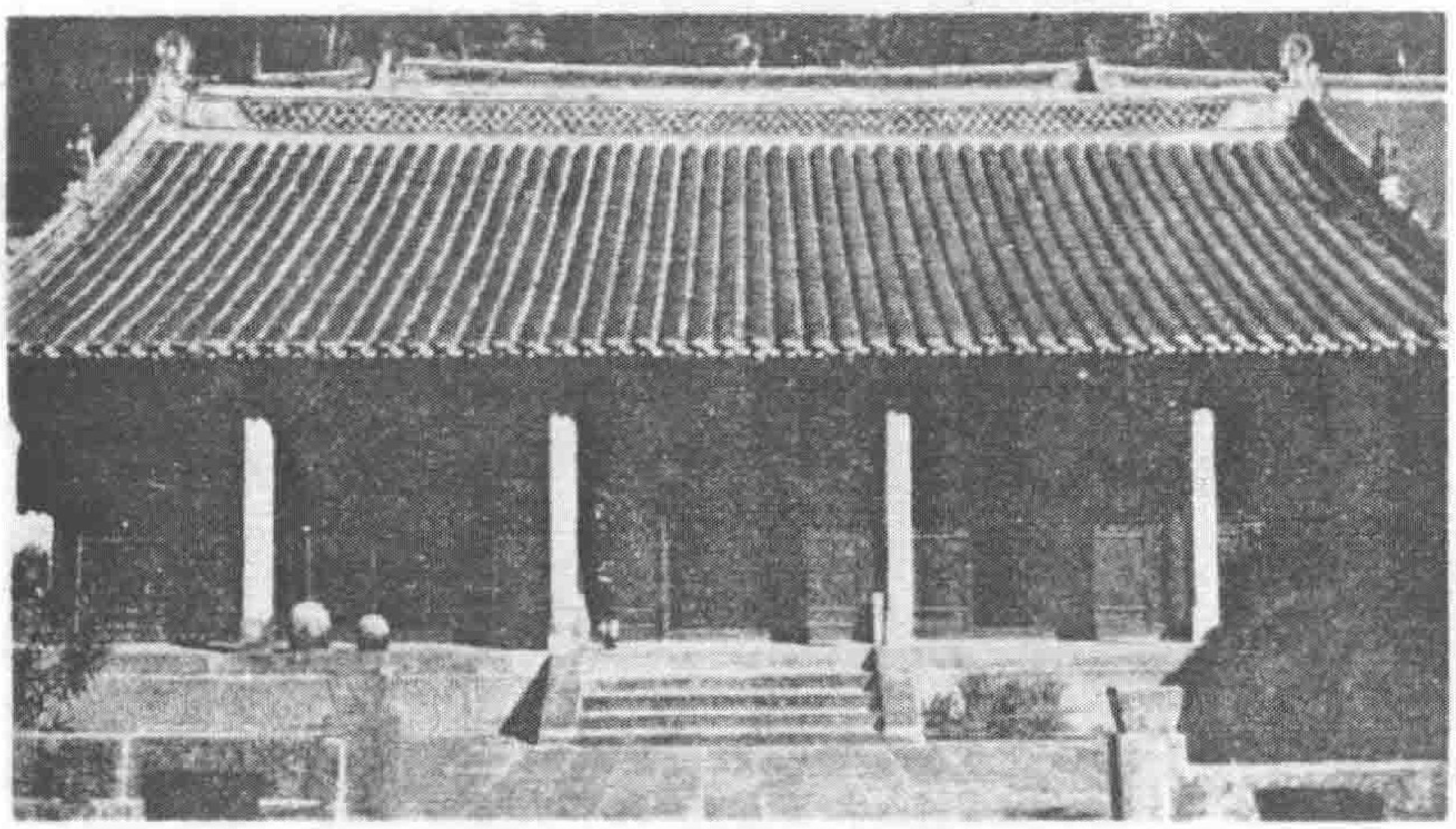
會府。其前亦有銀杏二。較上清爲小。殿中供三官像。院內有耐冬樹。高可二丈。東院爲監院室及客房。西院爲三清殿。院內耐冬一株。老幹可合圍。上分二枝。左右側出。用木支持。道人云。此樹名已見於聊齋志。其古可想見矣。又西爲關岳殿。再西爲三皇殿。院中富花木。而西院尤多。耐冬之外有黃楊牡丹繡毬。斯時復聞雷聲。乃汲汲出觀。西北行。已有小雨。及青山而雨遂大。六時回華峯飯店。各人已淋漓盡致矣。恐受冷。各飲白蘭地一杯。晚餐後。以溫水拭身。八時即臥。是夕因連日勞頓。臥甚酣。

白雲洞



三十日。清晨。五時起。七時出發。沿海邊大道向東北

行。經南窪至釣龍嘴。八時一刻。過仰口。仰口有新築之戰濠。當平津緊急時。此間水陸皆有防禦工作。仰口爲險要地。日本攻德時。支隊即由此登陸也。復經長窪至石哥塔。小王莊。十時一刻。抵王哥莊。此處有市集。五日一集。今日正逢趕節。因路中無午膳處。在此地購饅頭汽水。市集在三官廟前。培基與伯岸往購物。余在廟西之修真庵前略徘徊。讀庵前碑文。乃王重陽之傳道處也。海軍陸戰支隊。亦分駐於此。十一時。由王哥莊後小徑向西南。過崖下南山二村。遂登土阡嶺。過馬頭澗。十二時三刻達嶺。嶺高三百二十公尺。余等在此處出饅頭汽水罐頭物。共作野餐。以爲人生一世。似此野餐。能有幾次。然天若妬之。今晨出門即有雨。時作時止。及食甫畢。而雷雨大作。在此途中。前後十餘里。絕無人家。可以暫避。不得不冒雨行。余服新製防雨布短衣褲。以爲可無慮。然雨較昨日爲大。卒不能禦。竟連裏衣濕透。急行回至勞山飯店。爲午後二時。去濕衣。沐浴休息。晚九時半睡。



華嚴寺正殿

三十一日晴。晨五時起。出房外至庭中吸空氣。王君鼎禹同坐普安輪船來青島。昨日亦到勞山飯店。一見余。即問是因是子否。其人頗學道。亦由道入佛。讀過余之靜坐法卷端有照片。故見而知之也。王君聞余等登勞頂。亦加入遊團。七時一刻出發。由東北上坡。過松風亭。登嶺。八時半至小勞頂。高八百公尺。至此稍息。斯時大勞頂。尚隱於霧中。風吹霧散。忽然一現。未幾又復隱沒。由此下坡上坡。如是數次。至鵲嵒岡。高八百十公尺。自岡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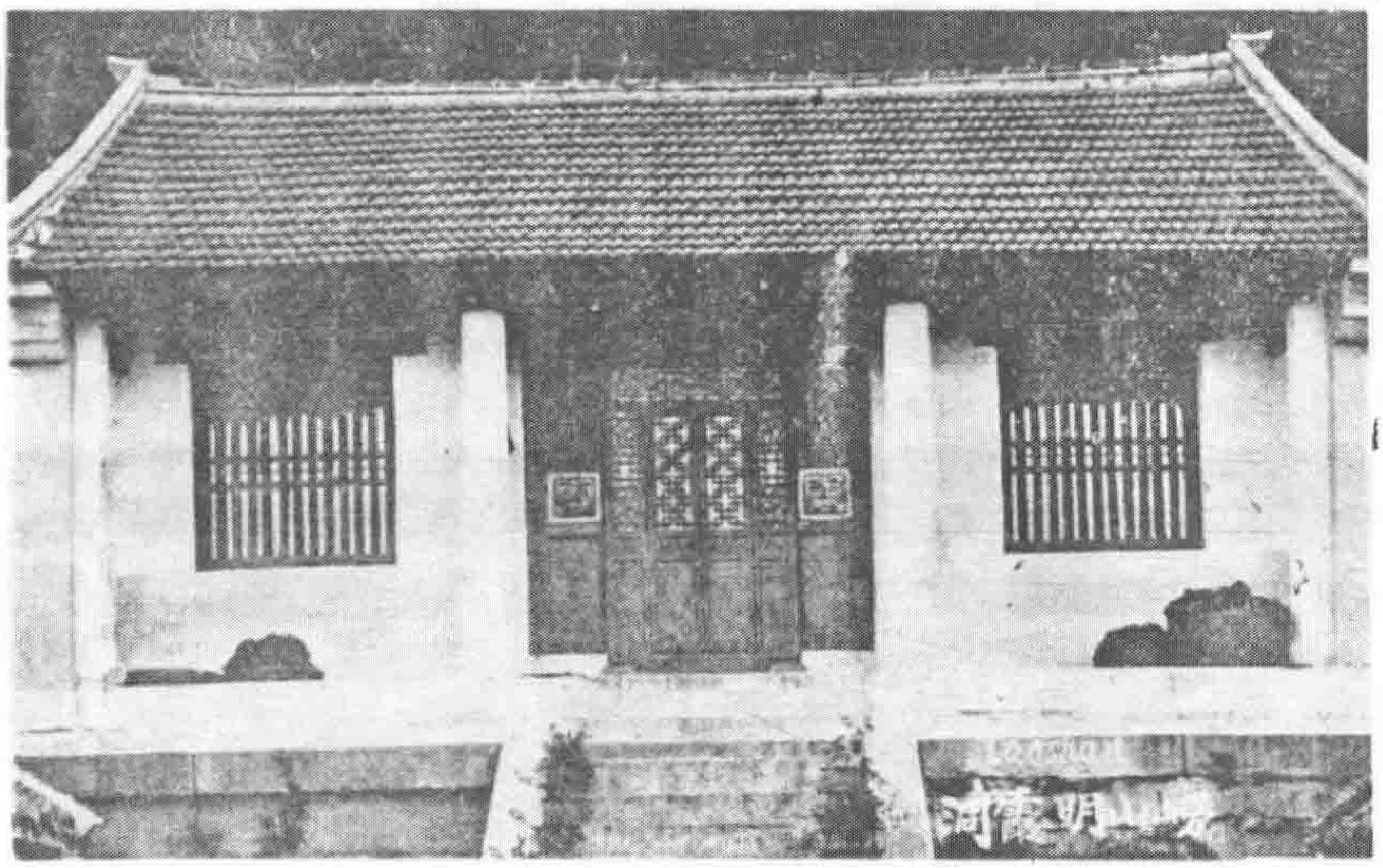
復上至煤石屋。再下至煤石東坡。八百二十公尺。自此直登黃花頂。高八百九十公尺。其左有大石。矗立如門。右邊石跟有隙。闊尺餘。深約八九尺。余與培基側身懸下。得一洞。高不過三尺。深廣約二尺。對面石上鐫黃花洞三字。人坐其中。外面不能見。相傳明永樂帝起兵赴北平。經過此地。土人被殺幾盡。惟有二人避此得免云。由頂左轉。見雙石柱對峙高各十餘丈。俗呼秋千谷。再折而南山巔大石數十。駢列如屏。由此下繞而上。方達勞山頂。頂亦名巨峯。高一千零九十公尺。今日柳樹台並無雨。而山上則濃霧作小雨。時雨時晴。及將到頂。愈高則雨益大。頂巔有四五大石。下豐上銳。石旁有孔。昔者德人曾代鐵柱貫鐵鎖。俾便登臨。今則無之。培基謂余能上否。余以手攀石尖。足插孔中。俯身而上。凡越三石。乃至絕頂。此處東南北三面。可望大海。西面俯看羣山。遠見即墨。惜乎今日大霧。惟茫茫雲海而已。余自頂下。培基繼上。餘人皆不能也。雨復至。即匆匆下。已十二時。擇一平石上。出攜來西餐食之。頂下有泉。自石隙下流。爲勞山

雕龍嘴



一七一〇二三

最美之泉。以瓶取之。用作飲料。甘冽愈常。勝過冰水。食畢。雨又至。急由原路而返。二時半。抵勞山飯店。整理行裝。三時。店主欒君心圃自駕汽車送余



明霞洞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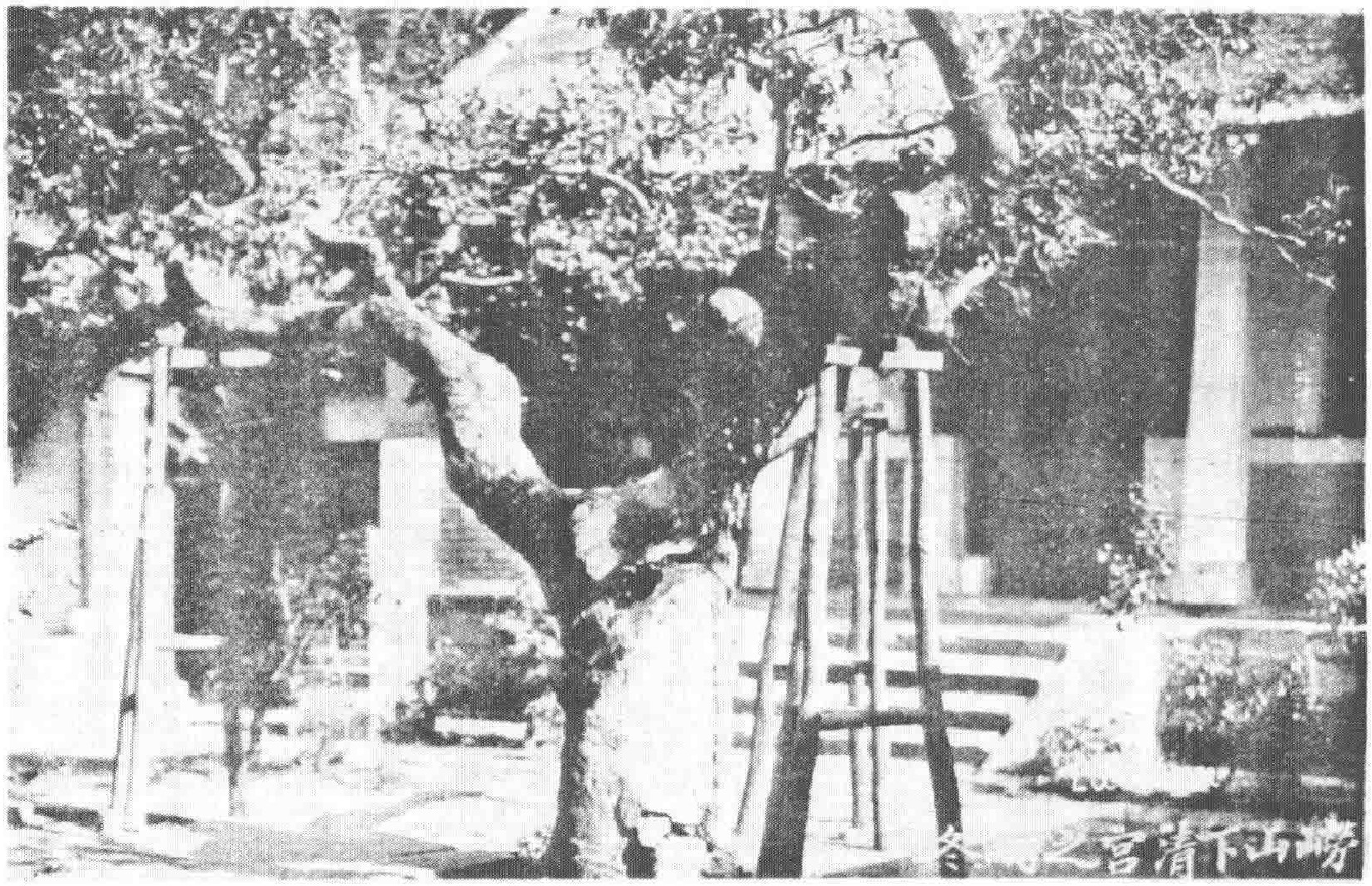
等回青島。仍與伯岸宿新民飯店。洗浴更衣休息。晚十時睡。

八月一日。晴。晨七時起。與伯岸至樓上十六號訪王君漢强。未幾。漢强復來談。天渠爲國貨展覽會事。即日須赴威海衛開會。徐君培基昆仲來。十時。偕出至鴻新照相館。合攝勞山遊侶一影。以作記念。午後。偕伯岸往東萊銀行。訪顧君逸農。余擬往觀海水浴場。逸農以汽車陪余等往。至浴場。今日風浪較大。然中外男女入浴者。仍不少。技術精者。竟能躍入海水深處。復至海濱公園。余等即別逸農下車。在海濱遊覽。至六時半方回店晚餐。九時即睡。

二日。先雨後晴。往明華銀行訪張君絅伯。伯岸欲觀其搜藏古錢。渠出所藏。甚爲美富。大概清代錢幣。應有盡有。十時別回。十二時顧君逸農以汽車來。接余等至俄國飯店午餐。餐畢。仍以車送余等歸。午後三時。與伯岸同往海濱。由棧橋東沿海行。至接收紀念塔。且行且賞海景。直至海濱公園。青島水族館。館有聽潮軒。在彼飲冰其林。時月已東昇。步月而回。飯於萬佛臨素菜館。至九時回店洗浴。十時睡。

三日。晴。晨七時。赴普安輪船。伯岸送余往。安頓行李畢。別去。少頃。船主露出消息。云上海有颶風。今日恐不能開。已發電至滬局。三刻鐘即有覆電。後顧

一七〇二四



太清宮之耐冬樹

君逸農亦送客登船。船主已宣布改在明晨六時開行。於是客人紛紛登岸。逸農亦招我附其汽車而去。余至新民飯店。下車尋伯岸。不見。遂獨往第一公園遊息。坐樹蔭下。飲勞山汽水。至十二時回船。午後。閱畢仲祜所著深呼吸與身心之改造。

四日晴。晨六時啓椗。進黑水洋。有風浪。午後。入黃海即平。是日閱畢仲祜所著生命一夕談。

五日晴。十二時船抵上海招商北站。一時返家。

此遊在山中五日。勝景十得八九。尚有大勞觀八水瀑布八仙墩等處未去。凡自青島往遊勞山者。海陸共有四路。然小舟渡海。恆遇風浪。不十分安全。故以乘汽車到柳樹臺一路最便。勞山分山陰山陽。山陰以北九水靛缸灣爲最勝。山陽則妙在到處可以看海。早晨可觀日出。以華嚴寺及太清宮二處爲勝。凡足力不健。志在流覽風景者。到此數處足矣。且山陰則汽車可抵柳樹臺。自臺至靛缸灣。路皆修理平坦。可輿可步。柳樹臺有勞山飯店。可以住宿。山陽則汽車可直達釣龍嘴。離華嚴寺不遠。寺前有華峯飯店。可以住宿。若欲深入。探白雲明霞諸洞。並登勞頂。則山路之難行。有出乎意料之外者。非健者不辦也。

廬山風雲錄

丁惠康

廬山之牯嶺。雖在盛夏。亦涼爽宜人。故逭暑者羣集焉。其間空氣新鮮。不雜塵埃。飲料清潔。有適甘泉。且古來名蹟綦夥。足供憑弔。景色清麗。可資流連。而民風純朴。尤足使人歆慕。洵世外之桃源。亦療養之勝地也。余弱冠時。即擬往遊。忽忽十年。頗以未識廬山真面目為憾。

癸酉之夏。李磊石君伉儷有牯嶺之行。招余夫婦同往。即舍於李君之別墅。室僅數弓。窗乃四闢。遠望烟波萬頃。近瞻峯巒百重。晨間氣候。約七十五度。即中午溫度平均鮮逾八十。每依檻讀白石詞。以消永晝。及至金烏西沉。玉蟾東睇。山風撲面。時覺衣單。誦瓊樓高處不勝寒之句。於此而益信矣。是時月色娟然。夜涼如水。清光萬里。一碧無涯。大千世界。盡在目前。幾疑此身非復人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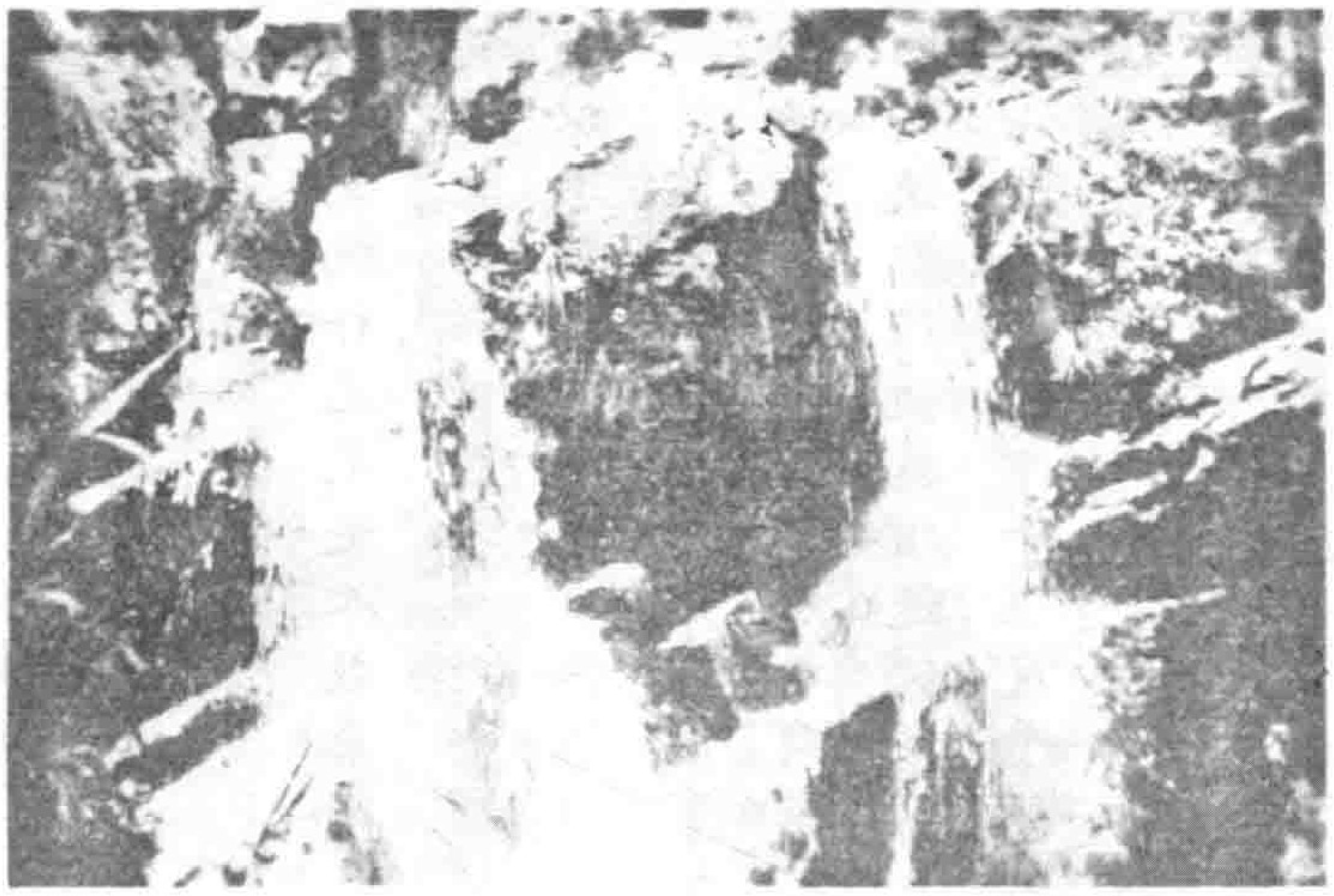
雲海紀勝

碧塘試浴清冷怡人



一七一〇二七

三疊泉為匡廬瀑布勝景之一。余等乘輿探之。向東南行出女兒城。羣峯屏列。登大月嶺。形勢陡削。有風驟起。白雲片片。冉冉上騰。頃刻瀰漫大空。日月無光。天地一色。四顧蒼茫。蓋不知此身之已在雲海也。行十五里。抵九疊谷。而雲煙滃鬱。祗聞瀑布之聲。如驟馬下奔。一亭翼然。中有老媼。司茶飯。年可六十。容貌憔悴。豈日處深山。不知領略山中勝景。而為生活所迫。以至於此耶。未幾。飯熟茶香。雲煙漸收。危崖千尺間。有瀑如匹練。潺潺而下。散而復聚。因石阻流。瀠洄下注。凡三疊。故名。瀑長約千二百餘尺。誠天下之奇觀。探幽之勝遇也。



黃家坡雙瀑

五老奇觀

五老峯為匡廬奇峯第一。巉崖千仞。高不可攀。自牯嶺南上。約十里而達峯背之獅子口。時煙雲浩森。滿佈太空。濃霧襲入。鬚眉盡濕。十步之內。不見人影。濛鴻混沌。莫辨東西。無已。乃陳餐具啖之。而茶香果甘。迥異尋常。飯罷。雲亦少歛。俯瞰下地。彭蠡浮碧。炊煙自綠。而天際白雲。來去飄渺。如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接。又如太虛幻境。當為羽仙卜居。幽勝不可名狀。又如莊嚴妙域。雲霞燦爛。朱碧相映。五光十色。頓現寶相。歡喜贊嘆。不可思議。長嘯一聲。天地為震。空谷音回。雄壯無比。捫蘿至此。嘆觀止矣。

碧龍洗海

黃家坡雙瀑。雄偉幽勝。每屆夏令。前往游泳者。實繁有徒。瀑在牯嶺東北。由小天地下行約七八里。沿途望見鞋山。靜伏湖心。行一時許。舍輿而步。碧草迷離間。有石徑可通。行徊曲折。盤旋而下。徐聞瀑布聲。境亦漸幽。兩岸峭壁。上接雲霄。中有碧潭一泓。澄澈

見底。圓石如卵。晶瑩奪目。而瀑布雙飛。如晶簾下垂。吒珠濺玉。時有碧裳紅女。中流試浴。綠雲生鬢。白雪凝膚。蓮開水上。鸞舞鑑中。綽約多姿。輕盈飄忽。恍如仙子臨凡。此境不應塵世有也。更攀石而上。險滑幾不可步。亦無徑可循。巨石嶙峋間。清泉繞之。於是隨石之高低而攀登焉。散原老人陳三立氏於此題有碧龍洗海四字。氏今年已七十有八矣。約行半里。澄潭如鏡。碧波如洗。而自遠望之。髣髴飛龍吐球。白練橫空。縱觀各瀑。不同凡響。吾愛此山。他年吾其終老於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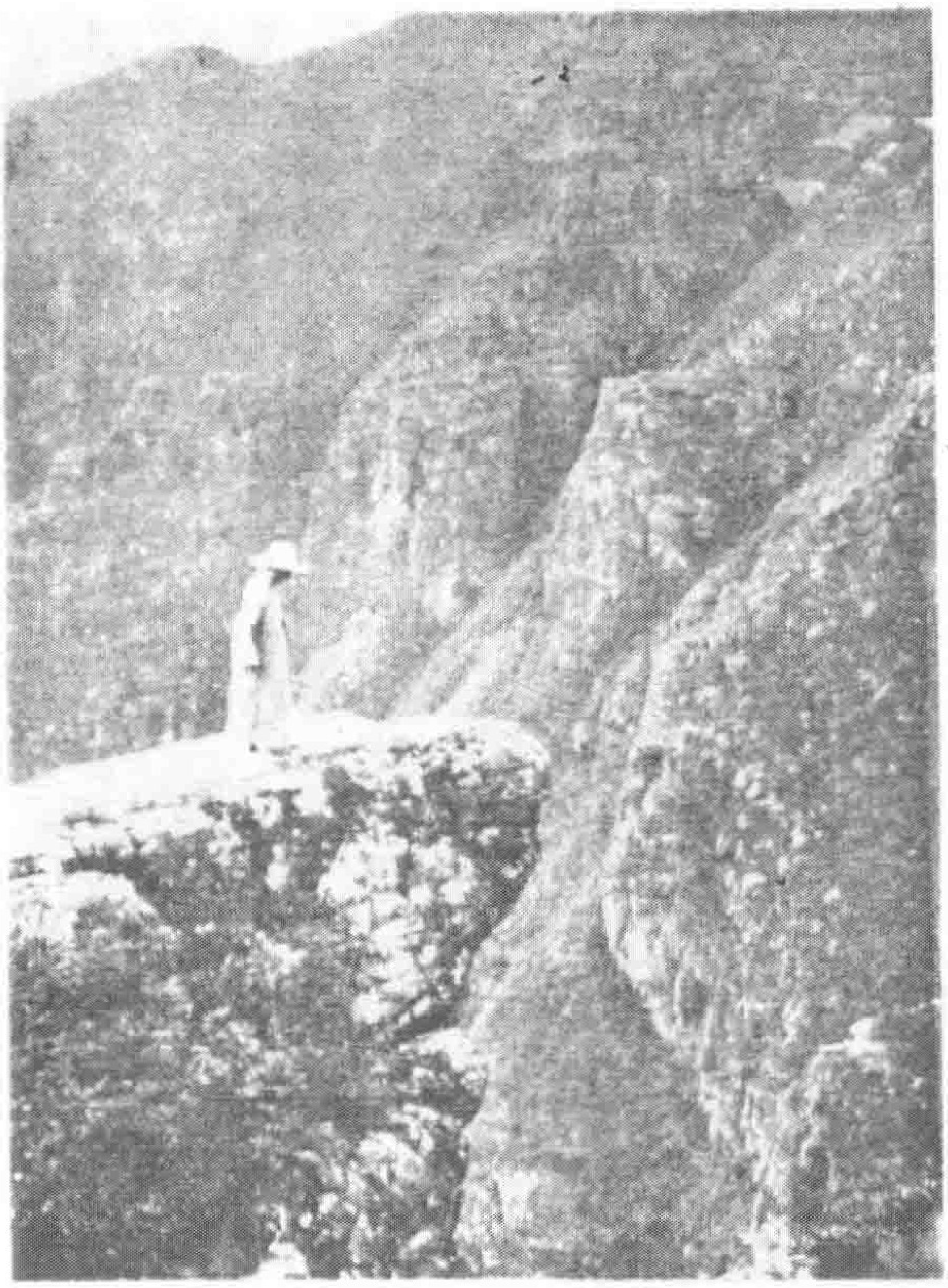
棲賢留影

華北風雲。甫告數平。而察邊事起。甚囂塵上。盧山會議。於焉開幕。袞袞諸公。紛至遝來。牯嶺道上。冠蓋雲集。在會議閉幕後之二日。余等乃南行約十里。出含鄱口。北望漢陽。雄偉博大。此為廬山第一主峯。朝陽射之。凝紫欲絕。太乙峯巉巖疊疊。道貌岸然。如被袈裟之老僧。方在入定時也。鄱陽如鏡。山色湖光。圖畫天成。循石梯而下。凡數千級。途旁有一大石突出。上有亭。在此小憩。生大歡喜心。亭以此名。時有一行脚僧。眇一目。挾紙繖。執蒲扇。自高坡斜行而下。喃喃自語。繼以狂笑。衣衫襤褸。神態飄然。狂歟仙歟。殆不可知矣。一路蟬聲聒耳。花木相映。樵牧將歸。炊煙四起。於萬綠叢中。露一紅剎。蓋即著名之棲賢寺也。寺建自晉代。為五大叢林之一。惜荒蕪泰半。淒涼萬狀。一廳事中。徧懸阿羅漢像。是時蔣介石將軍。方與山僧談乾隆間舊事。將



廬山會議後之蔣介石氏

軍衣短褐。執草團扇。意態瀟然。與人語。恂恂如學者。又誰知其統領數十萬大軍。大小數百戰。爲叱咤風雲之大革命家乎。余因請爲攝留一影。將軍笑頷之。既畢。將軍謂余此地太堪品茗。盍少坐。言時藹然如長者。余是時尚擬探秀峯諸勝。爲時已晚。恐不及。遂辭出。復向東南行。兩旁古木參天。濃蔭蔽日。不知盛暑。忽聞瀑鳴如雷。空谷齊應。則玉淵已至。蓋三峽間之急流。至是忽阻巨石。下墮深淵。故有偃松瀑飛之


錦繡谷

致。自此而往。溪流錚淙。如天然節奏。至三峽橋。俗謂觀音橋。建自宋時。橋下別有天地。有潭名金井。松影嵐光。撲眉自綠。橋旁天下第六泉在焉。行復十里。抵慶雲峯之萬杉寺。相傳有宋僧植杉萬株。故名。寺前有老樟矗立。以五幹者爲最巨。稱五爪樟。千年物也。寺內今駐兵。不得入。忽有雨意。急欲歸寓。中途有烏雲半遮。蔽天而來。一農夫荷鋤呼曰。雨來矣。是時煙雨飄渺。湖山迷離。固一幅絕妙之煙雨圖也。

松林踏月

山間多松。而以松林爲最盛。余等由牯嶺街郵局旁循徑而上。沿途皆植高松。蒼翠接天。而各家別墅。紅欄曲折。掩映其間。愈增妍麗。若小駐林間。踞生磐石。談詩瀹茗。塵氛盡滌。胸襟廓然。則義皇上人不啻也。當月圓之夕。皎潔如畫。萬里一碧。余等信步徘徊。每見情侶挾素心人密語如珠。花影挾肩。得毋有夜行多露之懼歟。

黃龍觀雨

重出大林衛。即至大林寺。時太虛法師在山講金

一七一〇三〇

剛般若波羅密經全部。嗟呼。人身易得。佛法難聞。名山勝會。失之交臂。良用悵然。途過花徑。相傳爲白樂天詠桃花處。有亭可供憩息。湘簾四垂。不同凡俗。中有僧。與之談亦殊不惡。方知山間已遍植桃柳二樹。至明春便能含苞齊放。嫩楊生稊矣。重行三里許。過御碑亭。折而至仙人洞。有羽士供茗。名曰神仙茶洞



松林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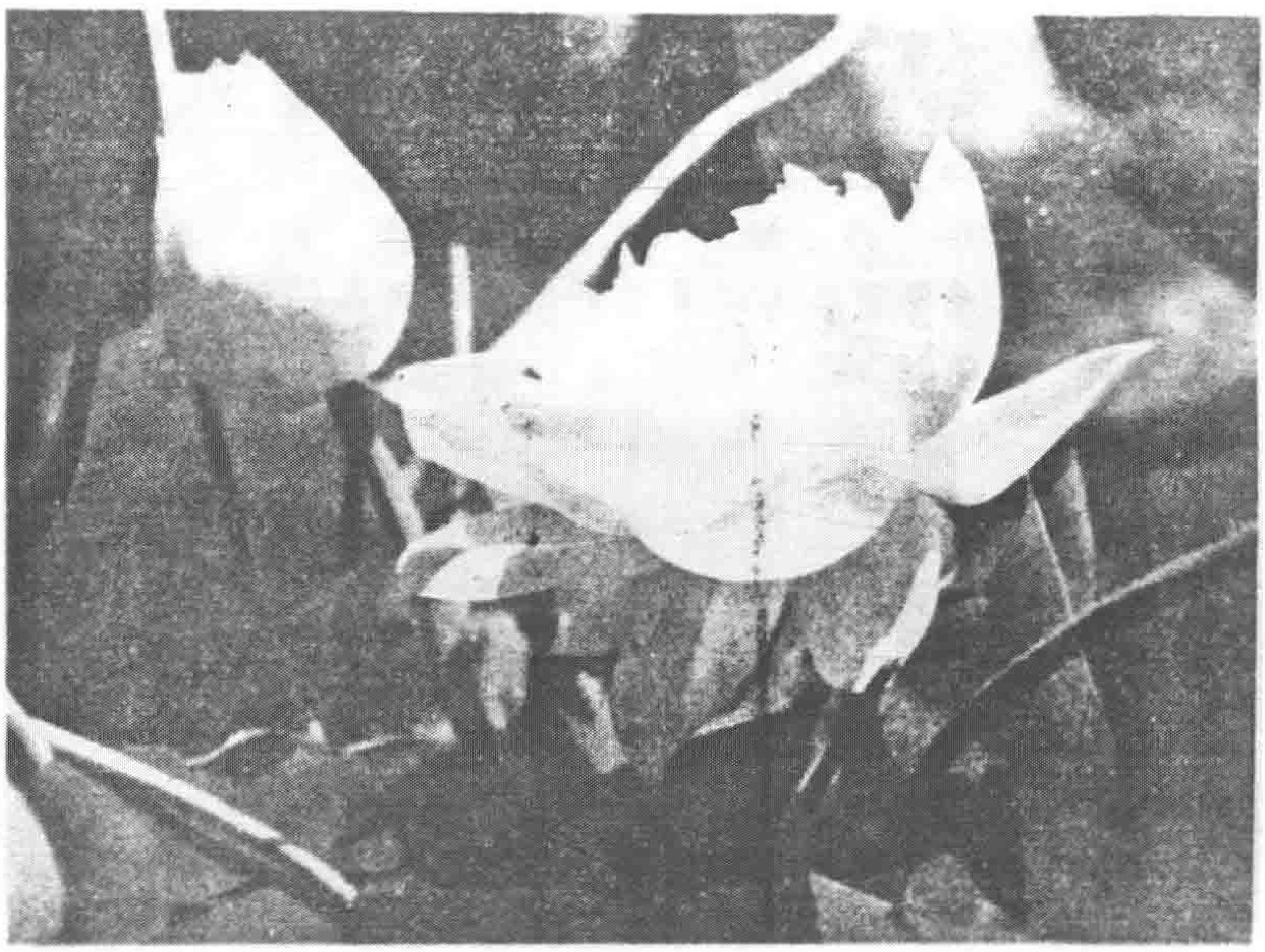
右新建觀妙亭。下爲錦繡谷。清風時來。樹綠入座。有危石橫生。下臨深谷。試一攀登。心悸神悚。平疇萬頃。綠波無際。餘映在山。紅深於染。堪稱觀妙佳處。北上里許。爲天池山。顛有天池寺。頹然欲廢。相傳明太祖。嘗避難於此。復山行。抵神龍潭。邃谷深壑。瀑響如雷。一路澗水縈迴。山石嶙峋。遂至黃龍潭。三面石壁。雜樹叢生。遮蔽天日。炎威盡除。如入清涼世界。倏忽間。山風怒起。大雨滂沱。於是急趨石壁凹處而避之。因思雨之情形至不一矣。雨打梨花深閉門。此春雨之簾纖也。秋雨梧桐葉落時。此秋雨之蕭瑟也。均不足以擬今日之雨。蓋以今日雨勢之猛。震霆之疾。惟項羽鉅鹿之戰。聲動天地。與夫光武昆陽之戰。屋瓦皆飛。差足擬之。少頃。雨忽霽。老子曰。飄風不朝終。暴雨不終日。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遂回寓。入夜。雨又作。涼飈瑟然。去簟擁衾。頗深秋思。

葉譽虎東亭探荷記

李肖白

亭在崑山真義鎮之東。為元末名士顧阿瑛玉山佳處名勝之一。今年春葉譽虎氏得遺硯一方上刋玉山二字。曾一度往訪遺蹟。是處有荷池一。荷為阿瑛所手植。六百年來重臺疊出。今夏獨盛。據葉氏考證所得。斷為天竺種無疑。前月余與鎮人士函邀探荷。並請發起保護。以裕地方生計。蒙氏首肯。故是篇所記。不僅關於探荷已也。

二十二日那一天。接到葉譽虎氏自滬寄來的信。內中說關於真義東亭荷池保管辦法。擬晤商一是。訂於廿三日上午十時在福開森路寓中奉候。我就把這封信交給諸同志觀看。結果由同志中推舉我和龔步青吳仁杰趙道一三君當日乘夜車赴滬。翌晨訪謁葉氏。我們把計畫書和東亭詳圖交閱。氏非常滿意。我們並且說第二番並頭蓮。現已盛開。歡迎先生莅鎮觀賞。氏遂約於日內到鎮。我們就辭別回鄉。回鄉後第二天（二十五日）晨七時。就約集全體同志十餘人到車站恭候。（因為氏須當日歸滬必乘早車）等到第三班朝西車過站。未見氏影。我們就請站長周文鴻君打電話。向京滬滬杭甬兩路管理局調度課探詢。回說。葉氏沒有到站消息。我們又請周站長假使事前得到葉氏啓程消息。即飭人通知。以便招待。是日午後。周站長差人來通知說。氏定明日（二十六日）乘自滬開的七時半快車到鎮。我們就預先僱舟二艘。定



顧阿瑛手植之荷　（郎靜山攝）

素食三席。假古香深處（峭帆樓圖書館）爲招待處。翌晨。曙光甫現。偕趙道一君赴該處飭役打掃布置。並草擬顧園遺蹟保管委員會組織大綱。（爲時間經濟計。預備於乘舟赴東亭時開會討論。）並請陸士芳屈廉伯二君爲招待處招待殷康侯君擔任臨時事務員。一面通知當地公安分局酌派警士到站照料。八時半。我和趙道一。吳仁杰。周天度。龔步青諸君到站。等到九時半快車到達。氏偕江小鶴姚虞琴郎靜山夫婦暨從僕等相繼下車。我們就趨與握手。商定先赴東亭。逕赴預僱舟中。甫解纜。當地區長金逢樂君和崑山站長顧可人君大呼停泊。須同赴東亭。舟子李阿四就撐到對岸。金君等下船後。和氏及江君等一一通姓名。略事寒暄。舟向南行。穿過全鎮。經北木橋。壽安橋。中新橋。南木橋。出關帝閣橋。轉東。沿致和塘行。我就把方纔擬就的組織大綱。請氏指正。氏說。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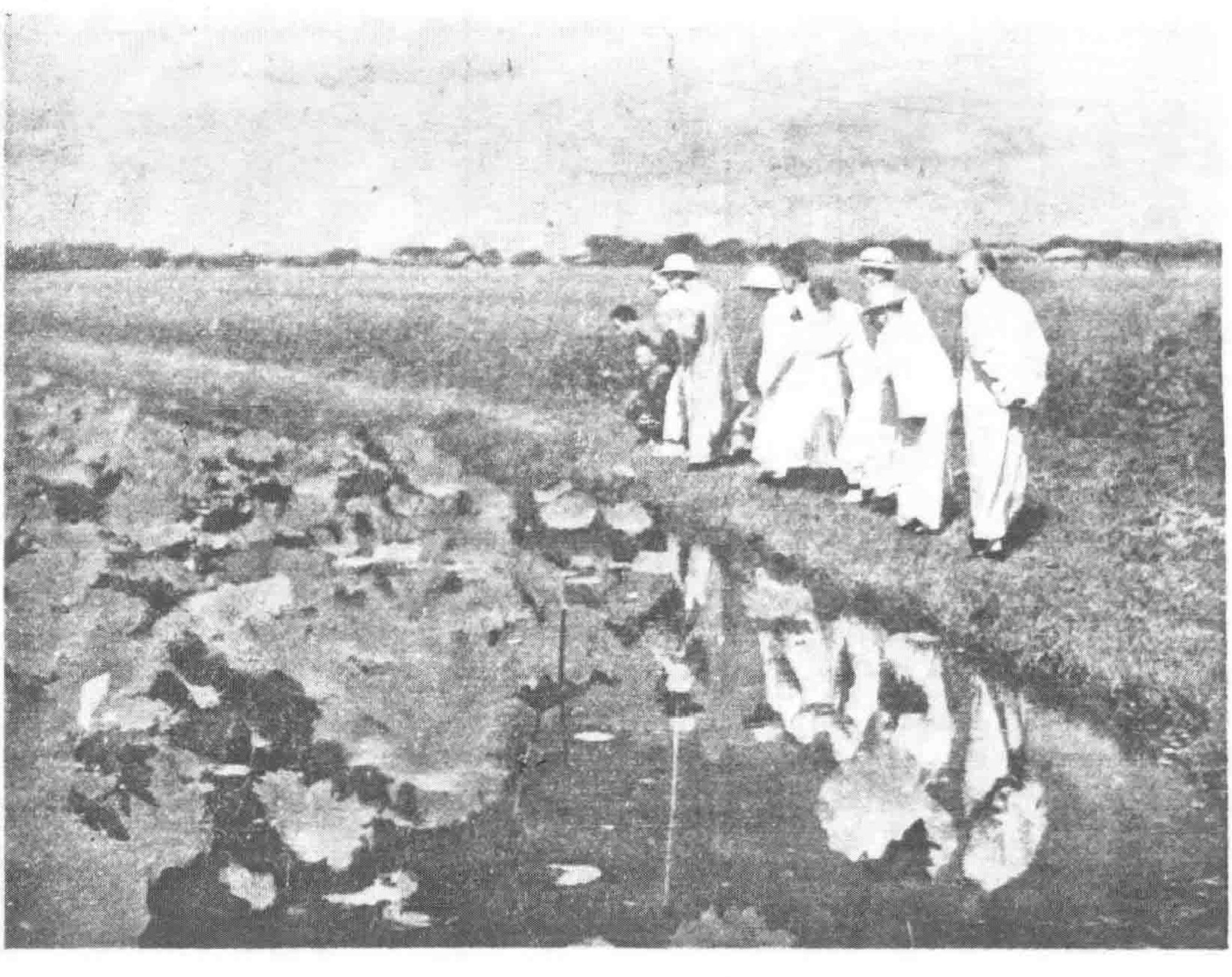
顧園遺蹟保管委員會同人圖中自左至右第四人爲葉譽虎先生第六人爲江小鶴先生

（郎靜山攝）



天列席的。都是發起人。現在先把大綱通過。作爲發起人會議結果。議決定名爲「顧園遺蹟保管委員會組織大綱」細目如下。（一）本會以保管元末名士顧仲瑛遺蹟爲主旨。（二）本會由贊成上條宗旨諸同志。推舉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五人組織之。以京滬滬杭甬兩路局長。崑山縣縣長。教育局局長。第八區區長。第一公安分局局長及顧氏後裔代表二人。爲當然委員。（三）本會經費。由委員會籌募。（四）本會設委員長一人。主持本會一切事宜。常務委員五人至七人。秉承委員長襄理會務。（五）本會設下列各組。每組設理事若干人。秉承委員長及常務委員會辦理各該組事務。並推常務理事一人常川負責。（1）財務組司會計出納事宜。（2）文書組司文書主稿繕寫事宜。（3）事務組司建築及其他事務。各組得酌設幹事。（六）本會每半年開會一次。常務委員會。應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均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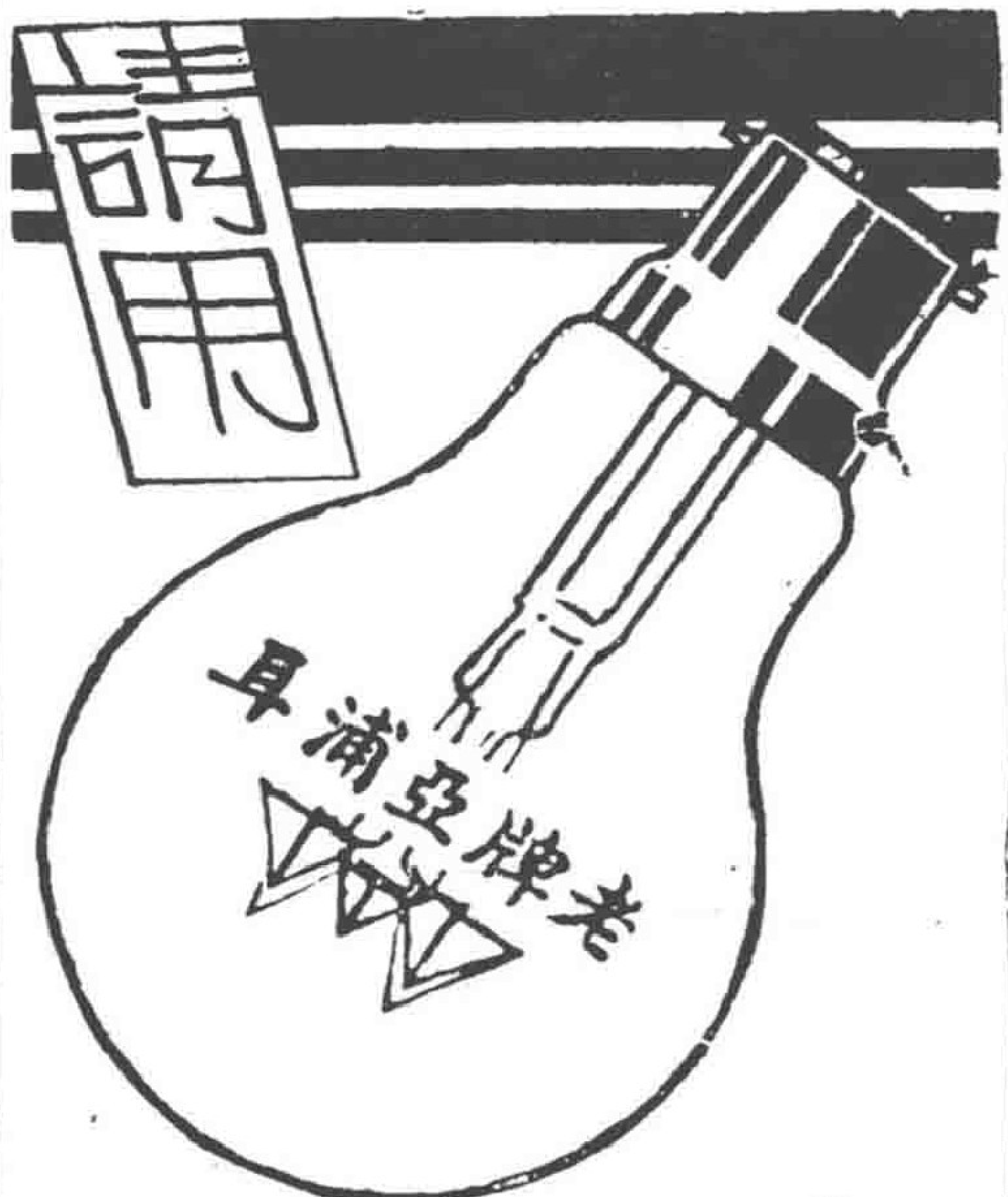
採荷諸君沿池繞行　（郎靜山攝）



開臨時會。（七）本組織大綱。由發起人會議議決施行。關於工程方面。議決如下。（一）圈買附近民田若干畝。（二）培埂（三）建亭及碑記。（四）沿池植樹。（五）自鐵路至荷池須築公路一條。計長一百四十餘丈。預計共須洋八百元。氏擔任籌募五百元。其餘由地方籌募。十時。抵東亭。鄉八百餘。及鎮人之好奇者。已麕集岸上。一若歡迎吾等的樣子。幸由公安分局李巡長率同警士維持秩序。不致無路可走。池約二畝許。作長方形。南北兩部菡萏叢生。並頭及四五頭不等。惟中部池水蕩漾。空無所有。詢之看守是池者褚根壽。則云去冬鄉人。將池下之藕。掘去數十斤。味澀不可食。乃中實以米。煑熟食之。今年荷花盛開。其亦以此故歟。氏謂是語頗合植物學原理。乃沿池繞行一周。郎君靜山。遂開始工作。先把池的全影攝入。次攝諸同志巡視時的影。中有一花。生四五頭者。浮於水面。爲荷葉所蔽。郎君正苦無法。我們就囑舟人向鄉人借拓口舟一艘。泛舟撥葉採取。乃由郎君攝影。同時由江小鶼君速寫。不三分鐘寫成全影。花由葉僕以荷葉着水包好攜歸。氏又向

鐵路方面巡行。勘定池的北部空地。爲築亭之所。亭中擬鋪以石櫈石桌。務求費省而耐用。乃請郎君攝一全體影。以誌鴻爪。嗣以郎君個人之影。並未攝入。美中不足。乃由顧可人君另攝一影。攝畢。全體下船。泛至西亭。西亭距東亭里許。池的面積。倍於東亭。產荷亦異。因爲東亭是並頭蓮。而西亭僅有一頭。每花大瓣十八。小瓣無數。色分紅白二種。白的尤清雅可貴。亦爲名種。惜觀時存者無多。池中有一墓。相傳爲顧仲瑛葬姬妾處。據葉氏云。墓中所葬者。恐不止一人。將來東亭動工時。此間可同時整理。只須於池之四圍。植以垂柳法國梧桐等。築一人行道。或建一橋。以通墓。誠一天然之公園也。觀畢。余以久坐舟中。頗覺悶損。發起步行至鎮（自西亭至鎮相距僅一里左右）衆贊成。氏遂大踏步前行。而殿後之郎夫人。足穿高跟鞋。手抱小孩。力不能勝。余遂命舟子代抱。不一刻。抵鎮。經南木橋轉北。達古香深處。時陸士芳屈廉伯殷康侯諸君。已迎候於門。延入休息。稍款茶藕。時已晌午矣。余等以氏預定十二時五十分乘車返滬。爲時甚促。急囑庖人備膳。分坐三桌。觥籌交錯。

頗極一時之盛。迨十二時半。氏下動員令。一行十餘人。步行抵站。沿途氏詢當地名勝遺蹟及社會狀況甚詳。抵站時。警士已排列保護。頃之間。嗚嗚之聲。氏遂偕姚君等於歡呼聲中脫帽去矣。



完全國貨
亞浦耳電燈泡
各埠均有發售
總辦事處 上海遼陽路六十六號
電話總機 五〇三三六

中南銀行儲蓄總部
本行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均極優厚手續便利印有詳章函索即寄儲蓄種類如後
(一)甲種 (二)乙種 活期(三)定期(四)整存整付本利證 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 滿洋一元即可存儲
(五)零存整付(六)特種零存整付 分五十期隨時可以儲存無時期數目限制
(七)整存零付
地址 上海漢口路七號電話一五二二二
虹口分行 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 電話四一九八六 一五二二二
南京 黑廊街卅三號
杭州 清河坊十五號

療肺聖藥
肺形草
每服二元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上海石路新昔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電話九一六三〇

游臨安玲瓏山紀勝

朱劍芝

癸酉七月二十二日。即夏歷六月初三日。余應玲瓏山臥龍寺方丈聖池禪師之招。偕海潮寺退居老和尚脫穎師暨明德師及僕人。於清晨五時四十分由西湖大佛寺乘汽車出發。入杭餘路。轉餘臨路。途中因修理機件。延半小時。至七時三十分。始到玲瓏站。下車擬乘輿上山。因鄉民農忙無暇。不得已策杖而行。脫穎師猶慮余上山步履不健。余則毅然不顧。僱勞工挑行李與僕人先行。是山位於縣城之西北。余等從站右小路盤山脚進谷口。一路田塍溪流。過流霞橋。約半里而强。達頭山門。有屋三間。中供觀音。拾級上登。仰見山半有巨石突空而出。下臨無地。四圍蒼翠撲人。塵心頓滌。躑躅而上。可百餘級。左首峭壁刊有蒼鱗二字。爲里人童以登所題。筆勢蒼勁。恐是數百年前刊物。再上數十級。有摩崖三方。字跡剝蝕。不可卒讀。稍上。路右有石面平長及丈。上有東坡醉眠石五字。隸書。下有跋語。隔溪石上有琴聲二篆字。相傳東坡醉眠石上。而聽溪流琤瑽如琴聲也。峯迴路轉。步步青雲。風送鐘聲。似迎遠客。轉瞬間見東坡題九折巖三大字。筆勢毫無蘇意。刻工亦劣。恐似好事者補刊。再上有送瀑巖三大字。又有元至元明嘉定嘉泰所刊題字。今當中伏。泉流無聲。故無從見瀑。再輾側間。萬綠叢中。寺門顯露。聖池師已合十道左相迎矣。門左老柏一株。百餘年物也。入門空院。兩旁植以蔬果。韋駝殿三間。後院大殿三間。中供如來。左爲僧寮。右爲客廳。廳樓臥室七八間。再後尚有觀音殿。烹泉解渴。味甚清冽。出寺門向南沿山小徑而出。可百武。兩山夾峙。中有曠土。相傳爲東坡祠。有碑亭遺址。殘垣中壁置東坡遺像石刻。左有碑記載遺像。當明季即沒於草萊。後爲人發見。築亭嵌壁。洪楊之亂。乃爲所毀。僅留殘蹟。右壁有碑兩方。上方爲蘇楊二公像（楊爲臨安縣令）下方爲劉君所記。再沿山東南而出。數十武至一岡。忽然開朗。極目東向。遙見錦城一角。錢武肅功臣塔在其左。徧層巒疊嶂。排闥送青。阡陌縱橫。汽道蜿蜒。頓覺心神曠遠。反身內向地不半畝。後倚山麓。前如圓脣。石礀堅固。石柱石礎。半委於地。屋

宇無存。石像露坐。志載宋東坡居士山谷老人佛印禪師三公於此休息參禪。後人仰慕高風。鑿三公石像以供奉焉。名三休亭。四旁竹木蕭森。清風入袂。飄飄欲仙矣。徘徊久之。仍由小徑歸寺。寺在上土岡山。僧掘土成級。以竹關土。踐之棉軟。甚覺樸野。六十餘級至鐘樓。一老僧守焉。時聞鐘聲。聲聞四遠。由鐘樓後羊腸小徑而進。過茅篷遺址。再傍古塔院。撥草而上。一坏黃土。後有碑刊琴操墓三字。無年月款識。寺僧云。墓本有亭。爲前老僧所毀。欷歔久之。惟山圖載有東坡詩廿四首。摩崖及梅華篆字。因天熱草長。無從尋覓。檢查縣志。亦未載。聖池師擬將三休亭東坡祠琴操墓重新修建。以便遠方人士游覽憑弔。余甚贊成。並許以文字上之助力。浙皖通車在即。臨安爲其中樞。客貨往來。交通利便。游客必日多一日。焉得好事者爲之重新建築。保存千年古蹟。流布一方名勝耶。余等留山十日。日必至三休亭閒眺。余不揣謭陋。並倩石工刊玲瓏勝境四大字於九折巖下。以志游蹤。至八月二日始辭聖池師下山。乘汽車歸杭州。

△新醫藥家 △國醫藥家 △衛生學家不可不讀之醫藥雜誌
△公共團體 △新式家庭 △各圖書館不可不備之衛生書籍

▲▲創刊於民國十八年▼▼ 褚民誼博士主編

醫藥評論

（內容一般）本刊爲國內七十餘位新醫藥家博碩名彥褚民誼汪企張余雲岫夏愼初郭琦元宋國賓謝筠壽李塀身趙燏黃梁心周夢白等所組織之醫藥評論社 發行內分社評社論專著譯述常識等門其中言論不分新舊醫藥無不抉微擷妙加以新穎精確之記載予以公正嚴明之月旦關於我國舊有醫藥尤多科學之糾正提倡文字淺顯不落陳套凡我人手一編不啻聘一衛生顧問也「歡迎試閱」函索附郵五分即寄「定價低廉」全年二十四册祇收大洋一元國外因郵費綦重每年二元五角來信請掛號幷用郵局匯票如寄郵票概作九折以一分四分爲限「定報地址」上海亞爾培路四百〇八號本社發行所

一七一〇四〇

西行日記（二）

舒永康

七月十一日。上午省公署裏送來請帖。邵主席約我們吃夜飯。

中飯是陝西建設廳技正趙國賓先生請吃的。在東大街的東南樓趙先生談及他每月應得的公俸須打六折七扣。收入不得全額的三分之一。

五點鐘時。省公署裏已打電話來催。我們便由西北飯店門口坐車直望北轅門而去。下車後。由傳達室的聽差陪了進去。穿過省政府的禮堂。從後園轉到主席的宅裏。邵主席正同一位姓張的廳長和一位姓余的黨務委員談話。我們進門便和主席握手。各報了姓名。又和兩位先來客人換名片。然後各自坐下。主席的身材不高。面盤方方。說話的聲音平常。着的是灰色熟羅長衫。白褲黑呢鞋。謙和地招待我們。酒席已擺定。就在談話的客廳裏。席上用紅梅箋寫定了各人的姓名。我排在顧先生隔壁。顧先生正對主席夫婦。共有十座。入席時有一位姓吳的客人沒有到。主席夫人則由內室姍姍而來。各就坐位坐定後。便舉杯進紅褐色的甜酒。菜餚很豐盛。而主席則徧說是最低價格的。席間大家都縱談陝西的民俗。政治。及其他情形。賓主都很歡欣。臨散。我們的顧先生對主席說了一句趣話。問主席還在「救國」否。主席一時微笑不答。而主席夫人則已於無意中說破了。於是所謂救國的意義也就全席通曉了。

旱災匪患後之醴泉縣城（顧執中攝）





汽車出舊永壽後拋錨乘客共同拉車上山坡（顧執中攝）

席散就回寓。剖了一個西瓜分食。這裏是西瓜的產地。而價則比上海貴。據他們說。現在西瓜初上市。故每個須買五六角以上。過了些時。每個至多買三四角而已。然據我所知。上海普通的西瓜價。至貴亦不過三四角。較之出產地並無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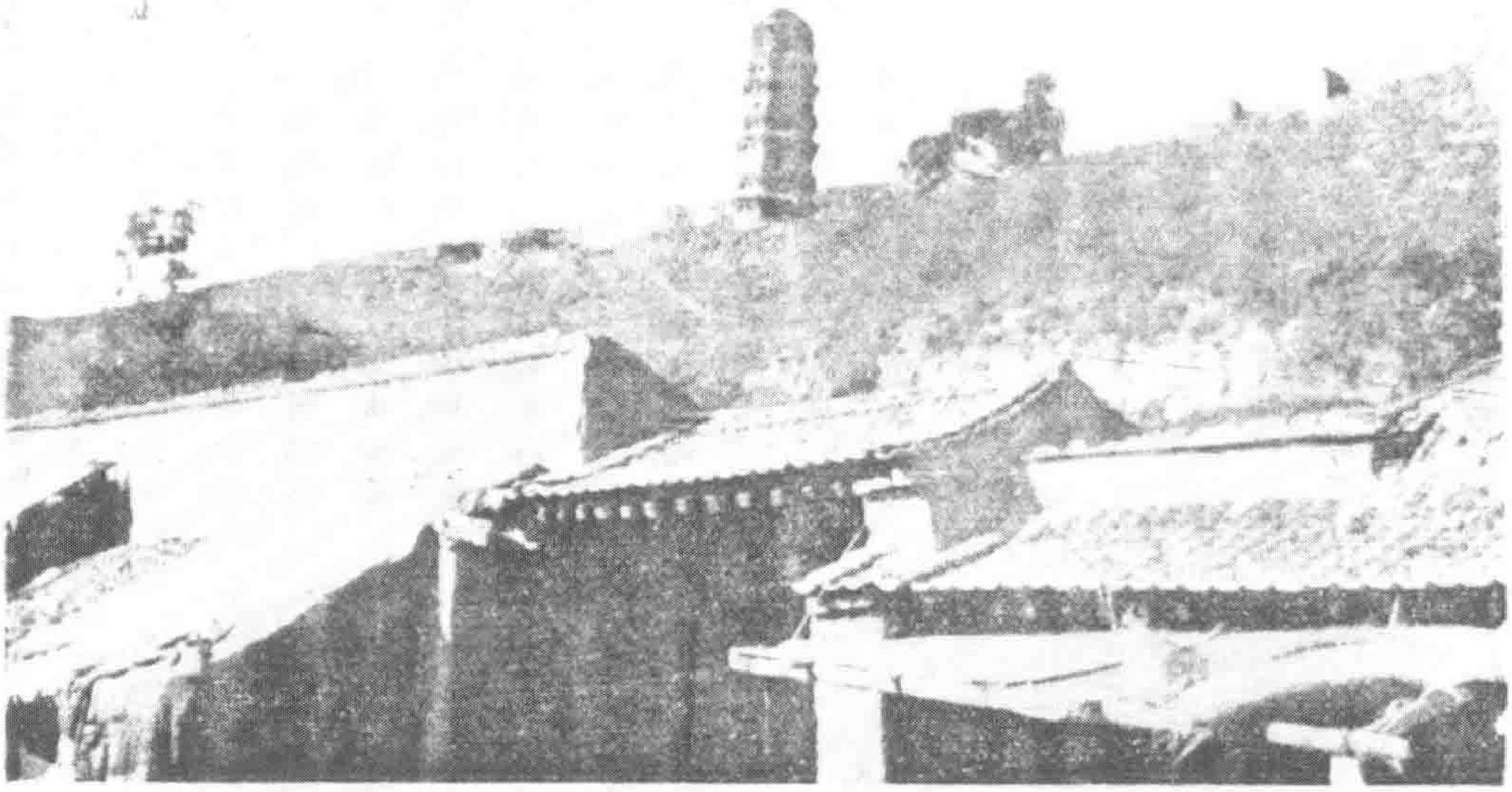
今天我曾趁暇走了西安的許多地方。對於西安也有許多印象。

西安在歷史上雖爲千餘年的文化渲染的古都。而盛唐的繁華氣象已一點沒有了。街市雖還算不失整齊。而景況却未免過於蕭條。講到西安的郊外。自潼關以來。一路所見。只是光地赤土。很少見到有粟粒纍纍待人收割的成熟區。一帶三百里。除幾條冷靜的縣街外。亦不見有毗連數十户的鄉村。即有矮屋一排。而大抵十室九空。闃矣無人。這令人真有不堪今昔之感。

西安的幣制。非常簡單。除現洋。銅元和銅元票外。也沒有別的輔幣。上海所最通用的雙毫。這裏已影踪沒有。毫票到此亦不通用。外路鈔票。除中交二行外。雜票已無處收兌。郵局匯費。竟收到百分之十一。

十二日。今晨五點鐘。大家都迅速地把行裝收拾好。早飯也沒有吃。便逕向汽車站奔去。今天開西路的汽車。祇十六號一輛。是裝貨兼載客的。直等到九點半才開來。到站時已滿裝了貨物。堆足了乘客。再無餘地可讓我們上去。我們不得已。想盡方法。才把行李塞了進去。然後像逃兵一樣的狼狽地坐上車

一七一〇四二



永壽縣之塔相傳爲石秀殺嫂處（張鎮臨攝）

欄的硬木上○面向着外邊○雙手緊拳着行李上的繩子○顛顛倒倒地給車載了去○

從此起就嘗到旅行的苦味了○崎嶇起伏的車道上○車身顛簸得像出浪蛟龍一般○幾乎使我們從車上飛出○烈炙當空○逼得肌膚像發燒一樣難過○但我們却始終硬挺着○口裏猶唱着快樂之歌○藉以自慰○

十一點鐘的時候○車已到渭河的南濱○這裏就是咸陽古渡○乘客們都須下車○預備隨上船渡河○渭河雖闊○而河路則很淺○水自西逆流而來○趨勢非常之急○對面是咸陽古城的頹垣敗樓○左右是滾滾滔滔的紅濁泥漿○渡船的首尾沒有分別○兩舷亦相平行○合體只是幾枝粗木至合而成○開行時不用櫓而只用篙抵岸○船夫都裸身赤體○寸絲不掛○船至中流時咸躍入水中○努力拉縴或推船○約二十分鐘○始並咸陽城下的岸邊○靠岸時○我們先由脚夫背負離船○再走百餘步才上汽車○

當我們登岸時○口渴難支○奔到西瓜攤上買西瓜潤口○小小的一片○竟要銅元三十枚○我們明知這是大敲竹槓○但看別人都買○也就忍痛買了○到手的時候祇兩口已成了瓜皮○我們因爲渴得厲害○實在有點覺得不痛快○索性想買一個整個的○那知討價竟要一元○而剖食時好否還不肯負責○我們都有點惱怒○便禁不住破口罵了他們○但也沒法○只好走了○我們走到另一攤上去買一包洋火○那知真是出乎意料的○在那小攤裏面放屁無處的黑洞裏○竟有年輕苦力們席地橫臥○對着豆燈在大吞雲霧○我覺得好奇極了○再去看別的

擲上○大抵都有燕子在做窠○這使我有點不能了解○西北的人民○尤其是苦力們○他們個個都已弄得皮癟骨立○起初以爲只能怪天災人禍的頻作○應予以相當的同情的○據記載所知○他們都是質樸勤儉的苦百姓○現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正待人們去扶助○然而我這次旅行到陝西境內之後○由潼關到咸陽的一路上○觸目所見○平心而論○不能不怪他們的自歸於天然淘汰○第一○他們實在太懶○第二○利己心太重○沒有一點人類的互助本能○

咸陽古城○的確是一座古城○城門都已破成窟窿○而四面都緊閉着○城的周圍很小○城牆只是倒坍着的幾排泥垣○由外而望○裏面至多只有十幾戶人家○而且都是窗門沒有的矮房○情形真是十分悽慘○西面的阿房宮○已一片黃土○無可追跡○如果沒有人告我○說這就是咸陽城○我決不會想到這樣的一所荒墓就是秦代的故都○

十二點鐘車過醴泉○那裏也是一個和咸陽相同的古城○再一小時到乾縣○有橫街直街各一條○那裏雖說是一個縣城○只配當我們南方的一個蕭條市集○車到這裏便暫停於橫街直街的相交地方○過乾縣○後車道更不如前○轉跡下陷七八寸○且地勢愈進愈高○軋軋之聲○震耳欲聾○而車行則大慢特慢了○自乾縣至永壽新治（即監軍鎮○）僅九十餘里○自下午一時半出發至五時才到○足足走了三個半鐘頭○



平涼道上（汪揚攝）

車至新永壽後○車夫藉口前途多匪○山路險峻○就即停下了○我們便把行李卸下○找地方過夜○但是這裏是新遷來的縣治○既沒有縣城○也不知縣署所在○全縣只有一條像雞塒式的房屋所排成的街道○共不滿百餘戶的人家○無可宿的地方○我們一時都急得黃汗涔涔○託一個鄉人帶同到四面去找○幸而終於找到縣署所在○是在街後相距里許的土墩上○遠看像一所小祠堂○我們方才安心○急忙進裏面○商請縣長在署裏暫借一個地方過夜○

縣長是一個河南人○面色有點不自然的微黑○穿着一件月白竹布長衫○兩肩高聳○形容憔悴○承他指定縣署的法庭給我們過夜○吩咐差役爲我們取水備茶○又餉我們以一頓夜飯○叫一個科員作陪○

法庭是一間黑洞洞的房間○大小像上海

普通石庫門房子裏的客堂一樣。中間放着一張搖搖欲倒的八仙方桌。下面橫着兩條長櫈。靠壁一面。用磚堆起約尺半高的方台。當做開庭時的老爺席。席後有一腰門。進去有一間較小的房。裏面更暗。有一個北方人特有的炕。別的甚麼都沒有。內外四壁空空。而且壁泥也已有幾處剝落。天已夜了。我們急忙把被蓆舖在炕上。把行李堆在一邊。挨起無樞的門。取出手提電燈。便胡亂地倒身睡了。

下弦的月。伴着幾顆疏星。射着銀白色的夜光。照進我們的睡處。外面蟲聲唧唧涼風拂拂。陪襯着寂寞的夏夜。我們勞頓了一天。身倦神疲。不一會就都酣然睡去了。

月只換了位置。仍皎皎地照着。星則躍躍地閃着。蟲還在鳴着。風依然吹着。時已午夜一點左右了。這時候忽然傳來了『拍拍拍』的像劈柴般的杖笞聲。和『老爺。老爺。我繳款。我託人去找款』的呼號哀泣的悲慘聲。竟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了。

我們覺得奇怪。便偷偷地爬起來躡着脚走到窗縫邊向外面窺看。只見對面星月之下。空地之上。有八九個黑影子圍着中間另外兩個影子。在演着拷打的把戲。我們摒息仔細觀看。但因爲在夜裏。怎的也看不清楚。我們恐怕自己被看了反弄出意外的事來。不得已仍小心地爬到炕上去。然而拍拍之聲仍時作時停。而求饒之聲。也時高時細。高時慘痛入微。細時則氣息唅唅。被杖者的聲音。像是已有四十餘歲的鄉農。究竟爲了甚麼事故。才被深夜拷打。不得而知。然察其舉動。亦不難瞭然明白。自被驚醒到活劇停演爲止。前後約經過了一小時左右。



青海考察團在西安蘭州間所乘之汽車（顧執中攝）

拷打完後。我再也不能入睡了。思潮陡然高漲。縈迴於方寸之間。初不料十步之隔而有此天堂地獄之分。使我深悲人類遭遇的不幸。這時尚在半夜二時前後。我輾轉於土炕之上直到曙光出現。

這永壽縣是遷來不久的新治。舊縣城在距此四十里的西面。遷治的緣故。是因爲縣老爺們怕土匪時常擾亂。據說現在舊縣城裏還有八户人家。

縣老爺們獨怕土匪的擾亂而不知土匪如何造成。這真是可憐的事實。他們只會黑夜拷打薄弱無力的農民。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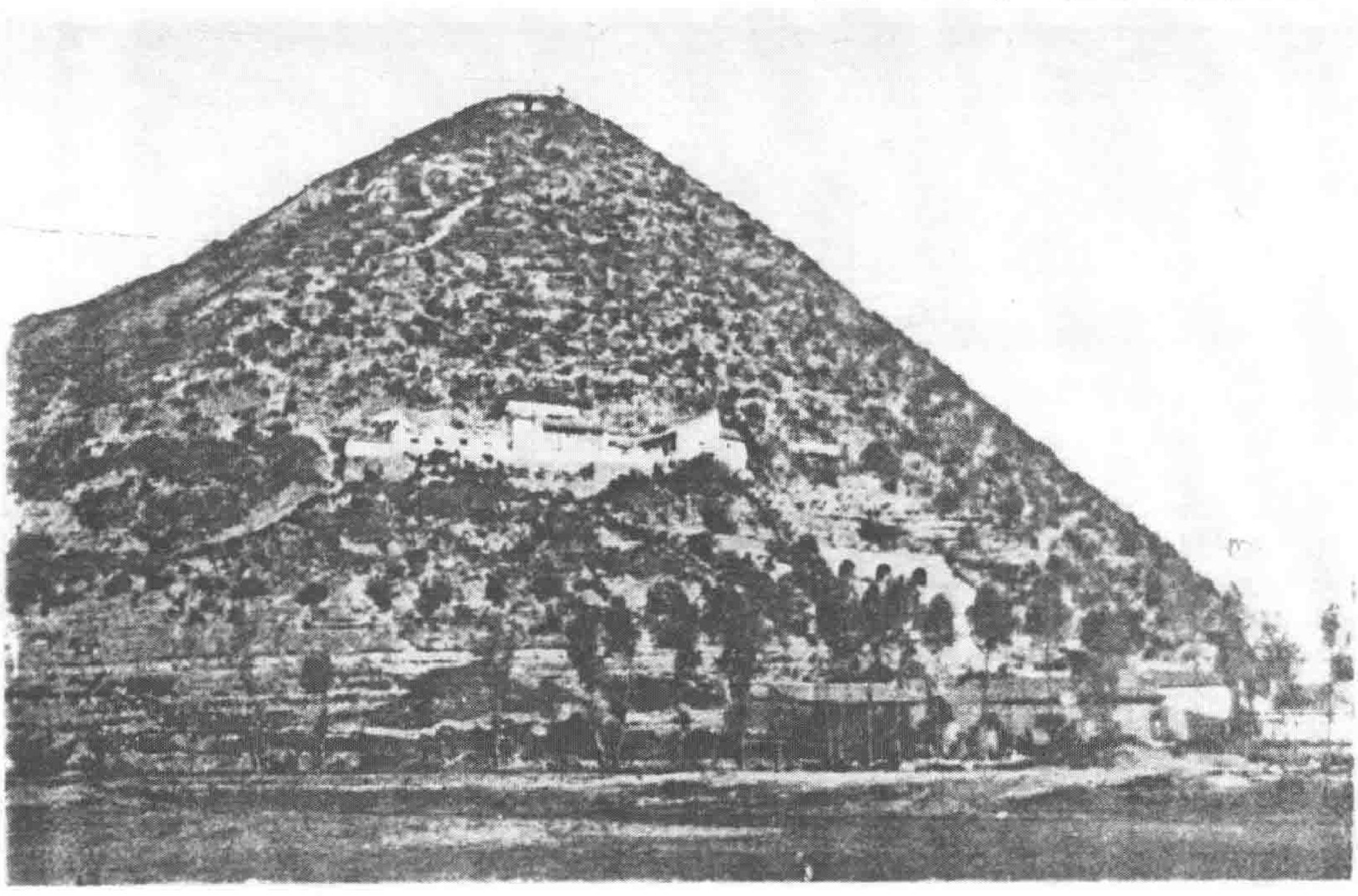
敢明目張膽去禁絕匪類。則又爲無用之至。中國的眼前情形如此。無怪乎中國被譏爲最下等的敗類所把持的烏合團。

十三日。昨夜下半夜起。直到今宵未曾合眼。天微白的時候。就起來了。兩腿蘇軟。神思恍惚。自己覺得不堪頹唐。因爲昨夜所見。驚動了我們的心魄。我一起身之後。大家都也趕快起來了。連忙收拾行李。臉也沒洗。東西也一點沒有吃。叫了幾個鄉人。負了行李。逃一般的直破縣門出來。奔到汽車停靠處。躍上車欄。隨車出發了。

車自永壽新縣啓程。經過的車道真惡極了。自五點鐘到八點鐘。三小時內僅走了四十里而到永壽縣舊城。城牆還支離地存在着。城門上仍有兵把守。東西二門相對不滿半里。全城真的只有八戶人家。城外也只有三十餘家。我們初不料在這樣地方會留住下來的。所以開始沒有把牠看在眼裏。車出西門便要上山。車夫以車重過限。不克上開爲辭。請乘客們都下來。繞道而去。我們則另尋小路逕上山嶺。可是等了好久。車仍未到。循坡往尋。則見車已在中途受損拋錨了。我們不得已用粗繩合力把車拖上。汽車夫趕忙把機件折下。立即修理。我們以爲過一二鐘頭之後總可修好。所以起初並不在意。大家離開了車去看四面的山景。

山勢真險峻極了。四面壁立。當中深陷。車道再上去是循坡而築的。一面依山。一面臨壑。壽縣城的一部分禁在山崗上。由頂下望。則見方方一圍。宛如有人在作方城之戲。以地當高處。涼風無阻。呼呼拂拂。飄舉衣袂。這時我們翩翩乎真有出塵之感。大家擇較平之地。對天仰臥。藉消兩日來的勞頓。

王母娘娘之誕生處（張鎮臨攝）



由八點鐘到十一點鐘。車夫已把車的下部機械完全拆下。情形已非短時間內所能修竣。而他真惡作劇。依然從容不迫。默默地把機件湊合拆開幾番試弄着。我們看得不耐煩了。嚴詞責問。始說某部齒輪因故損壞。非待新配不能再用。不惟今天不能修好。恐須一二天後方可開行。我們一時氣得無話可說。但也沒法。只好重行把車推下。停於永壽縣城外。我們以須待一二天才能走。只好在這荒隅裏找地方棲止。這裏是被縣老爺們所丟棄的地方。既沒有縣署。也沒有公共機關。便在城外的永壽大客店裏住下來了。

這永壽大客店。我特稱之爲大鼠洞。我們進去之後。首先和成羣結隊的蒼蠅戰鬥。相持半個鐘頭。不但一點沒有驅散。反而愈聚愈衆。我們弄得精疲力竭。終於敗退下來。只得任其亂叮亂咬。我們住的一間房是這店的大房間。相對有兩個炕。進口是一個洞。沒有門。也沒遮蔽。空氣帶異味。不能呼吸。叫茶房打水。則說沒有茶房。臉水還要到山裏去挑。一時裏飲水當然也沒有。我們沒法。只好在門口買酒釀雞子湯解渴。沒有筷子。閉着眼睛把碗裏的死蒼蠅吹開。胡亂吞了下去。前途既困於行不得。這裏又窘於住不得。這時真感到旅行是艱苦的事情了。



土匪出沒無常之六盤山（張鎮臨攝）

我們在永壽鼠洞裏只好等時間的快跑。因爲實在過不慣鼠的生活。裏面暗鬱鬱的。既沒有桌椅可供做事。也沒有無蒼蠅地方可資靜坐。煩悶無聊。在洞裏反背手踱來踱去。這時候又使我惱恨了一件事。就是這裏的人差不多十人中有九個半是吸食鴉片的。我們的洞穴的隔壁。住的人大都是推小車的。他們的住處雖也是一個洞。却沒有像我們那麼好。裏面沒有炕。只在地上鋪了些麥草。但他們不管怎樣不舒服（實在他們不知道有所謂舒服）第一先須倒下來飽吸一頓。以後便是不離口的一支旱烟管。他們到處敲竹槓。（今天我們的車受損時。他們似乎得了預兆一般。早已跟在後面。我們求其相助。他們以一舉手之勞。每人竟要一元錢。我們不答應。親自動手。他們却仍袖手跟在後面。逢人訴說饑餓（有幾個因爲不遂所願。得不到一元錢。便向我們討銅子。說多天沒有吃東西。）而實際的生活如此荒唐。真是自甘淘汰的東西。

我們買了一斤餅。叫了幾碗麵。開了一個罐頭。混過一餐夜飯。

一七|〇四八



定西之「永定橋」（張鎮臨攝）

倒炕之後。查户兵連來了三次。我們都出示護照。可笑的是他們有的把護照倒持而看。有的把護照横拿而看。事實上他們真的還不識護照上的字。

因了查夜的兵。我便記起了這裏的兵來。他們在服裝上不但不整齊。而且太不成樣子。對於上級有像狗一樣的盲目的馴貼。今晨車由永壽新縣出發時。路經分駐所。即有一哨兵出來攔阻去路。說有他的老總要來搭車。車夫已沒有容足之地回絕他。他竟拔出手鎗。恃强威脅。沒奈何。我們只好擠出一個位子給他的老總坐。

十四日。一早。找解手的地方沒有。承黃先生指點。說是洞後的荒地上隨處可拉。到了那裏。看見到處已堆滿了紅褐色的小堆。蒼蠅正忙着在營其。我楝了一處較空之地。蹲了下去。巔起雙足。努力運氣。一方面恐怕蒼蠅飛到面上。蠅足要留禮物。連忙用巾把頭面蒙了起來。

昨天一整天沒有洗臉。今天萬不能再含垢忍受。要了點泥涸水。緊閉眼。胡亂地洗了一下。漱口當然無望。也只好將就過去。談不到甚麼衛生。

早餐吃了四個熟鷄子。飲了一碗蒸蛋餘下的涸湯。雖然找不到別的食物。但也不想吃甚麼。

上午防守所的王營長和邠縣王縣長同來訪。王營長說。對面山上的古廟。是水滸裏曾敍及過的石秀殺嫂的地方。所以這裏雖是鄙僻之所。却是古代風流之地。又說。他在這裏剿了幾月匪。匪已化整爲零。不敢公然猖獗。爲求淨絕起見。所以現在每到夜裏。打了火



豳水之形勢（張鎮臨攝）

把。到四鄉。深谷。窰洞裏去搜。剿匪很機警。常預先掘好幾個開端洞。效狡兔三窟的刁法。見兵來。剿即由甲洞穿乙洞。由乙洞越丙洞。逃遁無踪。所以剿零星的殘匪。倒不如滅整羣的隊匪來得容易。他又說。每生擒一匪。立即做掉。掛頭示衆。因此。現在匪膽已寒。不多時即可絕跡。在他未來之前。永壽幾盡人皆匪。現在行李已安心了不少。

王營長形狀魁梧。姿態英武。說話大方而富常識。確是剿匪能人。

王縣長膽量很小。他是和我們同車來的。邠縣距永壽僅七十里。他雖以公務在身。不敢遽爾前去。定須待車修好後搭乘而去。他說與其在路上給匪做掉。毋甯留此暫時偷生。

這裏我們已沒有準時吃飯的秩序了。大約在下午二三點鐘的時候。又吃了四個熟鷄子。一碗酒釀湯。

我們的團長（顧先生）已心急如箭。命我們守在洞外。遇任何汽車經過時。務須攔阻。預備乘機搭載而去。但等到四五點鐘。望穿兩眼。未見隻輪飛過。

十五日。今天終於仍留在鼠洞裏。正是無可奈何的事。汽車公司的不負責任。汽車夫的玩忽職務。想來真令人髮指。長途汽車。原爲便利行旅而設的。而陝甘長途汽車。收了旅客極高之代價。（自西安到窰店鎮。每客十六元。且上下不等）竟使旅客乘無篷無座的裝貨車。把旅客看做貨物。都不如。而於此尚不足。還須在旅途上耽誤旅客的行期。一日以至半月。這不但無利於行旅。實在有害於行旅。

「上午到汽車間裏去探望。看見一個車夫正盤做一團。橫臥在亂

一七—〇四九



青海考察團在蘭州四十里之嚮水子河涉水而過（張鎮臨攝）

草之上。對豆燈大抽而特抽。汽車的機件則折置一堆。問其究竟幾時修好。則說機件未到。一到就可開行。說話的沒有着落。做事的怠惰不負責任。愈證實他們不是東西。

黃先生在無可如何之間。索性拋盡諸念。親自上鍋做飯。事前不知從甚麼地方弄了點青菜。買了點雞子。猪肉。和豆腐。竟做了一頓很好的中飯。幾日來未嘗庖廚之味。今天吃得津津有味。可笑的這羣鼠洞老板。反在一邊暗譏我們。說我們的飲食不應和他們不相盡同。

夜飯仍由黃先生自備。中政校蒙藏招生委員張先生亦來同餐。我們沒有桌。就在洞外攤開席子。就地而坐。旁邊飼着一頭牛。蒼蠅從牛糞上直撲過來。幾乎弄得吃不下去。

我們中了衛生教科書的毒。爲了飲食。受累不淺。不然。和這裏的人同樣的與蒼蠅爲友。彼此同食。也不必多此一慮了。郭縣長在潼關鄉村訓告鄉人要注意蒼蠅傳毒的話時。鄉人的回答。也正是這樣。「我們和蒼蠅同食已有數十年了。依舊好好地活着。」

吃好夜飯。我們就在洞外閑談。據張先生說。他們住的客店的老板。怪他們不抽大烟。少了他們的一筆收入。因爲抽下來的烟灰。他們還可以藉以解癮。

閑談了一會。張先生也去了。可是這時我們却不免心驚膽戰起來。因爲外面謠傳紛紛。說是本地兩派駐兵。互不相容。今夜要實行火併。自料必敗的一派。已看中了我們的行李。臨逃時將代土匪來分配我們的所有。我在上炕之先。連忙把現洋一百念元。向炕洞裏

一七—〇五〇

亂塞。預備八太爺來時。祇坐着不動。給他們把行李搶去。可是怎的也塞不進去。顧先生就說。「挺着算了罷。」我也就絕了念。索性仍在箱裏一塞。隨他去了。

當夜我們都不甘多愁。强作笑顏。在黑暗裏彼此大談其對戀愛問題的主張。不覺邪談得樂而忘倦。既而我們決定明天無論如何就走。不能再待車的修好了。預擬到了明天叫一輛大車仍回到西安。向省政府去交涉。要他們再開一輛靠得住的汽車直放平涼。不能再徒事遷延了。說說笑笑。在風聲鶴唳的夜裏也就過去了。

十六日。今天終於又不能走。明天還說不定。天忽然起了風。幾日中恐將下雨。如果在未走前真的下起雨來。那末至少又須擱一禮拜。在這樣地方竟做了一個長客。實在意料不到。

上午仍作僥倖之望。以爲或有東來之車。可隨載而去。整齊箱什。坐候機聲之傳來。可是枯坐半天。竟至悵然失望。

下午死心塌地。不在乎車之來否了。以翦髭過長。想淨拔一下。對鏡自照。覺面龐驟然消瘦了許多。眼孔凹陷。雙瞳無神。頹然如病後之軀。短短幾日。竟自毀至如此地步。不覺慚愧得無地自容。

倒炕小睡。聊養疲神。忽然黃先生來催起。謂外面有車東來。顧先生要和我先走。矇矓中欣喜無似。急忙收拾行李。以備成行。突然顧先生又變了計。改和黃先生同去。並囑有來車時。無論如何。不可錯失機會。務須隨載而去。期會於平涼縣政府。一場歡喜。終歸泡影。而五人相依爲慰之行侶。竟分離而爲二三。一時不堪戀戀。致黯然神傷。

他們去後。我强自振作。把自三日出發到今天爲止的一路所寫日記。擇冗刪去。重行抄錄。預備寄旅行雜誌。直到吃夜飯時分。已抄了三分之一。

夜飯由汪先生做。炒蛋。蛋湯。光麵兩碗。各吃了一飽。吃好去問汽車夫。謂車已修理完竣。祇少齒輪一個。明晨一定有來車帶來。費一二小時的裝接。就可開始。決不再誤行期。然他們的話無着落。早已不能置信。姑待明日再看了。否到。再留一天。實也無法。惟祈不沛然作雨就好了。

連夜困於臭蟲。跳虱之騷擾。未能好好成寐。今夜特地早睡。以補不足。那知到了十一點鐘左右。又彼迫得反覆難睡。起來小解。仰視滿天星斗。獨不見月。回想京滬車上所見的是渾圓雪白。今則已由望而朔。半月於茲了。

小解以後。已不能再睡。而隔洞鄉人。特別來得高興。啓枯喉。學貓叫。俗不可聞。沒奈何。起來燭獨寫今天的日記。

十七日。昨天車夫說過。今天是一定可以走的。所以一早起來。便把行李收拾好了。

汽車夫乘着西來的車到監軍鎮去取機件。九點鐘時候果然回來了。我們不覺歡喜得跳躍起來。汽車夫趕緊裝配機件。我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席不暇暖地跑來跑去。去看他們的裝修。實則恐怕他們偷懶。是特地去監督的。

時間像飛一般的快。九點鐘而到十一點鐘了。十一點鐘而到十二點鐘了。但仍沒有裝好。我們原想不吃中飯。惟以已過了半天。恐怕在車上要受枵腹的難過。於是連忙各吞了四個熟雞子。

下午一點鐘。車終於修好了。我們好像見了天日一般。雀躍無已。即裝上行李。爭先上車。和屈留到第五天的地獄般的鼠洞分別了。

在途中方寸仍躍躍不定。恐車中途再拋錨。幸汽車夫也覺得過意不去了。專心一意。開足速力。上峻岐下陡嶺。在三點半的時候已到了邠縣。

邠縣是周文武的故都。已有三千餘年的歷史。羣山環其周。涇水流其北。形勢險固。風景幽絕。車停約半小時。復向西行。

自離邠縣。一路上樹木成林。松柏參天。時當下午四五點鐘。驕陽已失其威。涼風更獻慇懃。我們好像入了大公園裏一樣。不覺心情怡然了。

七點鐘過長武而達察店鎮。這裏是陝甘交界的地方。陝西的車西票到此已失效用。須另買甘肅的車票。

汽車進站後。我們即宿站裏的大同旅館。旅館的辦法很可笑。和前住的鼠洞一樣大的房間。一樣的設着兩炕。門上却釘了兩塊號牌。算作兩個房間。無擋無遮。不分彼此。把兩路陌生的旅客當做一家人。真的要使客人和館名一樣的大同。我們住的是十一號。十號裏已先住了兩個外國人（他們自潼關和我們同車而來。像是退職的軍人。來探覓中國的秘藏似的。他們一路不需護照。任意攝照繪圖。不受拘束。過各城時如出入老家的前後門。沒有一隻狗對之吠一聲。好像和我們賓主對換了。因爲我們當過城關時。攔道的守兵。獨不肯輕易放過）他們起初曾似嫌不方便。曾和茶役吵鬧。要我們遷出。後來竟情願付了錢棄了權利讓給我們了。

十八日。這幾天勞頓於崎嶇險惡的汽車道上。休息無時。心神煩忙。不能多寫所見所聞的事。今天及以後的幾日裏。只能隨便記下來。

晨五時由窰店乘汽車出發。七點二十分到涇川縣城外涇川以產饅頭出名。特買了一個以充早餐。可是也許因口舌的不同。覺得乾硬無味。加以無水潤喉。更難以下嚥。吃到一半。竟把餘下的丟掉了。

車停涇川約半小時。復向西駛。這時天陰將雨。風逆勢盛。涼意直逼肌膚。當下高阜之際風吹愈急。呼呼作聲。致草帽被揭而去。以車行甚速。不能立即停住。也就隨牠去了。

十一時半到平涼。顧先生們已在西北飯店四號住着。乃急奔入。洗臉換衣。滿面的黃塵。使臉水變成了黃泥漿。頭髮被風吹亂。混着黃塵。結成硬塊。用梳理了好久。這時天真的下了幾點稀雨。氣候變成深秋的樣子。華氏寒暑表指着七十度左右。汗衫用不着。改着了一件衛生衫。又加替了一件厚布衣。

平涼有賣蒸熱的玉蜀黍。色黃如金。質軟如綿。每段只賣銅元二十枚。值大洋三分。

十九日。晨七點鐘。由平涼改乘了甘肅的十二號無篷裝貨車起程赴蘭州（由平至蘭車價三十元）九點半到固海縣屬的蒿店鎮。由此五里過三關口。這裏高山對峙。涇水下流。夾道極窄。僅容一車通過。形勢奇險。山上有楊六郎廟。殿宇儼然。旗杆嶄新。這一路獨多匪踪。我們都提心吊膽。不敢大意。據云前幾天有兵護車而過。匪即公然攔劫。兵與之抗。連帽也被擊毀。

由三關口十五里過華亭縣。再行十五里到六盤山麓。車在和尚鋪稅卡前停下。六盤

山是著匪的巢穴。行旅到此。都喋若寒蟬。車須越山而過。而山峯峻峭。不能上登。須用若力拖拉。山道上下約四十里。乘客們都徒步先行。山坡野花雜生。紅紫紛披。谷底溪流潺潺。清澈而冽。我們取小徑而上陡坡。攀草根助力猿行而昇。山腰有關帝廟。居鄉人數戶。我們進廟參觀。廟裏泥像神臺。都燦爛堂皇。我們疑此爲土匪分贓窟。以荒山不至有如此漂亮的廟宇。心爲土匪所修葺也。臨走我削了一根樹枝。當作手杖。備下山時支撑。自下午半點鐘到三點半。走了三個鐘頭才到西麓的姚家店。那裏是隆德縣屬的一個衰落村莊。我們在那裏等到車來。集齊了旅客。再乘車前進。行十五里過隆德縣。再三十里而到靜寧縣。時已八點多了。

我們到了靜寧。宿汽車站的永興客店。黃先生和中政校的張先生。尋到一家飯館。交涉好久。得親自動手做飯。幾日來未得一飽。當晚都放肚大吃。

二十日。晨六時半出發離靜寧。過城門時。被丘八留難好久。半小時上齊家大山。九點二十分到高家鋪。這裏距靜寧已有四十五里了。十點鐘到界石鋪。由此不到十分鐘。車因涉亂溪。忽然受損。費了五小時的修理。才於下午三點鐘上華家嶺。華家嶺也是土匪出沒之處。行旅到此又須受一番驚恐。這裏羣山亂谷。不知千萬。一山方過。一嶺又來。車夫開足病車的速力。不管夕陽西墜。始終繼續前進。荒山窮谷之中。四無人煙。日暮途遙。我們都茫然不知所措。一任車夫駕車奔馳。時已紅霞不見。四面已淪入黑暗。車不辨路。進退爲難。勢將趨於危險的境地。終於在九點鐘時候。忽過一大水潭。車夫不知深淺。恐惹禍端。不敢再前駛。乃即停止了。

這裏是山峯的最高處。值無月之夜。星光不足以照人。我們在黑暗中不作聲地摸索。也不敢取出手提電燈。恐招匪來。當下各把被單舖在嶺上。就在星光之下。山風包圍之中。降重露的濕處之上。提着心倒身睡了。當然的在高居半天的地方。淒風狂奔的深夜。寒冷那會不侵入各人的骨髓。當晚誰都睡不過去。我雖御了厚衣。蒙着被單。只合了一回眼。便冷得齒戰股慄了。到下半夜二三點鐘的時候。風勢尤更猖獗了。好像要把被單高舉而去似的。我的手已冰得麻木。足已凍得好像沒入於凝河裏一般。我實在忍受不住了。獨自起來。雙手捧着頭。傴僂着身體。迎風奔跑。以期促血液流動加快。增進體溫。這樣過了一會。天也慢慢亮了。

廿一日。微明開車。一路仍跨山越嶺。飛谷登峯。足足走了三個多鐘頭。朝風追襲。寒氣逼人。加以已有二餐未進。碌碌的飢腸更枯索難堪。八點鐘時候才抵華家嶺麓的華家莊。停車以後。急忙趕村人家裏去謀早食。一夜困頓於飢寒交迫的身軀。這時才得恢復原狀。

車復前進。所過的仍是高山峻嶺。下午二點鐘始到定西縣。距蘭州只有二百四十里了。我們原想吃了點東西之後。再請車夫繼續前進。只因阻於同車的乘客們的不顧也就在汽車站的客店裏住下了。

當夜有自稱甘肅建設廳委員姓楊的來疏通我們。說是明天有三個縣差。要同來搭車。請我們勿加阻止。我們以車已病入膏盲。不堪再加重負。當即婉辭拒絕。奈姓楊的稚不理會。聲言明晨當令縣差早來。就即走了。

我們當楊去後。即請定西站長姓許的來商量。請他不要再賣票。那知他一味推諉。不肯着實答應。致引起了衆怒。被罵出門。

廿二日。晨六時半啓程。縣差們果然沒有來。一路已入平原。可是溝洫縱橫。車行比登高更難。十一點鐘到甘草店。那裏是榆中縣屬的一個大鎮市。距蘭州還有一百二十里。復進過車道嶺。將到金家崖時。天忽大雨。爲我們洗塵。我們一時都慘變了落湯之鷄。只得暫止於梁家灣。雨停後再前進。惟因山水會合而來。使橫於前面的巨溝。暴漲成一大河。至此。車又不能走了。我們費盡心力。想把亂石投滿溝底。填成一條汽車路。結果徒勞了兩個鐘頭。後幸汽車冒險直衝。竟於意料之外。登了彼岸。一時浪四濺洪波湧起。好像輪舟疾駛於大江闊河中。我們亦脫了鞋襪。涉溝而過。水深及膝流急如推。我們既被衝倒。雨後路汙。泥濘堆途。汽車上岸後。離開足速力。却只能慢慢而進。到了金家崖。據鄉人報告。知道前面的黃河小源。水深七八尺。可淹沒汽車。乃不敢再進。就在金家崖住下。以待明日水退。

廿三日。今晨我們探聽汽車的消息。初知水尚未退。一時還不能前進。在八點鐘時車忽展輪了。我們喜出望外。即裝上行李。爭躍上車。

金家崖距蘭州還有六十里。路仍汙濕。車仍難行。我們不得已。乃乘車一回。步行一回。六十里的距離。步行不下三十里。在這一路。車道係近黃河而築。初行二十里後。已到黃河小源。地名叫響水子。一片潺潺之聲。震耳欲聾。黃濁之水。直瀉而來。兩岸亂石錯列。砂礫滿地。自高望下。下有如高邱之臨壑。乘客們到此都先行下車。有的雇負夫背負而過。有的跨騾車橫載而過。我們仍跣足露腿。冒險衝湍流而登彼岸。車夫則用鋤鏟鐵耙之類。努力把陡岸築成斜坡。經兩小時之久。始克扶車上岸。岸旁亂石間多礦石。而雲母岩則又纍纍可見。我們當車夫掘岸之際。曾採集了標本多種。據鄉人說。循流而上四十餘里。有產金沙之地。我們亦斷定該處附近必多金屬礦。已記明地名。以備將來有所參考。

由響水子復前行汙道二十里。又越了三重大山。始經左夾溝而入寬坦大道。這裏已是蘭州的郊外了。沿途有兵房。飛機場等。氣象很雄緯。在下午二點鐘時候。車抵東關外。經半小時的檢查。便輕車站而折入南門。停於江蘇旅館門前。我們也就下車。投該館的一號房間。

廿四日。上午隨黃先生出外去理髮。又出南門去購物。這裏的物價很貴。除本地貨外。外來的幾貴至二倍以上。我們想買幾塊油布以代雨衣。五尺轉方的一塊。竟需六元多。我買一頂粗製草帽。價八角。在上海三角就可買到。在這裏買一元錢的白糖。不抵在上海以二角所買到的。

下午到郵局去寄信。航空郵資按程計算。由此寄上海的一封航空快信。郵資需一元左右。較重的一封竟要三元多。航空平信。如飛寄洛陽。再由洛用普通法轉寄上海。則只需三角已夠。普通平信寄上海需時廿日餘。航快三日。航平五日。

獨自出西門。北折到黃河鐵橋。所謂天下黃只一橋即此。橋南北而架。兩端各立古式牌樓。中山橋三字題於其上。長凡七十餘丈。寬二丈餘。橋身用鋼條釘合而成。行人道上

則用木板鋪墊。橋下築石台四個。橋即架於其上。在狂瀾洶湧的高河上。工程不能不算偉大。然所用的材料。則未免有點瘦細。當重物經過時。橋車常覺搖動。較之上海的白渡橋。似嫌遜色。橋的北岸旁山。山坡上有一堆一堆的小宮殿式的建築物。遠看風景很好。橋的岸南就是蘭州城。高踞河濱。形勢甚覺壯嚴。

由黃河鐵橋回來。復隨張鄭（鄭尚航空家。黃浦軍校出身）二先生遊蘭州名勝的玉泉山。山在南門外一里許的地方。由南門雇騾車半小時而達。山上殿宇林立。由東而西。由下而上。曲折而築。在東的叫東龍口。在西的叫西龍口。入山門由東龍口循坡而登。腳下山泉湧出。淙而鳴。乇小蓬萊旁有甘露泉。泉水已涸。再上有一座壁立的石岩。泉由石罅射出。急如飛瀑。情趣奇絕。左折上酒仙殿。有掬月泉。清澈見底。左右另有兩泉。惜未見泉名。我們由酒仙殿上臥佛殿。佛龕神具。輝煌宏偉。一佛橫臥龕中。長逾三丈。渾身金裝。奕奕如生。左右羅漢百餘尊。或坐或立。或走或奔。姿態各異。雕刻俱佳。由此再上有太昊宮。武侯殿。千佛閣等。各殿匾額。大都題自清進士邑人劉爾炘之手。我們由青雲梯登最高一殿。已在山腰。俯視蘭州城。小小一團。而屋舍竟卑小如雞塒。黃河因沙灘而成一小套。合方方的蘭州城。綴成一個「凸」字形。堪稱奇觀。

山上各殿。大都沒有酒肆茶店。且兼管煙攤生意。我們上最高一殿時。見神台旁有一榻。男女相對。一裝一抽。極奇形怪狀。而殿窗緊閉。阿芙蓉的氣味。充溢迷漫。厭人欲嘔。一邑的名山勝地。竟荒唐至如此。可勝慨歎。

我們由別路回到下面的大雄寶殿。殿宇廣巍。台閣儼然。中有橫匾。上書五泉的史實。大意謂漢將軍霍。討匈奴來蘭。於山下鞭卓地。有五泉湧出。因以為名。明洪武時曾廣建佛寺。後經清乾隆時撒匪之亂。及同治八月回匪之亂。焚毀殆盡。旋經官紳重建。始復舊觀等云。

我們出了五泉山。仍雇騾車而回。路上據鄭先生說。蘭州可資遊覽的地方。惟黃河鐵橋與五泉山而已。實則五泉山較之我們浙江的名山古跡。大不足道。蘭州雖為甘肅的省會。而城垣狹小。不抵南方的二等縣城。全城的街道較為整齊的要算南門大街。城內居民約逾十萬。漢回雜居。貿易最盛的就是大煙。水煙。黃煙民食須購自他處。在蘭州郊外所能看見的。只是纍纍的罌粟和青綠的煙苗而已。

廿五日。今晨大家去吃粥。吃好復出西門上黃河鐵橋。在橋的北境讀彭英甲撰的橋史。據謂鐵橋未興築前曾用鐵鏈浮橋。光緒三十三年二月。由美工程司滿寶本等動工。宣統二年六月落成。共費三十餘萬兩。由統捐溢收項下提撥等云。

我們由黃河橋畔復雇騾車再遊五泉山。天將雨急回。在山門分食西瓜。無車。步行經南門大街。抵旅舍已在吃中飯時分。

下午把幾件衣衫和幾本書綴成兩個大包裹。託郵局掛號寄上海。寄費五元餘。因滬鈔不收。往返兩次。

夜飯菜有清燉全鷄。紅燒嫩肉及獅子頭等。貪菜好。連飲了兩杯白乾。過後弄得神志昏迷。倒床沈睡。客來許多。說話都沒有聽清。九點鐘醒來。聽陸先生說。客人的話談及的

大都是甘政的黑暗。甘民的痛苦和青海的大略情形。有某客說。甘肅區長訓諫所。招收一般中學畢業生。預備充各區的區長。受訓練的連算術還弄不清楚。在甘肅進中學讀書的。不但連膳宿費都可不繳。校方每月還須給每生學薪三元。蘭城的甘肅學院。校方每月津貼每生七元。甘民對於令子弟入校讀書。有像被徵發做夫役一樣驚恐。總是千方避免。有錢的竟至買一個窮孩子充作已子。送學校蒙蔽。以冀把己子藏匿。思想的愚鄙幼稚。令人慨歎。又有某客說。這次中央派孫殿英入青海。青海人羣起反對。難免發生糾紛。但青海人受鞭韃恣睢。虐待歧視已久。現正淪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把望有誰會來秉廉治青。不抱土皇帝的野心。使他們能早見天日。青民對於孫究竟未有如何認識。羣起抗拒之舉。似有可猜的必要。青海爲漢回蒙藏聚居之處。如果結局形成軍閥的老把戲。則中國的危機。從此不可收拾了。

廿六日。今天上午忽然下起雨來。使悶居旅舍的我。引起了無限的愁思。直到吃中飯時分。甚麼都沒有做。偶然也曾到街上去看看。可是路淳難走。終於縮足就回的。

下午突然忙了。直忙到五點鐘。因爲牲口已雇定。明天決定要走了。

吃了夜飯。整理行李。把五只箱子併成三只。貼了封條。寄存在旅舍內。把必需的衣物務求其少。紮成幾個小包裹。預備掛在各頭的牲口上隨身攜帶。

當晚有省政府視察員張文郁先生來訪。牲口是他以省政府的名義代我們說好的。張先生遊歷過西北邊陲多處。見識很富。

廿七日。今晨老早起身。準備好一切。等候牲口到來。

牲口是五匹騾子。張文郁先生同着趕騾的三人帶領來的。我們把簡單的行李交騾夫掛上騾鞍。便跨上去先騎到騾子店。騾夫把飼料裝上另一騾。撑櫃的寫就脚票。於是又驅着向西門而去。

在騾子店裏第一次看見了兩個番婦。裝飾和我從前在照片裏看見過的一樣。我因爲進了青海之後。將更和他們多接觸。所以並不十分注意。只覺得是件新奇的事罷了。

騎騾子出西關。經一番查問後。便沿黃河向西緩緩走去。騾走比人的步行慢。確使人有點不耐煩。顧先生心急難耐。竟棄之獨自走去。我仍以爲是件新奇的事。很高興地拉着騾韁。牽着鞍索。顛顛倒倒。搖搖擺擺的給騾載去。我騎的是一匹純黑而閃着烏光的牝騾。高頭長鬃。軀幹肥碩。騾夫叫牠做黑風駒。我因爲沒有見過騾。起初曾把牠當做是一匹很雄健的黑馬。牠的脾氣很不好。一路跳躍不停。蚊蠅又偏向牠亂螫。使牠暴躁如瘋。我開始很小心。兩手把持得很緊。過後便練成了老手。泰然不顧。只管手鬆攬着轡頭。兩眼便左右看着野景了。

行廿四里到白雲觀。觀築於山坡上。結構很考究。屋形左右都成對稱。亭閣相對排列。旗杆兩旁亙峙。當中觀門上還畫着很精細的畫。

過了白雲觀。四面都是烟霧濛濛的光頂山。當中一片平原。滔滔的黃河曲折貫於其間。四圍除了流聲之外。還聽到水車的轉動聲。

在這一路上。黃河邊的水車很多。車輪直經。大的竟達二丈餘。黃河的急流衝激輪翼。

輪不停的繞軸迴轉着。全輪有翼五六十面。每翼都裝有長方形的水箱一個。水箱隨輪上下。下面的裝滿了水轉到上面時。因底口已倒置了。帶上的水便傾倒在預築好的木溝上。木溝接通田溝。田溝分布到各田畝裏。於是田畝便受到灌溉之利。據說一台水車。可灌田三四百畝。每台的造價約三千餘元。用上等楊木造成。創用者不知是誰。但知開始使用到現在已有三十餘年了。

我們騎着騾一步一步前進。這時候烈陽當空。交威逼人。我們渴不能耐。便在瓜田旁的小攤上買西瓜潤口。這裏的西瓜確很便宜。一元錢可買很大的五個。剖食時瓤甜如蜜。汁涼如雪。據種瓜的說。這裏石田（田面堆上一層大石子）很宜於種瓜種煙。每畝可收瓜三百餘個。可續種三年。三年後田質變瘠。須改種水煙或大煙。種煙幾年之後。仍可種瓜。種煙的收護也很可觀。只是賦稅繁重。所餘無多。仍有不夠謀活的可慮。

下午一點半息於西柳溝的教門館。五點鐘到新城堡。這裏離蘭州已百七十里了。依騾夫的習慣。乘騾到此算其第一站。我們進了一家宿店。情形和進永壽的鼠洞一樣。只是少了一羣蒼蠅。却增了不堪臭聞的馬糞騾尿。店主婦面目癡惡。小脚伶仃。彼此說話都不懂。男主人不在。店裏沒有別的人。一切都由我們自己動手。夜飯則由我們的黃先生自做。白蘿蔔片煑麵。我一口氣吃了五碗。

廿八日。今晨三點三刻。騾夫就來催起。我們連忙從黑暗中收拾行李。在這裏雇牲口有一個成例。第一天須由客人催騾夫。第二三天騾夫便要催客人了。

四點三刻動身。五點三刻便到黃河渡口。這裏離新城堡約十里。黃河到此。因有沙灘之阻。流勢稍緩。然仍激力千鈞。毫毛不浮。渡船長四丈餘。闊丈餘。深不滿三尺。載客三十餘人。騾驢二十餘匹。貨物千餘斤。橫渡黃河。需時二十分鐘。我們登了西岸。復走山道十里許。乃騎騾向西。

十里上青石關亂山。山石崢嶸。錯綜笱立。而山壁陡峻。有如建瓴直下。我們一步一攀。經半小時之久。始息於山麓的遠家村。

下午一點半息平安鋪的教門館。各吃了一碗淡湯麵當中飯。這裏距第二宿站黑嘴子只有二十里了。（已走了六十里）四時左右。便進了黑嘴子的一家宿店。

黑嘴子是永登縣屬的一個衰落鄉村。仍歸屬於甘肅省。全村有居民三四十家。也有賣洋雜貨的小攤頭。當夜即有享堂鎮的便衣兵來查夜。

享堂是明天將到的第三宿站。爲駐青海陸軍第九師第二騎兵團部駐防地。黑嘴子不入其管轄範圍。派兵查夜。而且又是便衣兵。未免有越俎代庖之嫌。

廿九日。今晨五點鐘動身。晨光曦微中駕着騾子僕僕而行。蒼山罩霧。黃流（湟水。係黃河的一源。青海的一著名河流）興波。廿分鐘又登亂石山。山勢更險於昨天青石關亂山。山基起於湟水邊。下坡後須繞山基行數百步。五寸小徑。介於石壁與湍流之間。既無可援手。又須接踵趾行。偶不小心。有失足之虞。我們攪衣先行。騾夫牽騾後隨。經二十分鐘始到山邊的新莊子。十里而到紅古城。

由紅古城再十里而到王家口子。已走了四十里。再走四十里便可到第三宿站的享

堂鎮。我們就在王家口子暫息。和鄉民談了一回話。

下午三點鐘過石灣村。發現自己的墨水筆又遺失了。今天到此已過三重亂石山。經過的情形和早晨過第一重時一樣。都須臨湟水而行。五點鐘過第四重亂石山。始到享堂鎮的對岸。

享堂鎮有湟水的別源流其旁。好像天然的戰濠。前面亂山爲其屏障。形勢險固。確爲入青之重要門戶。爲便利兩岸的交通起見。已架有一堅固之橋。橋北題「海藏要道」橋南題「令居古塞」俱由第九師長馬步芳具名。馬師長知扼守門戶的必要。特派馬團長駐此。橋上的守兵又深體上峯的令意。對於過客。恣意搜查。不失其細。我不幸全身衣袋都被查到。那黃牙老八。看見我袋裏的一口琴。視爲奇物。竟强自搶去。不嫌其嘴臭捫腹狂吹。好久不肯捨手。

治癆聖藥

肺形草

每服二元　每打廿元　說明書函索即寄贈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總發行

電話九一六三〇

中央信託有限公司

本公司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專營存款放款儲蓄保險堆棧等業務並經理房地產代買賣公債股票保管物品證券出租保管箱辦理認真手續迅速存息優厚取費低廉訂有簡章承索即奉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二七〇號　電話一五二〇〇

分公司漢口一碼頭五福里

虹口辦事處上海北四川路崇山花園路

九八八號

堆棧上海北蘇州路永康里十號十六號

民國廿二年 一九三三年「遷地」「重建」之

杭州西湖清泰第二旅館

◉創辦於清宣統二年西一九〇九年◉

◉新址　西湖新市場仁和路東◉

新立體式——建築　交通便利——地點　富麗堂皇——禮堂　幽靜爽亮——房間

照應週到——招待　呼喚靈敏——侍役　冷熱兩用——洗盥　衛生潔淨——浴室

抽水免臭——廁所　屋頂納涼——花園　無線幽揚——娛樂　較前低減——房價

本館創辦以來素承各界仕女軒然蒞臨感無既極茲因遷移伊始聊將優異諸點略如上述其餘不及累載更無向熟客過事吹噓之必要尚希垂鑒

清泰第二旅館謹啓

游天台山記（三）

徐•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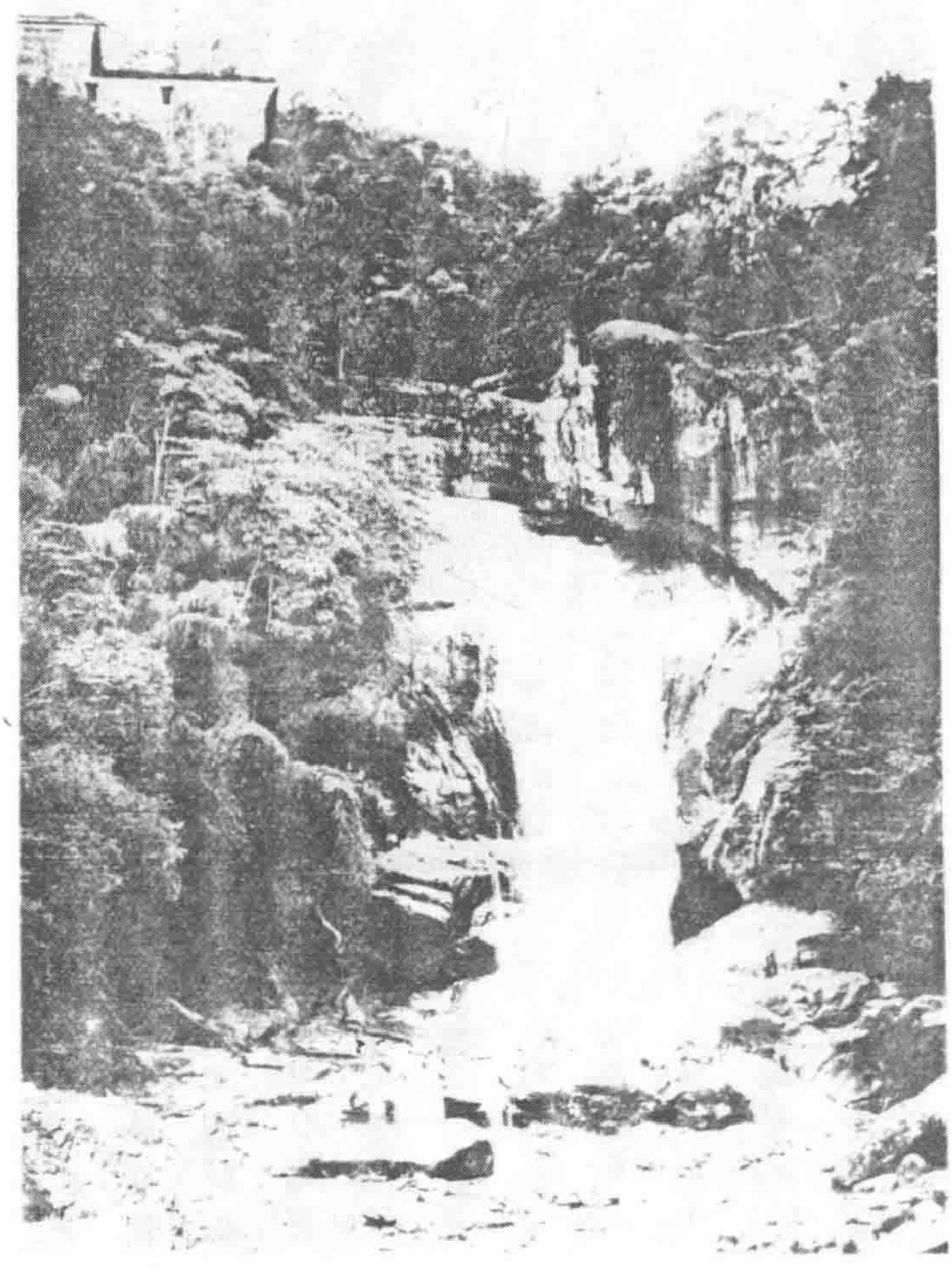


（七）

方廣寺石梁瀑布

月三日早晨由華頂西行。至方廣時尚早。先遊上方廣寺。方廣三寺。以上方廣爲最早。晉曇猷大師時建。寺面東。門前有金溪流過。又有七如來塔排列道旁。一如國清寺。大殿之後爲方丈。聯額頗多。額有翁同龢書之「方丈」。俞樾書之「禪心自得」。阮元書之「當作金聲」。俞樾又有聯云。「邀月替鐙。臨流作鏡。疊蘚爲褥。拓松作屏。」皆其最著者。余與袁翁等在此進茶。有頃。乃左達羅漢堂。上有羅漢五百尊。道光時。有慈溪胡應奎者。夢見高僧募化。因而助樟木。刻像數金。工畢運寺。有聯云。「真廣大神通。自北自南呈色相。度一切苦厄。即心即佛。了因緣。」余問寺僧以羅漢五百尊可有圖樣否。答言「有在天寧寺。寺壁嵌有羅漢石刻。可以搨得。」羅漢樓前爲藏經閣。閣中貯經十大廚。廚各七十二函。每函十帙。共計七千二百帙。經爲雍正十三年所刊。又有一碑。光滑黝黑。質地堅緻。二尺餘正方。旁有字云。「雍正五年

石梁瀑布



造」江南蘇州府知府溫而遜署知事照磨熊國壽監造」「一甲小甲莊李朋窰戶曹鳴玉」諸字。有阮元書「三台寶典」額。樓下有聯云。「龍藏曉翻金貝葉。天花春繡木蘭衣」又有聯云「四山滴翠環初地。一路聽泉到上方。」頗可誦。上方廣寺之景色。已盡在前人聯語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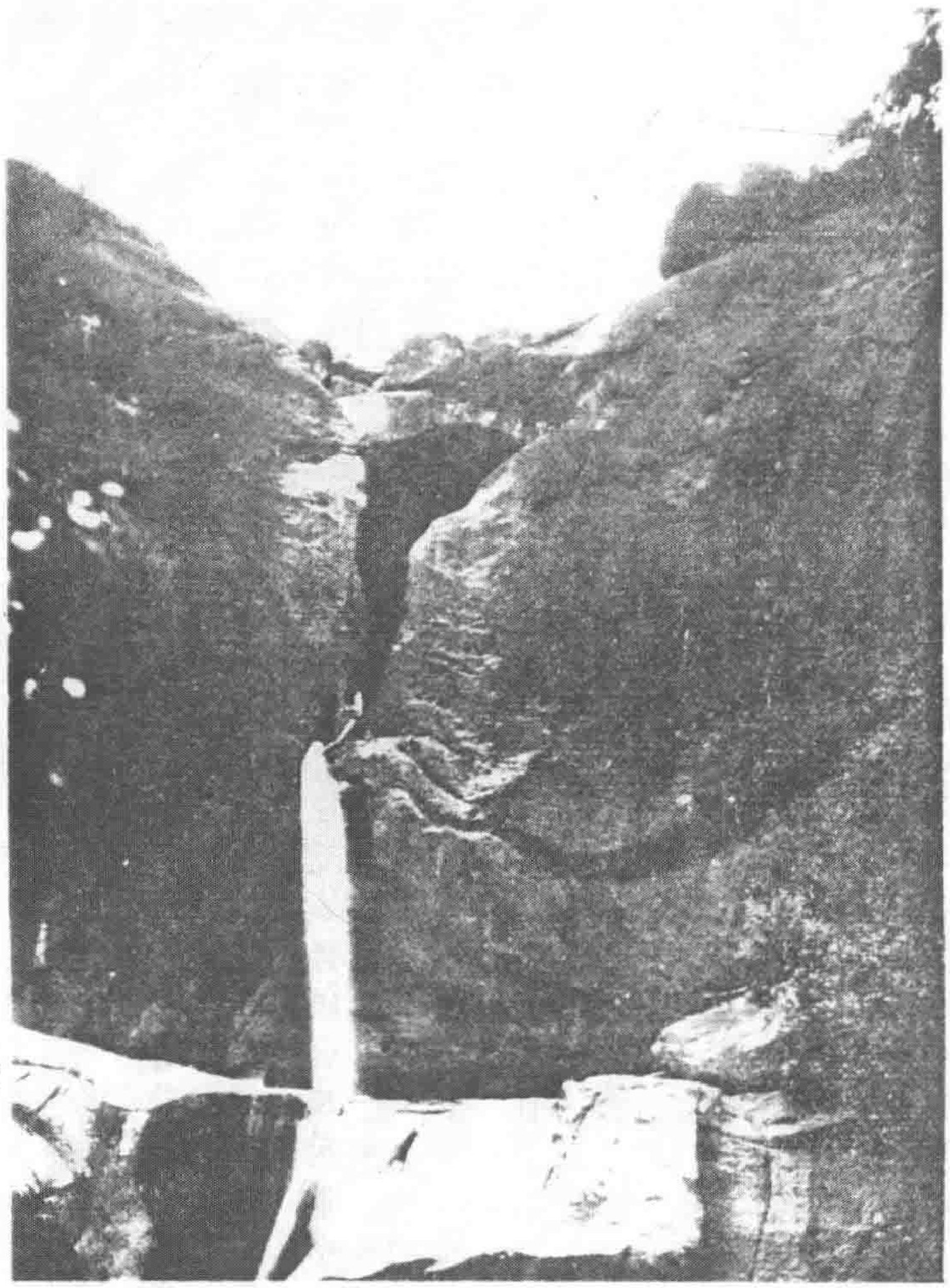
循金溪而進。溪聲可聽。濃綠不絕。掩映溪流。不百步。聞名震遐邇之石梁已近在咫尺。余是時不覺有石梁。祇覺有奇險之狀。縈於腦際。由中方廣樓外循石級而下。人方觀石梁。而余正在尋所謂奇險之處。聞諸人言石梁近端有石柱一。甫抵柱旁。輒驚心動魄。不敢近云。余視之。果有一柱。又有一巨岩橫貫東西兩崖。長約二丈。大可四五抱。梁脊平處廣約五六寸至一尺五。梁洞約高七尺。惟前臨下流。則有數十丈。對面有銅龕一。高廣三四尺。余在其上。不見有奇險之處。乃問曰「此即所謂石梁乎。」衆曰「然」余始覺過來人摹石梁之狀過甚。使人如墮五里霧中。苟不遊石梁。安知其真面目乎。余觀夫石梁之險。在其下。不在其上。在於人之目。不在於人之足。如以其狹。則桃源洞外之斜坡。螺溪釣艇之石門坎。足不得平伸。身不得直立。下臨千百丈。其行路之難。更有甚於石梁者。石梁長不過數丈。其上頗平。祇以懸於空中。遂覺目眩耳聒。相戒不敢往。余故曰。險於目。不險於足。余在東端。略走三四尺。亦無所異。祇以危言深刻腦際。遂不果往。則石梁之險。不在余之足。不在余之目。實在余之腦際。甚矣哉。觀念於人之深刻也。石梁之水。係由山南來之金溪。流抵梁上。會合大興坑西來之水而成者。又北流入新昌縣境。注入嵊縣之剡溪。而達於曹娥江。其流可謂長矣。石梁之下有「飛梁懸瀑」四字。梁之側面有「前度又來」「萬山關健」等字。石梁之上字更多。如「常住真心。」「第一奇觀。」「棲真金界。」及「大觀。」「噴雪飛雲。」「壽布。」「流雪曇花。」「神龍掉尾」等字。多有可喜者。題名可不考也。惟近人康有為書「石梁飛瀑」四字。殊可傳也。乃搨來一紙。

遊石梁畢。在中方廣寺少憩。寺原先為茅蓬。其前有曇花亭。後合併改建為寺。前樓高臨石梁之上。窗明几淨。宜進茶。又宜觀梁。遊客多休止焉。後樓為客

一七一〇六〇

廳。客廳與前樓有走廊相通。左右有石級。可以下樓。大殿即在客廳之上。中方廣寺無隙地可開拓。規模雖小。而幽雅宜人。有如樓台。余特稱之曰「近水樓台」一行經樓台之下。可通銅壺滴漏。蓋仍曇花路亭之舊也。旁有「蓋竹舊天」四字。署丁大榮書。

由中方廣寺前行。循石梁左側斜坡而下。即抵下方廣寺。寺內無甚名蹟。寺亦面東。方廣三寺。地址高下不一。以地勢稱上中下。山徑溪流。盤旋曲折。幾不詳其方位。下方廣寺前。佳竹成林。出竹林。下坐石上。可以上觀飛瀑。瀑由石梁而下。高數十丈。偶濺而為浪花。散而為細霧。動而為清風。滌蕩心胸。致足樂也。石梁飛瀑之全景。一覽無餘矣。既而中方廣寺僧喚進午餐。乃返寺。登樓俯瞰。則石梁又在其下矣。



銅壺滴漏

（八）銅壺滴漏　水珠簾　龍游潤

五月三日在中方廣進午膳畢。乃與袁翁等同遊銅壺滴漏諸勝。其處距方廣約六七里。由曇花亭過杉樹嶺。約二里許。前抵一溪。溪東來而西下。直超銅壺滴漏。乃折而西。循溪以下。約三四里。抵一村。即曰銅壺村。知距目的地不遠矣。復行一里許。忽見溪流陡落數十丈。余異焉。其上有巨岩。略平而有隙。大可

半畝。余乃至岩上。立岩前。俯身一視。見潭水油油在十餘丈下。不覺魄爲之動。如欲下墜。急抽身而退。遂俯伏岩脣。伸首探望。欲窺其奧。見岩壁凹入略如洞。内開而外合。内廣而岩門窄。深鎖潭水。岩壁皆光滑。如人工琢磨而成。更見水由岩隙下滴潭底。淙淙有聲。銅壺滴漏之名。其以此乎。余以在岩上觀。未能見其面。乃循山徑而下。抵溪石上。仰視銅壺滴漏正面。計分三折。自滴漏至上潭爲第一折。上潭水由左缺注入下潭。爲第二折。下潭水披離而下。流溪石間。是爲第三折。此銅壺滴漏之外觀也。余以溪流如此陡落。其前當順流而出。無復可觀矣。復思一處。焉能盡其三景。問諸袁翁。知其下尚有陡落十餘丈處。水珠簾、龍游澗、皆在焉。余乃隨袁翁前行。約數百步。循山徑而下。見岩上斜下三四丈。忽陡落直下七八丈。水由斜處流經岩隙。作波濤紋。滾滾而下。有如串珠千百條。掛於岩壁間。長倍於廣。又如垂簾。故名水珠簾。左側有一溝。蜿蜒而下。下狹而上廣。其横剖面。隨處可成圓形。狹處直徑約七八寸。廣處可二三尺。光滑異常。有如巨龍游於溝澗者。故名龍游澗。遇大雨後。澗中方有流水。水珠簾與龍游澗。一處而具二景者也。聞余等來處。有斷橋積雪一景。係一老木横架兩岩者。樹早已無。有景亦絶矣。遂不復訪。是時爲下午三時。袁翁率家眷。前抵戚屬家投宿。次日將遊萬年寺。余則以觀日出奇景。未償夙願。遂與袁翁暫別。約次日在萬年寺會晤。乃命擔夫肩行李。返拜經台。返時不由舊路。彳亍鳥道間。沙石醜惡。不利行走。下午五時半。乃抵拜經台。投宿庵中。

本日遊程。應另列如上。而日程則爲華頂拜經台之一頁。

（九） 萬年寺

五月四日。早晨。在拜經台觀日出奇景後。是時大風未已。寒威侵人。不能出茅庵一步。余置身其間。恍疑冬日。偶與山僧作曝背語。殊有奇致。姑再與天台山絶頂作半日緣。重來觀日。不知又在何時矣。

午膳時。風靜。氣亦漸和。膳畢。別山僧而出。下嶺。過華頂寺。循昨日故道而抵方廣。復遊寺中及石梁。真所謂「前度又來」矣。中方廣寺僧留余少坐。進茶

點。有頃即出。擬今日投宿萬年寺。乃由石梁上登嶺。折而西。過臻福院而前。十餘里不見村落。嶺脚溪頭。水彎山轉。約二小時。始過一山村。又數里下嶺。乃見紺宇琳宮。繞以牆垣。大可三四十畝。氣象雄壯。環山聳翠。古木參天。鐘鼓傳暮聲。悠揚入耳。知係萬年寺。是時大門已閉。乃款寺邊門而入。下榻光壽樓下側見殿後荒址頹垣。處處皆是。詢係去年燬於火。尚未興復者。未幾進晚膳。寺中遊覽。有待於次日。



水珠簾與龍游洞

五日早晨有雨。不久即止。袁翁及其眷屬等始來寺。余問彼來何遲。彼訝余尚留寺。別來二日相見快甚。彼等進香畢。即返城。乃別余而去。余乃往遊三井潭。潭在寺南三四里。出寺門。見有古杉二株。皆大可四抱。聞大處計有七株。後經伐去建大殿云。旁有如來塔。僅一尊。南行即抵伏虎亭。亭前有橋。橋邊亦有古杉一株。大如寺前者。乃過橋。循溪前行。又數里。溪石累累。數十步之外。溪水陡瀉而下。下臨數十丈。兩山夾岩爲壍。行者不能再進矣。由岩上斜坡下瞰。水由溪石冲口而出。數丈之下。流入一潭。潭形如釜。大可一丈。水成碧色。諒非淺矣。潭水流數丈而下。復入一潭。大小形狀。一如上潭。下潭之水。復流入下處。則不知其深潭亦不可見矣。聞台中某君曾下至第二潭。見第三

潭相距更遙。三潭之水。深有如井。故名三井潭。昔時遊萬年者。多不知其處云。

返入寺。前爲阡陌十餘畝。前殿有天台山農所書「萬年古刹」一額。殿中有明萬曆十四年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碑。乃搨來聖諭及年月款識一部分。過殿。有萬年寶鼎一。立於大殿台下。大殿與前殿同爲民國十五年方丈諦閑所募建。氣象巍峨。可稱其寺。大殿之後。若方丈。若藏經樓。若羅漢堂。若戒堂。若鳳鳴軒。去年遭回祿之厄。一舉而化爲瓦礫。惟西首光壽樓尚無恙。有額爲黃慶瀾道尹所書贈諦閑者。現諦閑已物化。寺亦不能復興。良可慨已。

考萬年寺亦開創於晉曇猷。寺址在天台山中爲最大。舊稱有屋千餘間。現已不可考矣。方丈道興適不在。寺僧寥寥無幾。均蟄伏不出。無應接者。其頹落一如其寺。久之。覓得一知客僧。詢以寺中典故。尚能歷述。謂東北首鳳鳴軒下有金沙井。井下有金沙。寺前溪上橋以七古木名曰七星橋。古杉沿稱羅漢松。羅漢初昇入時。暫置田上。故稱其田曰羅漢田。有「親到堂」額爲皇帝親到之處。七古木舊時曾伐其一。羅漢因而顯聖。故建一如來塔。以充其數。寺前路有九曲。故稱其池曰九曲湖。余隨問。即能隨答。雖不見盡屬確切。然可領略萬年寺之一二矣。大殿後地上。有一大鐘。西首念佛堂。有「親到堂」額。而王文治『令法久住』額。已隨火化矣。萬年寺名震天台山。一時雖屬淒涼。終有重興之一日也。午膳後。即離寺往桐柏宮。

(十) 桐柏宮

五月五日。出萬年寺。南過羅漢嶺。即爲鐵船窩。其處有田一帶。凹入山嶺間。頗似海濱船塢。故有是名。東南行爲火石岡等處。前會方廣大道。以返於龍王堂。計十五里。日前上華頂係由龍王堂折而東。至此乃由西而東。復抵龍王堂。成一圓形。龍王堂南行四五里。返陳田洋。復西行過公界嶺。直下。約十里而爲裏岙村。土地平曠。烟村三五。桐柏宮即在其前。紅牆宮宇。繞以長垣。其規模之大。頗似萬年寺。而清曠絕俗。爲山嶺間所僅見。是時天色將晚。微雲淡月。景色清新。爽心悅目。樂而忘倦。即投桐柏宮止宿。道人迎

入。余略坐。即起步宮庭中。見宮中大殿。僅餘荒址而巨礎崇墉。尚留遺跡。因詢道人知傾圯已七八十年矣。余低徊唏嘘不置。乃過西道院。瞻仰夷齊所祀處。有石像二。道人云「像自宋時輦至。背各有字。」余視壁間刻有碑記。知爲明隆慶（穆宗）六年所建。則其祠由來久矣。其左塑司馬子微像。右立台郡名賢位。如方正學等數十人。祠中牆上大書『首陽片石』四字。又有「百世師」額。有一道人守其祠。祠初名清風祠。後改爲清聖。民國甲子年康有爲遊其處。爲書「清風祠」額以復其舊。已而道人喚進晚膳。即至東道院休憩。桐柏宮全部遊覽。有待於次日。

五月六日。上午遊瓊台而返（另記）因詢道人觀中古蹟及碑記。道人答曰。「碑在田間。多爲田夫所毀。古蹟亦多荒落。少遺留。」乃出觀。見前有已圯照牆。其牆基尚存。長四五丈。厚二尺。石刻精緻。其高可想見矣。牆外田間有宋乾道（孝宗）年間所建「白雲昌壽觀碑」。余叮嚀道人。幸善保存古蹟。勿再荒失。宮前有溪曰女梭溪。溪上有橋曰花橋。皆古蹟。而道人不能述。大門上有「勅建崇道觀」五字。門外有石獅二。返觀中訪雍正時「勅建崇道觀碑」爲雍正十三年御筆。書法頗似趙孟頫。殊可觀摩。乃搨來一本。時已亭午。乃進膳。

午後觀紫陽樓。樓上供紫陽真人張伯端像。有大柴株二。其一形似象。其他一則多具虎形。道人云「此田蚰樹株也。」余視之。堅緻如石。亦可喜者。樓下中爲三清。左爲呂祖。右爲邱長春祖師。樓有額曰「大羅寶殿」。蓋即大殿傾圯後。併入紫陽樓者。樓前現已結屋數楹。上供王子晉太君像。東道院爲道人所居。亦結樓數間。均未落成。東廊有聯云「鹿豕與遊。物我相忘之地。泉峯交映。智仁獨得之天。」道人藏有康有爲書中堂一幅。有七絕云「桐柏金庭繞九峯。夷齊遺像自清風。不必西山採薇蕨。瓊台雙闕有仙逢。」康老來遊天台山。已有十年。死後亦數年。其遺墨更覺可貴。此老爲鼎革怪傑。近世奇士。與台山可稱雙絕。更千秋而萬歲。安知其不祀爲山靈乎。

相傳桐柏山最早爲周時王子晉所治。後稱王太君。虛實不可考。後至晉時。有葛洪來山煉丹。唐時爲司馬子微隱居處。唐睿宗勅賜建觀曰桐柏觀。稱極

盛時代。宋熙寧時。有張紫陽棲真於此。後改名白雲觀。又曰崇道觀。迨清雍正時復加勅建可稱復興時代。至今復荒落矣。不禁有今昔之感云。

（十一）瓊臺

五月六日。在桐柏宮早起。余以瓊臺近在數里。素有奇險之名。意欲先睹爲快。乃倩道人作嚮導。由桐柏宮西北行。見山麓有一小廟。題曰瓊臺廟。入廟一觀。見有古柏一株。穿屋而出。牆壁間有墨跡數行。薄而觀之。知爲康有爲書之聯語。曰『千年松繞屋八洞玉爲天。』廟爲鄉人禱神之所。無可觀者。乃出。逾小嶺。抵一村。曰塘裏村。行數里。抵百丈坑。下視其深莫測。前有岩嘴突出山際。蜿蜒坑中。道人遙指其盡處曰。「此仙人座也」。余視之頗似一牛飲於溪中。余等循牛背而行。約四五十丈。抵脊骨高處。下視壁立數十丈。無徑可循。見岩石嵯峨。略有樹株。乃去外衣。換草鞋。留行囊杖履於石山。僅懷紙墨數事而下。下時手足並用。或兩手抵岩以擎身。俾兩足流滑而降。或一手攀岩。一手挽樹株。俾兩足交替而下。約十七八丈而至牛頭處。爲一岡。左右兩側。驟削而下。循岡行五六丈。須登後腦。其處沙石參半。濯濯無寸草。扳岩而上。復流沙而下。其難更倍於前。然余鼓勇不已。約十丈。抵其頂蓋骨處。復須下四五丈。忽見有兩石並立如雙耳。中可通人。石高一丈餘。右石上平。更有一石。其形如馬。稱馬鞍石。石壁間刊有甲子二月康有爲書。右壁爲「瓊臺」二字。左壁爲『雙闕』二字。字大可一尺餘。古致遒勁。頗可喜者。余即搨來一紙。下數步。見左岩凹入作龕形。其大可坐二人。左側略高寸許。右側稍宛轉。稱仙人坐。余坐之。覺舒適異常。後有倚背處。左右有靠手處。下有安足處。前望兩山崖壁對峙。削立千仞。下俯溪潭。即爲雙闕。左闕之上頗平坦。有如臺。考即爲瓊臺。世祗知仙人坐爲瓊臺。實則非也。道人云。『月行中天時。則下映潭底。移西時。則沈雙闕而下。中秋觀月。最爲有致。』惜余不得目覩其景。然是時天空清碧。微雲淡蕩。清風迎面而來。身入其中。如滌去俗塵萬斗。栩栩欲仙矣。世稱瓊臺之景。爲天台山第一。良有以也。余來此不易。更覺留連不忍去。想及古今來有多少遊人。登臨於

其上。有多少詩詞。題詠於其景。此外有遊矣。或憚於登臨。登臨矣。而不善題詠如余者。徒發於天籟而不能以數語寫盡瓊臺雙闕之勝。乃若刻畫描摹以寫其萬一。余雖能之。亦不欲爲也已。

久之。乃欲尋所謂仙人足跡。因不知其處。且無增瓊臺之勝。徒爲世人想像之資。遂不復尋。乃循故道而返。上下數次。始抵牛背處。換衣履。而返桐柏宮。時巳上午十一時。

（十二）　歸途及遊後語

五月六日。午後一時。余巳遊畢桐柏宮及瓊臺。作返城之計。乃命擔夫束裝而出桐柏宮。南行登桐柏嶺。不數里。抵嶺巔。前望村落可數。下臨七八里。後髙而前下。余置身桐柏時。以爲巳達平疇。不知尚在山頂也。下嶺訪王雲山君。先是台中王輝山君。謂桐柏嶺下有瀑布可觀。介紹至其親屬雲山處。請其先導。是時抵王君家。承其款待。導余出村後。循山麓而行。一里許而見桐柏水。即日前遊桃源時。路經龜頂鄉所見者。水由桐柏嶺上落下數級。即直瀉而下。形如垂布。俗名孝幕水。殊殺風景。瀑下舊有亭。有寺。現無可見。壁間多摩崖。余不復尋。僅見『隱古』二字。其處瀑布惜太顯露。轉覺不甚著名。若藏之北山中。安知不列於奇景之林乎。

未幾即出。余以返城尚有十餘里。乃別王君而行。前經龜頂鄉。六七里。至落馬橋鄉。人指橋石謂余曰『此馬蹄也。稱神馬所踏。』余視之。頗似馬蹄。又指橋旁一樹枝曰『此連理枝也。』余視之。一古木下歧而上復合。姑領之。入城。仍借寓台中。天台山之遊。乃告一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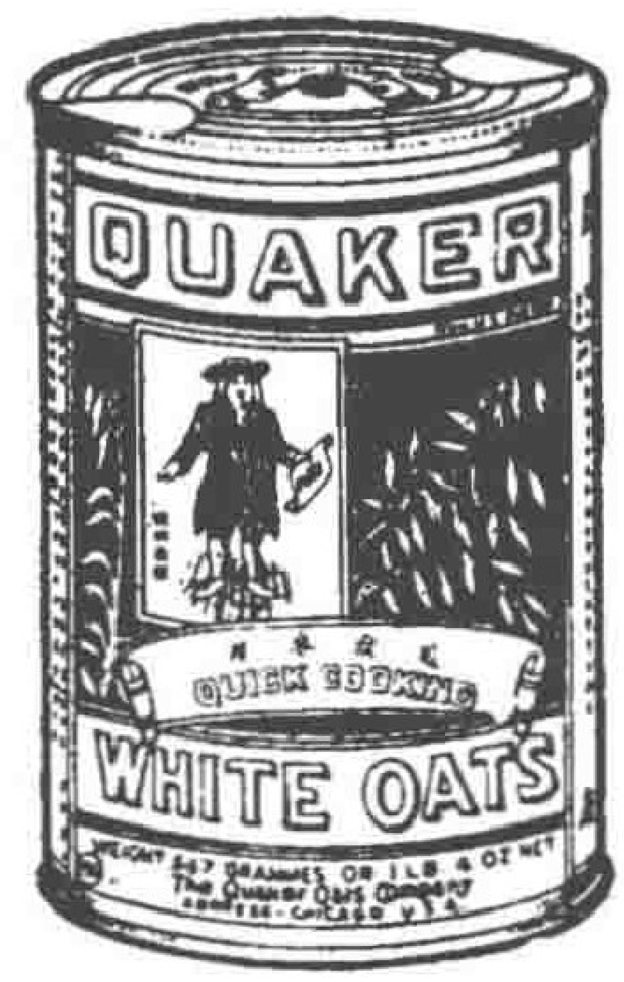
是遊也。費時十餘日。行路數百里。凡台岳主要山嶺峯巒。岩洞溪壑。宮觀寺院。有名勝可觀。古蹟可考。爲遊人所欲到者。皆經陟足矣。日間所遊。夜必記之。蓋不如是。即有疎漏之虞。辜負遊山之願。故余十餘日以來。頗費心力。略有成功。以餉後之來遊者。前人遊記多矣。或專尚詞藻。華而不實。或紀實矣。而形容過甚。余雖不文。然必實事求是。言之有物。庶不致有欺山水。山靈有知。其亦以余言爲然乎。

余對於各景。略有品評。論其奇則有石梁。險則有

桃源。怪則有銅壺滴漏。挺則有螺溪釣艇，幽則有瓊臺。雅則有桐柏。高曠則有華頂峯（拜經臺）偉大則有國清寺。古樸則有真覺高明。雄邁則有萬年寺。各有所擅。未可執此以衡彼也。



二分半鐘即可煮熟時間加長亦聽君便



兒童膽怯易驚。時或神經緊張。每由食物之配合失宜所致。蓋食物之中。鑛質鹽不足則腦筋營養不良。生活素不足。則發育與健康並受阻礙。炭水化物不足。則精力缺乏。是之謂配合失宜。桂格麥片含有養腦補身維護健康之種種重要元素。比量勻稱。為食品中配合最宜者之一。且味道腴美。煨之為粥。煮之為羹。煎之製之以成餅餌。不但經濟不費。而且手續極便。以其二分半鐘即可煮熟。君宜每日給與子女輩食之。

各地商店均有出售

桂格麥片
Quaker Oats

(二)

記雞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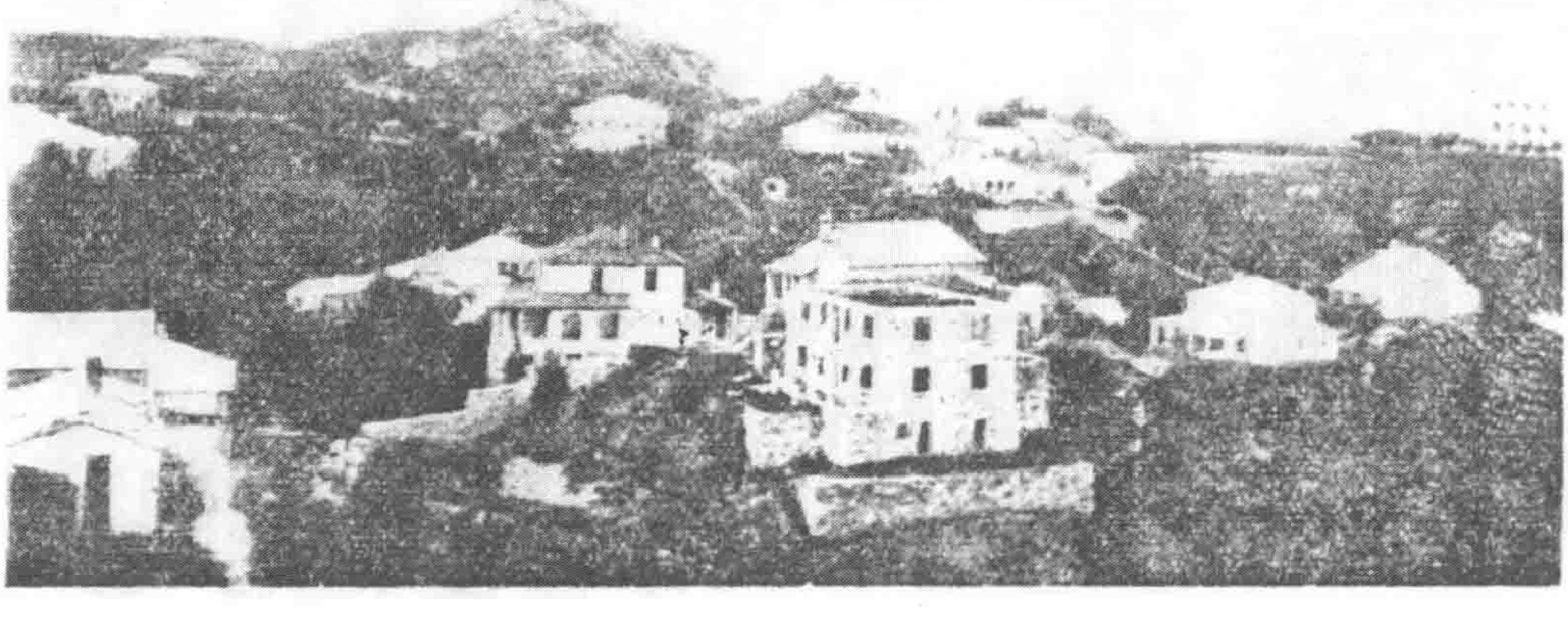
王主和

雞公山爲豫鄂兩省名勝之地。此遭因公赴豫南信陽一帶。同行者有同學及教授數位。自信陽乘車南下。所印入眼簾者。盡是連緜的山。灣曲的水。青的草。紅的花。綠的樹林。山頂道旁。時見水牛背負着牧童。三五人家。雜處於山腰之間。竹林被微風吹得瀟瀟作聲。瀑布不斷的打得像雪花一般。如此景像。一望無際。真使你感到大自然的無限美。而不願火車速行。

雞公山距信陽約七十里。山下有車站名新店。因便於遊人起見。故各站至此皆停。登山有二道。一爲新道。一爲舊道。新道寬捷。至山頂約十五里。舊道窄曲。所經者有高峯、深峽、緣林、青泉。但行走不如新道之便。且較新道約遠一倍。然遊人多就舊道。蓋其能使人盡領山中佳景。增加興趣之故。上下雖有兜子可乘。但遊人少稱健康者。多願自由行走。領略一切。

是山爲避暑勝地。中外人士。多購地築屋。以作避暑之用。亦有終年居其間者。因各國人士皆有。故房屋式樣甚

雞公山頂之別墅



多。概而言之。均爲西式。有樓高至四層以上者。有平房數間。走廊灣曲者。有月台寬大。階梯甚高者。有零散於山頂者。房屋之多。約有六七百所。均爲紅頂白壁。雜於綠樹之間。格外顯得牠美麗異常。

山有數峯。正南之大石峯爲雞公頭。其餘各峯盡生草木。山上大小各路。不是槐蔭夾道。便是松柏成行。行走其間。陰森幽倩。不見天日。且有各種運動場。游泳池。飯店。旅館。商店。禮拜堂。郵局等。遊人居民。皆稱便焉。山之東部。有瑞典學校與美國學校。據云以前異邦學生甚多。每至日落之時。散遊各處。採花捕蟲。裝飾得雞公格外的動人。夜晚琴聲四起。鳥語相應。加之動人的歌聲。怎能不使你如呆人一般的忘懷一切。心花怒放呢。道旁奇異植物甚多。有開花者。有結實者。大半不知其名。


清溪濯足

山坡間泉水甚多。向下傾流。均成無規石溪。石之大者約數千斤。有時聚水成池。清可見底。余等在山一日之間。曾沐浴四次。山之西麓有苗圃。向西開門。門上書有「避暑山莊」園內四處花卉。松柏榆柳。列植成行。道旁均有小溪。皆係由山上清泉引流而下。

余等係晨五時半就新道而上。逗留一日。除飲食少息外。兩腿不斷的四處遊觀。後由舊道下山。中途仍依依不忍去。每遇可尋味之處。必逗留多時。及至山麓。日光漸斂。夜已降臨矣。

近來因該處頗稱平靖。且常年駐有軍隊。故避暑者日多。實可慶幸。且該山現有空房甚多。由公安局負責外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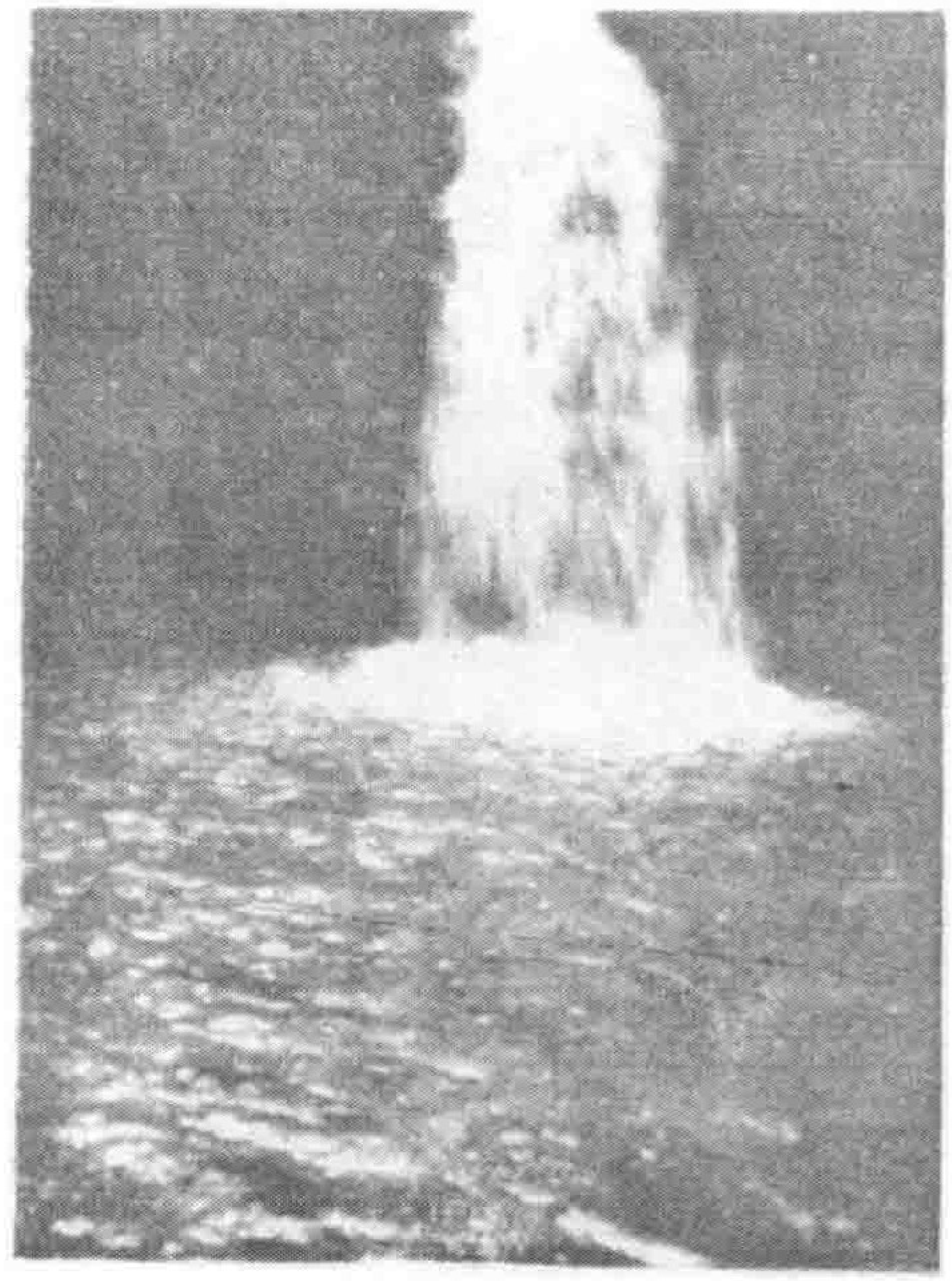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於河南大學

一七〇七〇

匡廬



偃松飛瀑



黃龍觀雨

仙人洞羽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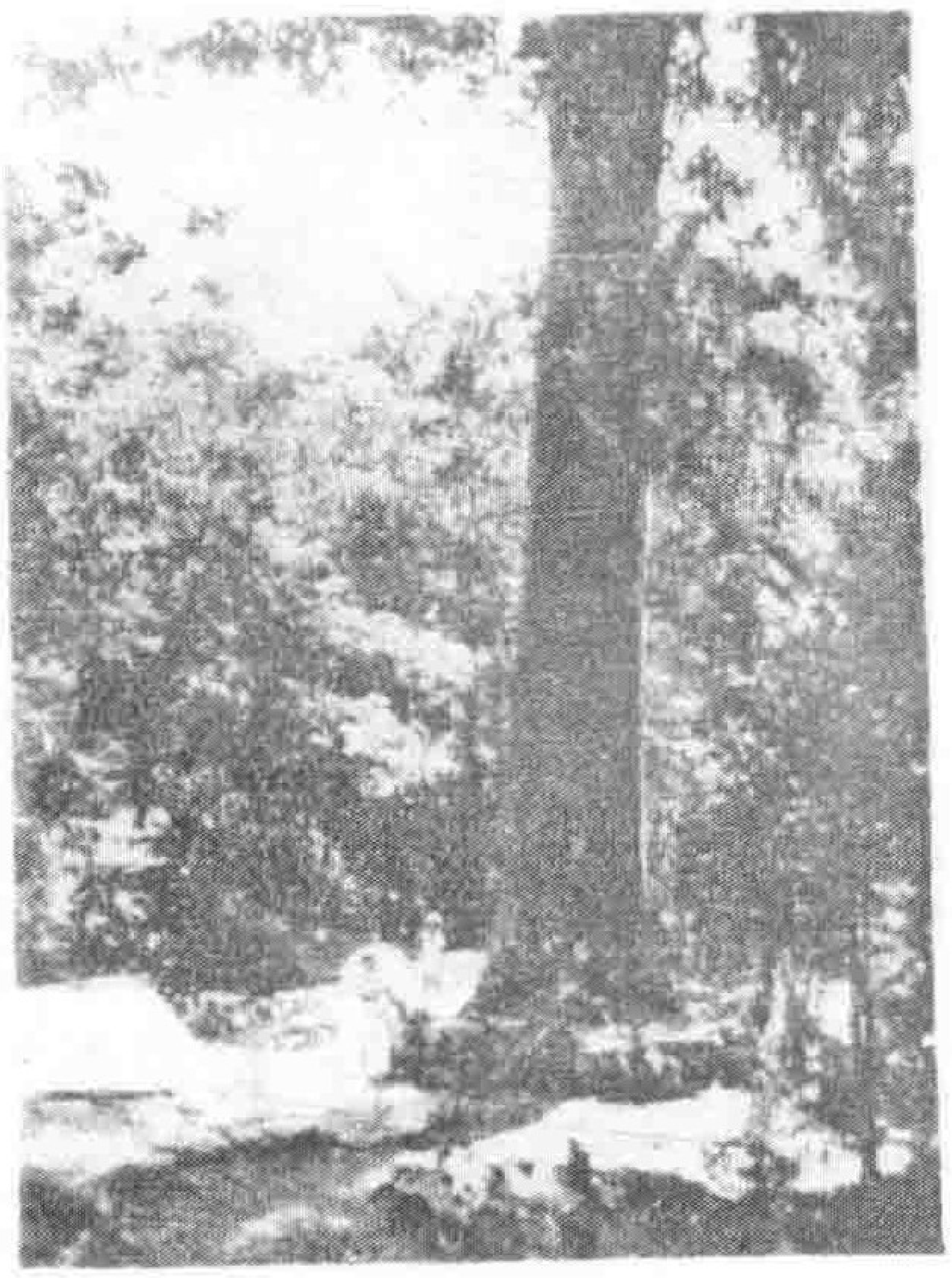


黃龍寺



丁惠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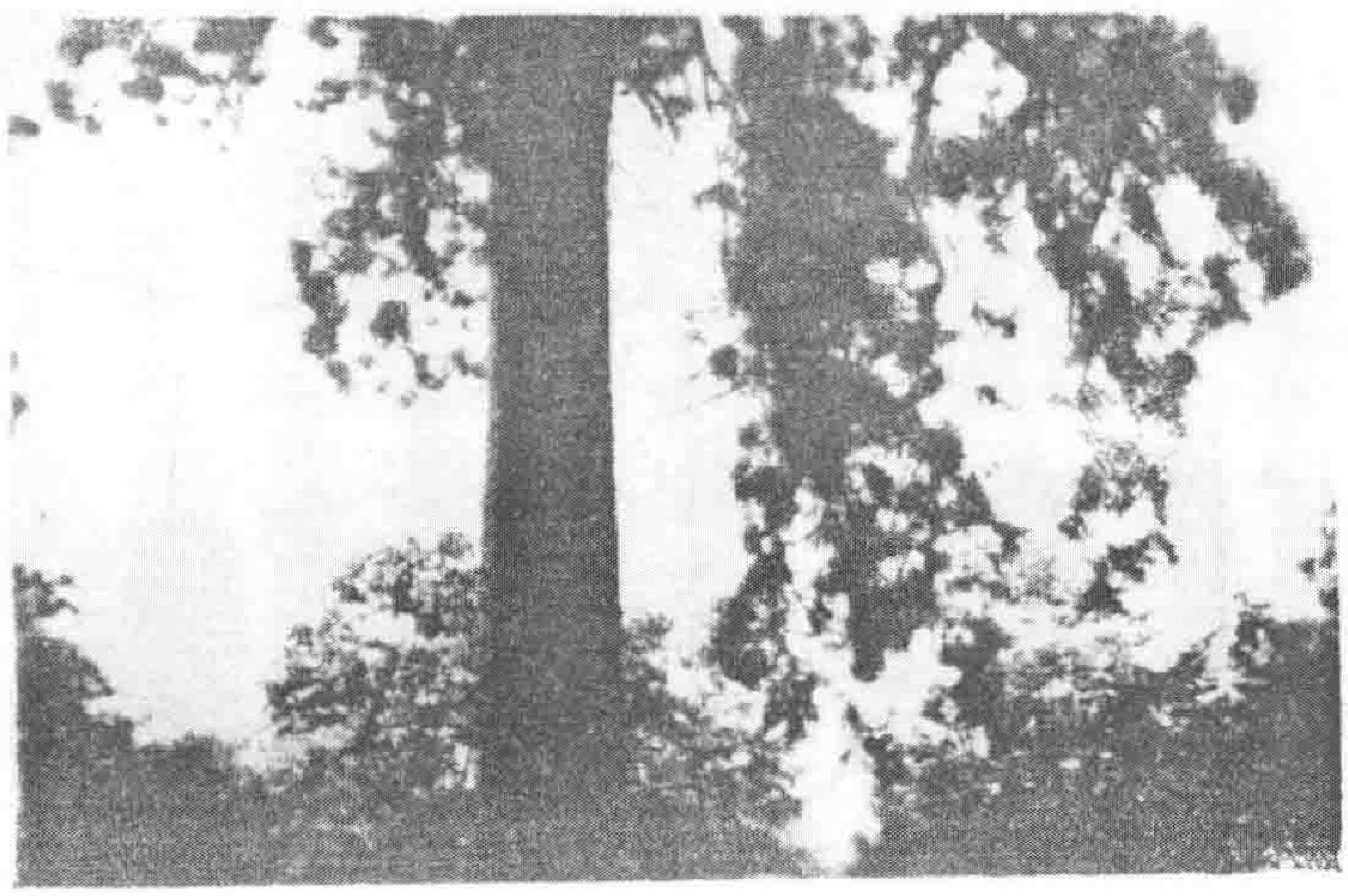
匡廬



婆羅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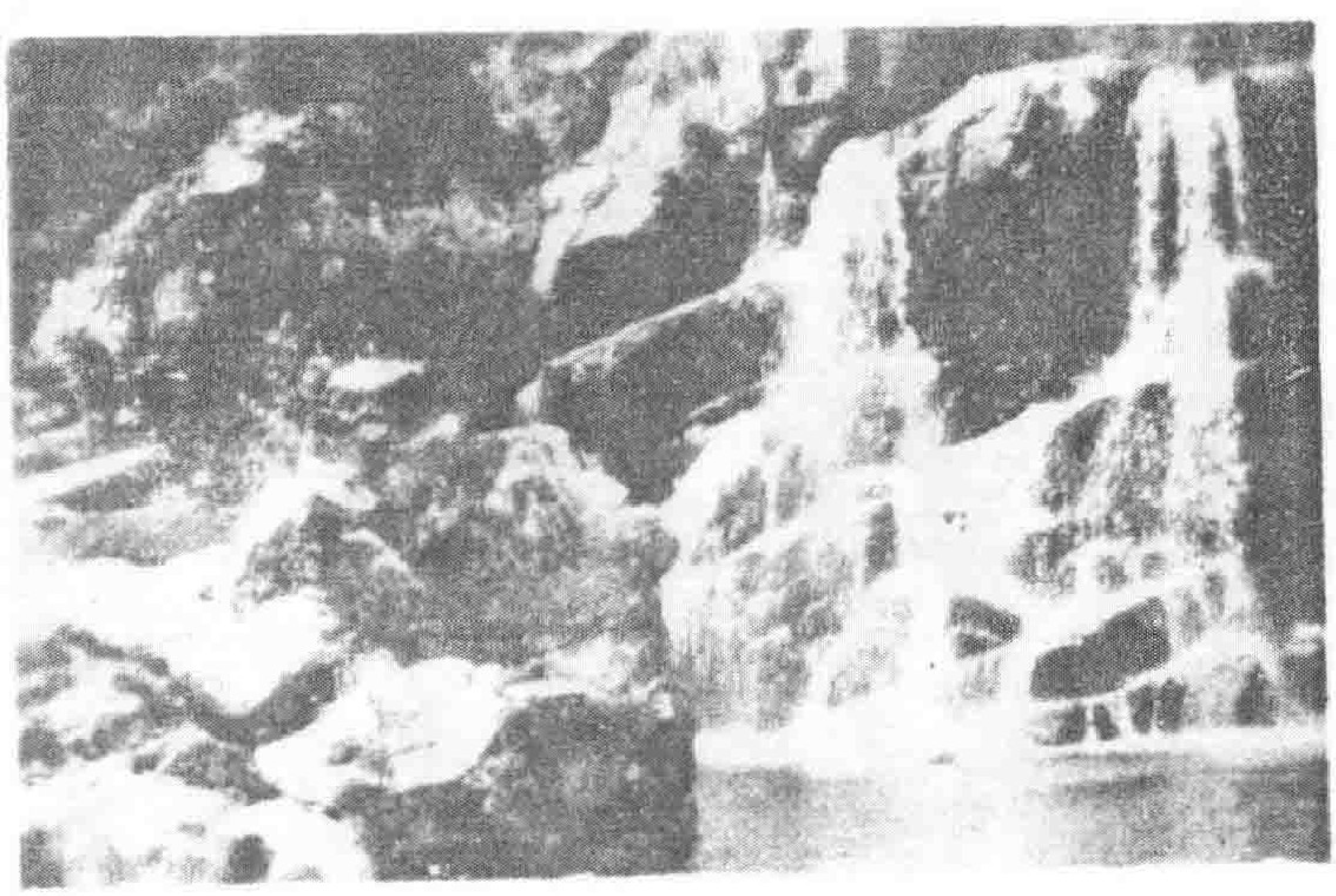
晚涼



婆羅寶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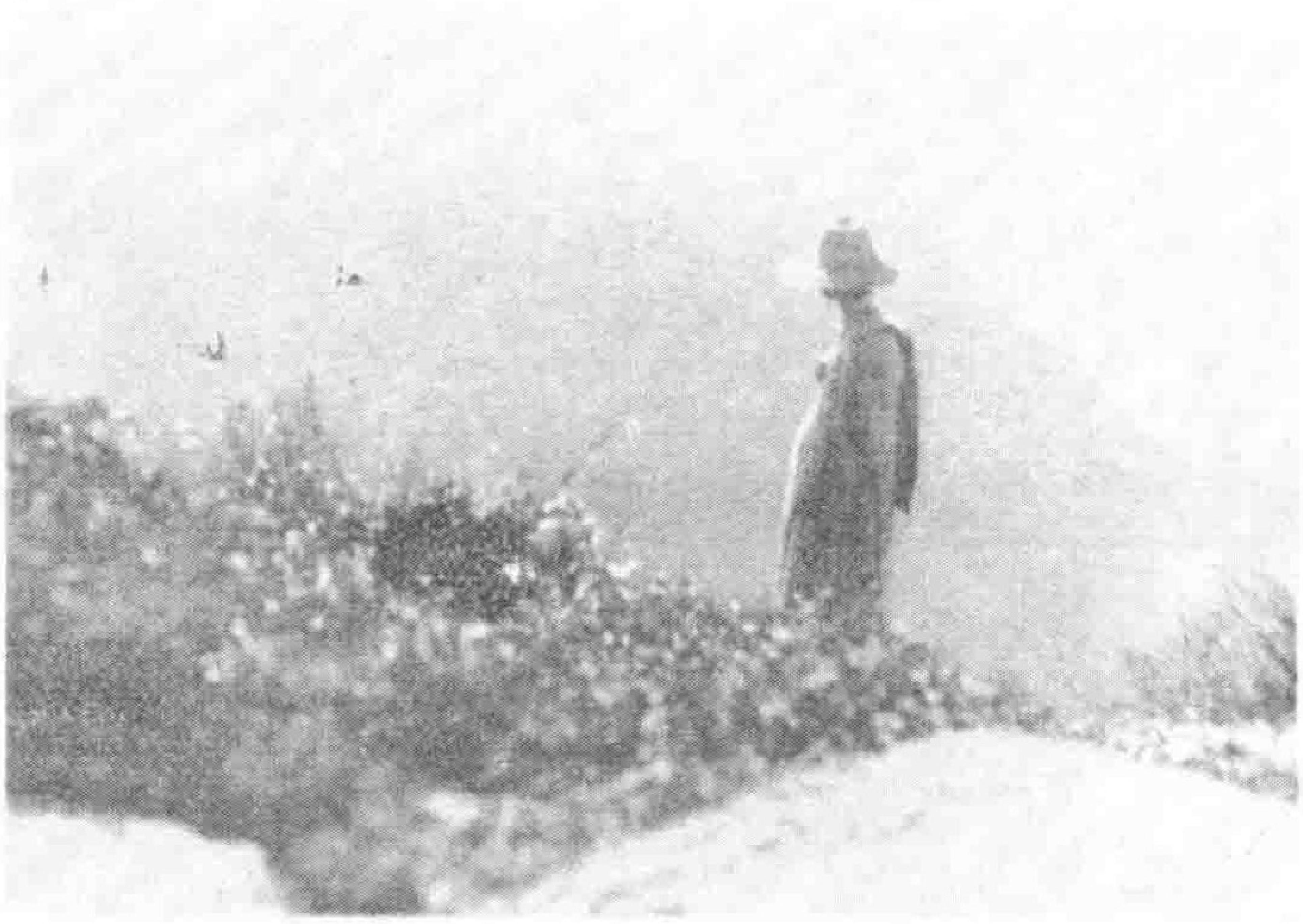
天橋



黃家雙瀑

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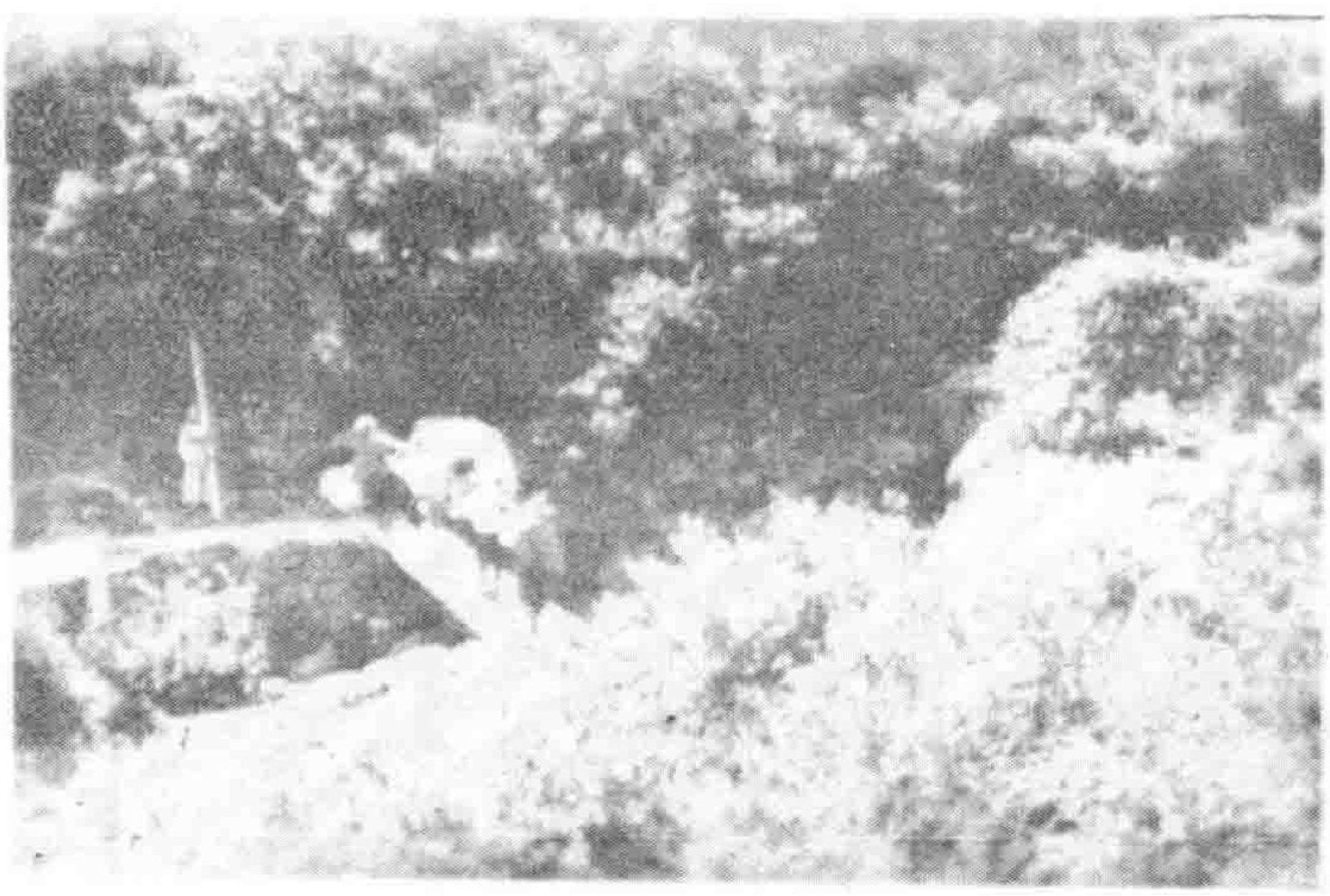
丁惠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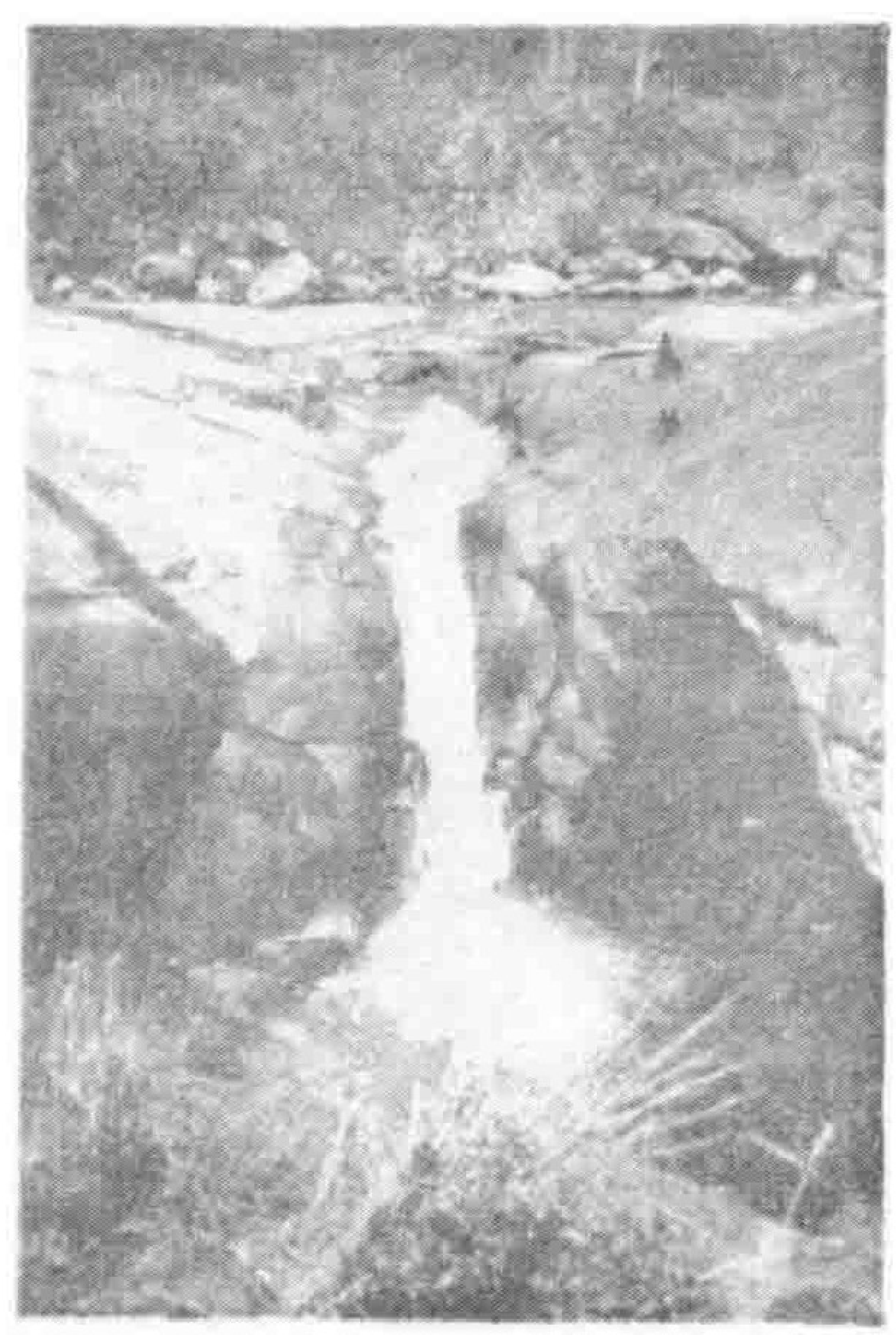
獨立蒼茫



樓賢寺



道中



聽泉



溪聲

匡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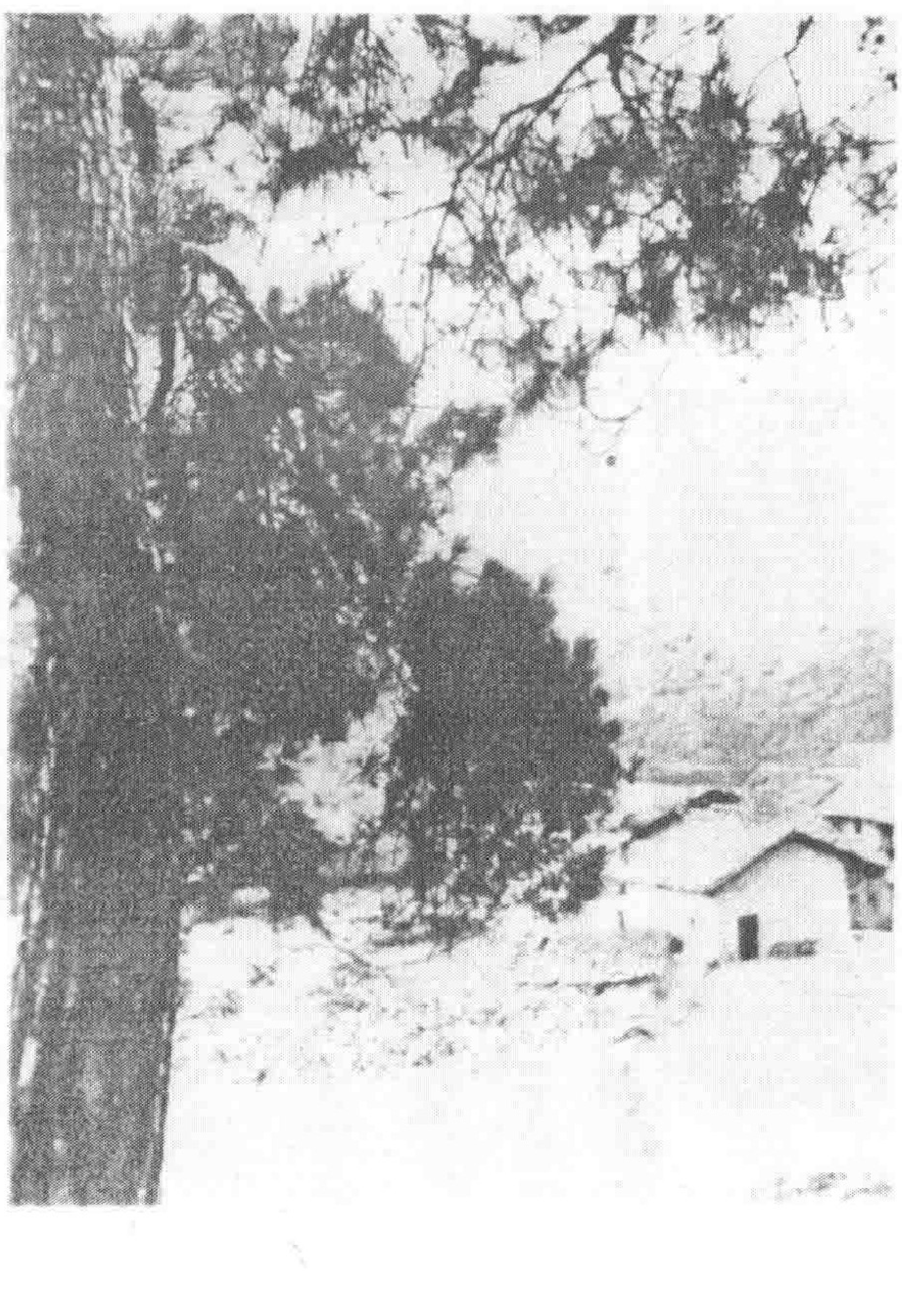


立盡斜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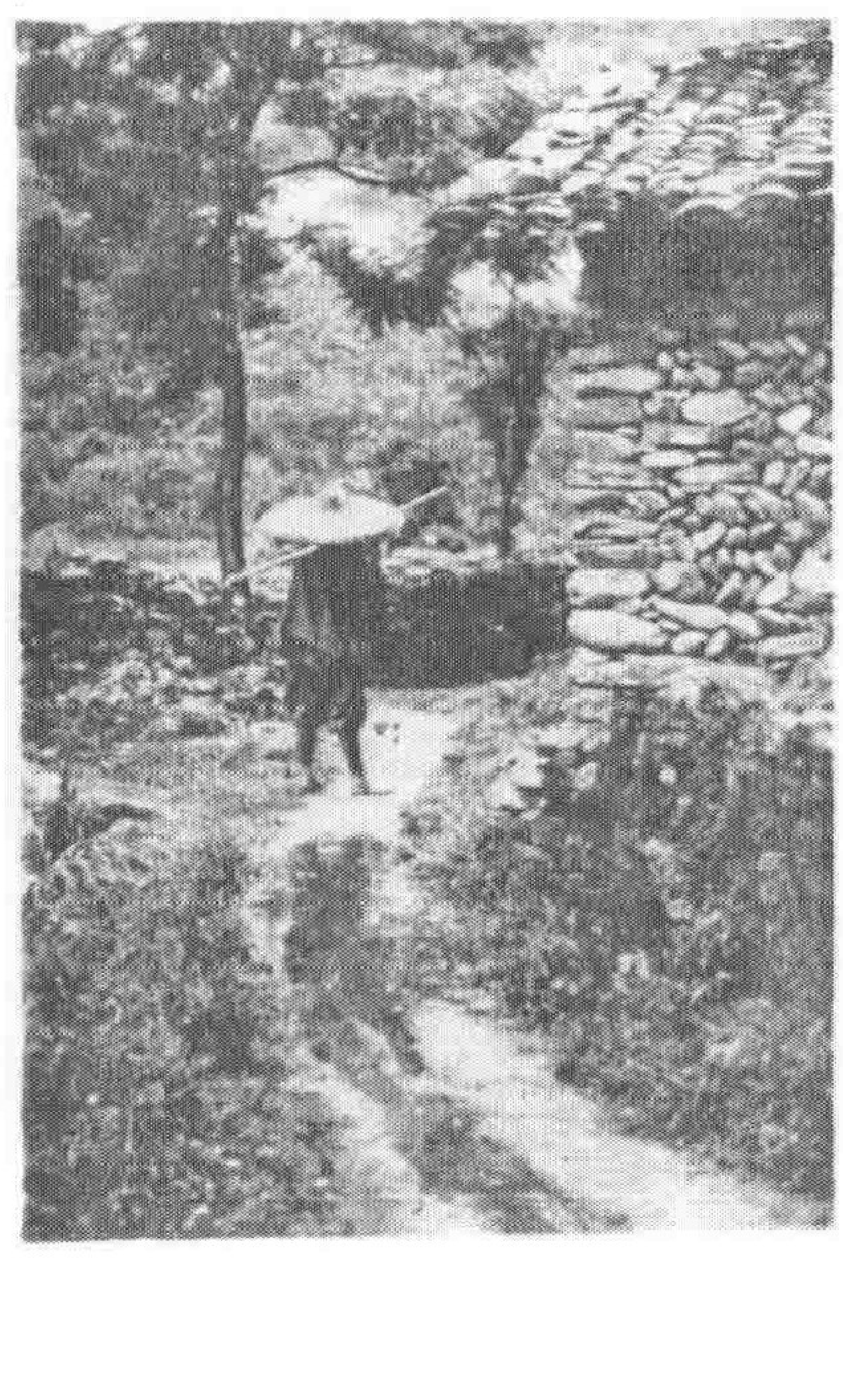


雨後荷鋤歸

山下人家



農家



丁惠康作

歐游追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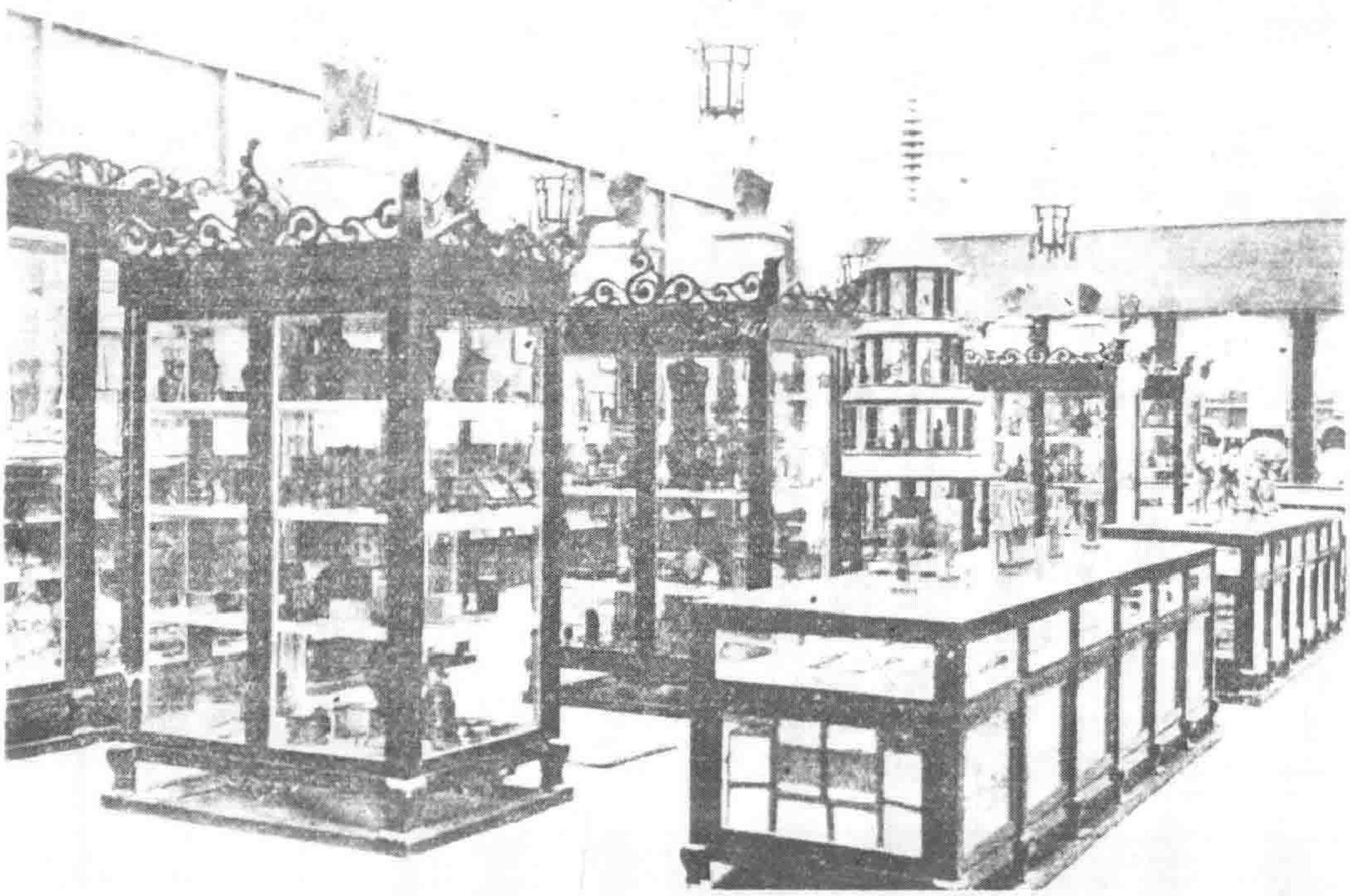
第二集（五）

褚民誼

在百年前比國乃荷蘭之一屬國。一八三〇年脫離荷蘭獨立自主。日漸興盛。歐戰時。又能主持公道。不畏强禦。寖假遂成爲歐洲强國。惟比國幅員極小。全國面積僅一萬一千七百五十方哩。人口僅有八兆。知不可以農產與世爭衡。乃以全力發展工業。慘淡經營。至於今日。就黎業斯（比國最大之實業區域）一地。每年出產品言。竟達我國國幣一千二百兆元。職是之故。日臻富强。顧其國人口雖少。乃由兩個人種組合而成。一爲法蘭瑪種。一爲窪龍種。前者性近德人。後者習近法國。此兩種人之言語習慣均各不同。而乃組成一個國家。相安無事。洵屬難能。法蘭瑪民族居於昂維斯。窪龍民族居於黎業斯。一九三〇年。爲其國獨立百年紀念。以故舉行盛大之博覽會。藉資慶祝。陳列其新興之工業品。以供世界人士之觀覽。博覽會之會場最初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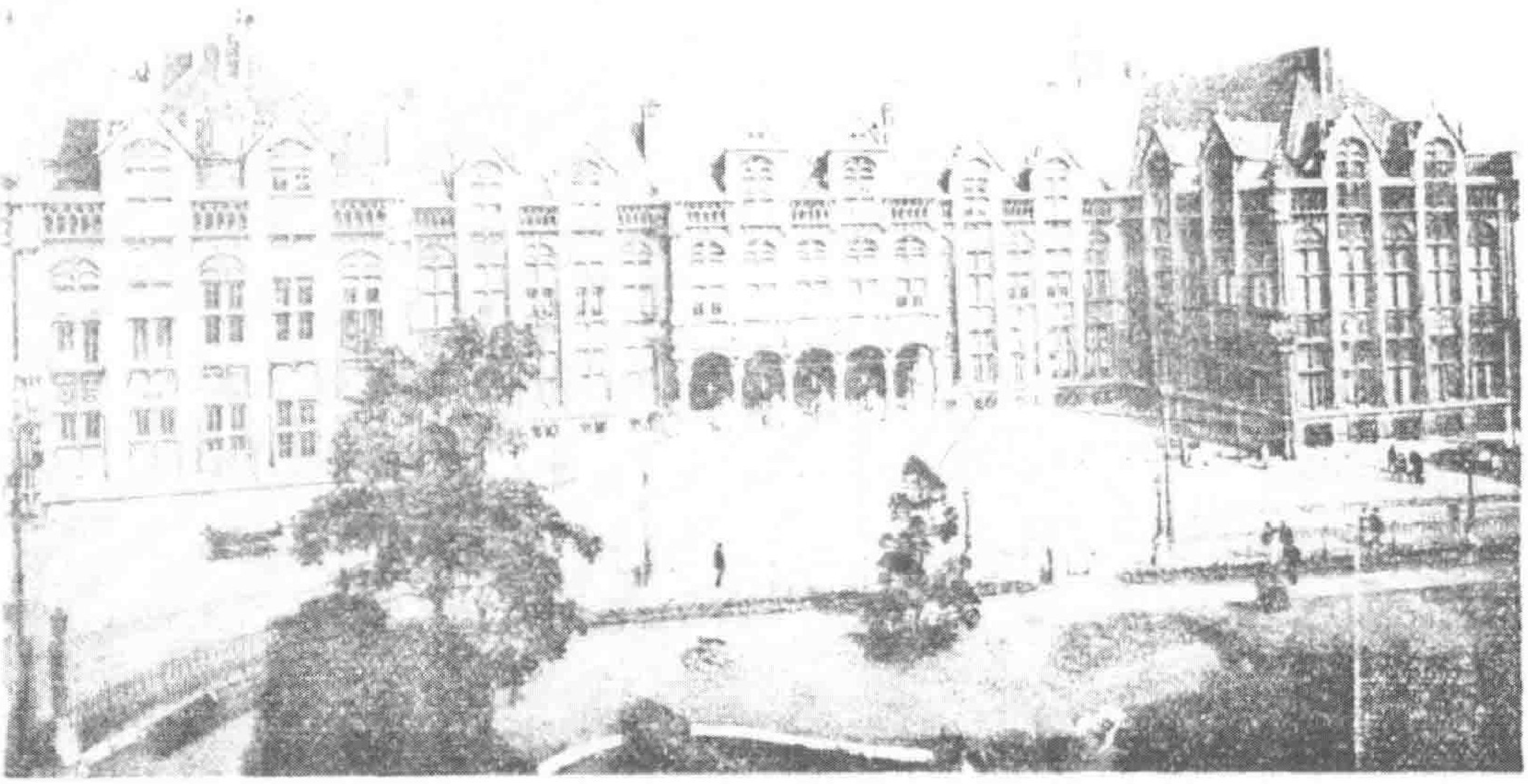
中國代表全體職員攝影　前排自左至右（一）農汝惠（二）劉錫昌（三）褚民誼（四）韓有剛（五）田守成　後排自左至右（一）許士騏夫人（二）許士騏（三）周世達（四）金壽峯



比國博覽會中國陳列館室內全景

京。黎業斯。昂維斯。三地之人民。各欲在其本地舉行。以求發展其本身之利益。力爭不已。經該三市市長協議之結果。因同時在黎業斯與昂維斯各舉行一博覽會。比京博覽會則定於一千九百三十五年。方始舉行。昂維斯地近海口。乃比國通商巨埠。故該博覽會之陳列品。注重航海事業。及殖民地之出產。黎業斯為比國工業區域。故該博覽會之陳列品。注重科學與實業。我國航海與殖民地。皆無事業可言。故僅參加黎業斯之博覽會。而放棄昂維斯。

昂維斯博覽會　昂維斯博覽會地形為三角式。面積約有一百二十四英畝。其陳列品最注重者。為航海殖民與運輸三部份。參加各國。均設專館。除陳列其本國之交通航海工具模型外。舉凡各殖民地之特殊出產。莫不盡量搜羅而陳列之。而於佈置上尤特別注意。適合各殖民地之真實狀況。使人行經其間。髣髴身臨其國境。各殖民地均在亞非二洲。關於各國管理殖民地之方法。教育衛生市政。以及經濟組



比國黎業斯省政府

織。與夫今昔不同之點。各種事業發展之歷史。均有圖表模型陳列。以資比較。使人參觀之餘。不得不驚服白人力征經營之毅力。吾國固無殖民地。不謂以我東三省之土地。乃因日人設置南滿鐵路。故竟被認爲其國之殖民地。其陳列南滿鐵道圖中。竟將東省滿鐵一帶土地。與其本國地圖。繪成一色。並製蠟人華工工作狀。陳列東省出產大豆高粱等。不啻明示各國人士。滿蒙乃日本之殖民地。當時九一八事件尚未發生。滿蒙固屬我國整個國土。經余與駐比代辦羅懷向日使及其參加博覽會代表。幾度嚴重交涉。始將各種侵犯我國國權之陳列品撤換。於此可見日人處心積慮。久以滿蒙爲其囊中物。故瀋案一發不可收拾。所痛恨者。負守土之責者。事先既無弭患之方。事既發生。竟不加抵抗。不崇朝間。以三省土地。拱手讓人。真千載之罪人也。

黎業斯博覽會

黎業斯博覽會。會場分爲南北兩部。供佔地一百五十英畝。南部爲比國美術館。及各省陳列館。陳列品僅屬於美術農業教育方面。會場爲一公園。具有園林之勝。有大禮堂可容數千人。開幕時比王曾於此宴請各國參加賽會代表。外交團。及各界來



比國黎業斯聖堡羅教堂

賓等。數達千餘人。盛極一時。北部會場。始爲國際陳列部。佔地達一百二十餘英畝。會場作一長方形。陳列品以科學與實業爲主。乃此次比國國際博覽會。精華所在。除各國陳列館外。比國自行建築者。有電氣館。金屬鑛冶機械館。運輸館。化學館。玻璃館。軍械館等。陳列品之精美。佈置之得宜。洵屬罕覯。茲分別述之如下。

會場之形勢　會場背山面河。廣闊平坦。形勢天成。加以經營適宜。益臻優美。場之正中。爲電氣館。此館之構造。壯麗絕倫。其前闢一廣場。爲集會之所。可容數萬人。場之中設極大之噴水池。噴出水花。以各色電光變幻而成。五顏十色。入夜觀之。尤覺賞心悅目。更前則典禮堂在焉。一切重要典禮。均於此間舉行。堂內設有廣播無線電。從事廣播音樂及名人演講。博覽會執行委員會設辦公處於此。凡關於會內重要事項。須告衆週知者。亦借無線電傳播。更前則爲寬廣之道路。兩旁餐館。咖啡館林立。以便遊人憩息之所。更前則爲美斯河。此河爲黎城最大之流域。市政府斥鉅資建新橋數座。均極壯麗。河旁設置遊嬉場。場內各種遊藝。無不具備。河下設有畫舫多隻。以利南北兩會場之交通。且有若



比國黎業斯沙勒瑪尼銅像

千船隻。附設臨時餐館及旅社。以招徠遊客。其中設備。異常富麗。惟收費較鉅。自電氣館折而左行。不及百武。即至西班牙館。建築亦頗美麗。其旁為玻璃館。此館之遊人最夥。熙來攘往。肩摩踵接。更前進。乃至法國館。此為黎業斯博覽會中最大之陳列館。佔地亦最廣。建築則宏敞壯麗。陳列則應有盡有。其旁為比國之軍械館。由電氣館右趨。巍然有石膏巨像矗立。其館之建築極形偉大。於壯嚴之中。寓有美感。斯則意大利館也。佔地亦頗廣。居於意大利館之前者。為瑞士館。館之建築。作四方形。四壁繪各地名勝風景。維妙維肖。瑞士固以風景馳譽天下。吾人行經其間。徘徊瞻顧。不啻遨遊瑞士一週矣。由瑞士館前進不數武。即至日本館。此館構造。殊形巧小。並闢其餘地。作一場圃。然殊無花木之勝。僅有小石數方。供遊人憩息之所耳。居於日本館之右者。為埃及館。其建築為宮殿式。入門處置有人首獸身之石像數尊。為特異之表徵。由埃及館前進。始至比國之金屬礦冶機械館。此館範圍最廣。可與法國館相伯仲。而陳列機械之多。猶且過之。其旁為運輸館。陳列最新式之火車數輛。居於運輸館之北者。為化學館。比國化

學。亦係特長。此館陳列品。種類最多。凡與化學有關之物品。可稱細大不捐。羅列無遺。

會場之交通　會場交通。除汽車公共汽車可以直達外。有數路電車。專爲遊人而設。往返頗稱便利其在會場之內者。則有輕便鐵道車。可資代步。以故會場雖稱遼闊。而遊人無足力疲乏之苦。且場內設有電報局。郵政局。郵務信筒等。設備均稱週至。

遊藝　各國參加賽會之人士。整日置身會場中。其藉以調節勞苦慰藉精神者。惟此遊藝。遊藝約分音樂。跳舞。影戲。歌劇。無線電播音等數種。歌劇不常有。僅西班牙館偶一爲之。無線電播音。則所在多有。且無時或輟。跳舞惟典禮堂與意大利館有之。音樂亭設有數處。樂師均屬名手。最爲可聽。影戲最多。除典禮堂逐日均有開映外。其他如法國館比國館等。亦時時演映。惟前者屬於娛樂性質。後者則爲宣傳其商品耳。顧一切遊藝。均係公開。不另取資。

餐館　會場中爲便利遊客起見。設有各種餐館多所。此種餐館。係由外人出資經營。向會場租地。租費綦昂。以故會場一飯之值。輒需數十佛郎。較之會外。價值倍蓰。惟此種餐館。其烹調各有風味。如法國餐館與意大利餐館不同。意大利餐館又與瑞士餐館各別。蓋各具有其本國烹調之風味。以故遊人多樂就之。餐館而外。咖啡館尤多。冷食店亦有數處。此等所在。取價較廉。乃全由比國人所經營。

各國陳列館

電汽館　電汽館位於會場之中央。佔地一萬五千六百平方尺。爲比國博覽會所建築。大別之可分爲三部。（一）國際陳列部。（二）電機陳列部。（三）比國教育事業陳列部。茲分述之如下。

國際陳列部　參加者有瑞典。中國。希臘。南美洲。凡納賽瑞辣。（南美洲兩小國）諸國。瑞典佔地三百平方尺。與中國同。希臘佔地一百平方尺。凡納賽瑞辣。佔地四百平方尺。瑞典陳列品之較爲特異者。有最新發明之自動電話機兩架。及電機掃帚吸收塵土器。無線電留聲機。變換電流機。工廠工作時計等。希臘陳列品。則爲地毯香水之屬。古色古香。古意盎然。凡納賽瑞辣陳列各種農產品綦夥。四壁懸掛各種攝影。蓋以其地近海。氣候溫和。物產富庶。而風景

一七一〇八四

尤勝。攝成影片。異常美觀。

電機陳列部　此部陳列電機無算。各種大小發電機。應有盡有。中以比國沙城電機工廠之六萬Valt發電機爲最巨。其他各電牀。避電流器。割斷電流器。電氣治療器。轉運材料機。起重機。升降機。造紙機。造電線機。自動電話機。無線電播音機等。均係新式。精巧異常。

比國教育事業陳列部　比國黎業斯省。爲比國最大之工業區域。黎業斯大學。素以工科著稱。課程設備。均稱完善。比國工業之發達。胥賴乎此。此部陳列黎業斯大學各種學術之種種設備。教授方法。學生成績。足以表示比國立國之精神。文化之寄託。各種學術如地質學。測量學。古生物學。機械學。植物學。採礦學。醫藥學。以及煉鋼燒磚冶金之專門學術。均分別門類。各有系統。依次陳列。其中圖畫模型標本。固多不勝數。而教授之著作。博士之論文。尤琳琅滿目。瀏覽一過。靡足感已。此外各級學校學生之成績品。則陳列於樓上。就中以殘廢盲啞學校及監獄囚徒之手工作品。尤爲可觀。

意大利館　意大利館建築殊別緻。可稱純粹美術化。館外塑一極大之大理石雕刻神像。潔白無纖塵。用以表示意大利雕刻之精美。此館佔地七千三百平方尺。館內闢有大理石堂一座。爲跳舞廳。光滑異常。陳列品有電汽火車一列。及汽機機車。電汽機車各一輛。最稱精緻。車內設備。富麗絕倫。旅客乘之。舒適已極。此外則陳列油畫。風景畫片。婦人妝飾品。大理石雕刻人物之屬。均稱特產。其他農產品及工業用具。亦有陳列。

瑞士館　瑞士館佔一千六百平方尺。館之建築。成四方形。頗稱雅潔。除四壁繪畫各地名勝風景以招徠遊人外。內部陳列品。以時計爲大宗。各種手錶懷錶。奇形異樣。多不勝數。遊覽一週。目爲之眩。而售價極昂。瑞士以產錶著稱於世。洵非虛語。其他陳列品如電機新式農具各種化學試驗器。亦有可觀。

西班牙館　西班牙館佔地一千六百平方尺。建築亦成四方形。中間闢一小天井。有噴水池一。並蓄鴿子數頭。四圍繞以走廊。置桌椅數事。供遊人憩息之所。可飲咖啡。且有女侍招待。此等女侍。歌舞均所

擅長。而曼妙多姿。清歌一曲。亦殊可聽。惟此館之陳列品。雖未見多。亦頗足觀。房屋雖大。而隙地居多。於是貨於一般小販。排設各種首飾攤。此類首飾。乃非金銀之屬。多係贋品。故售價至廉。惟歐洲中下社會婦女。頗樂購之。

化學工業館　此館範圍極廣。乃比國博覽會所建築。凡與化學有關之物品。幾無不搜羅而陳列之。就中可分爲化學工業。製皮。印刷。紡織。軍械各部。茲分別述之如下。

化學工業部　陳列品爲肥皂。臘燭。糖。花生油。擦銅油。橄欖油。擦鞋油。化學肥料。炸藥。漂白粉等等。日常用品。無不具備。而各種工廠之模型。及出品之機械。亦錯綜陳列其間。而於各種出品之用途。及其優點。多印有說明書。以備遊人索取。

製皮部　比國製皮工業。素稱發達。此部陳列各種製皮機器。自原料以至成功熟貨。經過之各項工作。均依次羅列。各種精粗之皮。應有盡有。其精美者。織有花紋。較之上等之布。尤爲美觀。可作雨衣外套之用。此外並陳列皮業專門學校學生之成績品。頗有可觀。

印刷部　此部陳列新式印刷機數架。出貨既多且速。其旁設立一書鋪。陳列各種書籍。印刷品。用以表示比國文化之進步。

紡織部　此部佔地較廣。各種紡織機。均羅列無遺。陳列品如羊毛。棉花。生絲。線毛織品。法蘭絨毯子。絲。綢等。機器如織花機。洗衣機。熨衣機。織綢機。紡羊毛機等。均極新式。且有工人在旁司機。可以隨時動作。以供遊人參觀。

軍械部　此部陳列各種軍械。自歐戰前以迄戰後。均依次排列。隨時代之變遷。爲逐漸之進步。每種軍械之旁。均有蠟製武裝軍人。司理其事。而於中間塑一巨大之軍人像。作執干戈以衛社稷狀。表示立國於大地。宜有相當之軍備。爲正當之防禦焉。

日本館　日本館佔地三千平方尺。館之建築。雖不壯麗。尚稱雅潔。館內陳列品不多。而佈置得宜。如陳列絲綢。乃製成各種模型。以喚起遊人注意。先之以種桑採桑。繼之以育蠶作繭。然後紡織。刺繡。其工作人物仕女。均以蠟製。維妙維肖。使遊人參觀一過。

各有深刻之印像。又陳列茶葉。則有種茶採茶之模型及圖。陳列罐頭螃蟹亦闢一地佈置成海濱形狀。製成養蟹捕蟹之模型。誠可謂竭意經營矣。其他陳列品。屬於敎育者。有各級女子學校之刺繡成績品。屬於工業者。有各種鋼板。鐵石。以及手提電燈。電錶。電燈。傳真電機。小件發電機。試驗電位差定儀器之屬。屬於商品者。有磁器。繡花。象牙雕刻。水晶。小兒玩具。蓆子。漆器。絲織品。印花綢。賽璐珞製品。紙燈。紙傘等。均特出心裁佈置。以是異常美觀。旁有隙地一方。乃闢作具體而微之公園。其假山樹木。均極渺小。有石櫈數方。可供遊人憩息之所。

埃及館

埃及館佔地二千平方尺。建築成宮殿式。莊嚴典雅。饒有古意。館外有人首獸身之石像數尊。使人一望而知。館內陳列品。以農產居多。如棉花。麥子。水菓。胡蔴之屬。工業品則地毯傢俱象牙雕刻。頗多精美。此外有埃及京城及皇宮之攝影與模型。頗稱偉大。吾人遊覽之餘。覺此古國。方興猶未艾也。

法國館

在黎業斯國際博覽會中。除比國係屬地主。建築專館。陳列出品。自是較多外。其他參加列國。若論專館建築之閎敞壯麗。出品種類之繁夥精美。蓋推法國為第一。列國均莫與能京。法國館佔地一萬六千平方尺。建築成長方形。館內陳列品大別之可分為農業。工業。敎育三部。茲分別述之如下。

工業部

此部佔地最廣。陳列品最多。機械品如大軸輪。鐵道。橋樑。鋼板。鐵石。鐵枕木。汽缸。大水管。蒸溜水器。發電機。起重機。織布機。印刷機。鍋爐。煤爐等。均係新式。為法國各大工廠製造。工藝品。如絲綢嗶嘰。地毯。絲織物。線織物。絨織物。毛織物。玻璃。各色玻璃器皿。鏡。電燈罩。透光電影機。留聲機。汽車。播音機。大小度量衡。各種商品樣本。印刷品。以及磁器。陶器。砂布。磨石之類。品質既係上選。佈置又各得宜。吾人行經一過。如入五都之市。置身極大之百貨商店中。目迷色眩。應接不暇。誠可謂洋洋大觀矣。

敎育部

敎育部設置於樓上。地位極廣闊。出品陳列者。計有縫紉學校。商業學校。鄉村師範。鄉村技藝學校。攝影學校。高等師範。中學。醫學專門。礦業學校。紡織學校。眼科學校。冶鐵專門。巴斯德學院。工程師學會。造飛機廠等等。凡一機關。均各佔一小間之

地位。陳列其教材成績品。大都不外圖表模型之屬。均係專門學術。遊人仔細參觀。獲益殊匪淺尠。

金屬礦冶機械館　此爲比國最大之工業館。比國以工立國。其機械之精巧。工藝品之繁夥。可於此館中見其梗概。館之建築。成長方形。內部陳列品。約可分爲五金。採礦。機械。各部。五金部陳列各種工業上應用之原料。機械部佔地最廣。陳列品極多。關於軍事方面者。如海軍砲。野戰砲。大砲彈。機鎗。及其他軍用品。均係最新式。館之中央。陳列一極大之蒸汽機軸。一萬馬力。重量十一萬基羅。又橫軸一萬馬力。重一萬六千基羅。又汽缸一萬馬力。重七萬五千基羅。足以表示比國工業之偉大。其次如冶鐵廠。造水管廠。造橋樑廠。造水泥廠。造飛機廠。造船廠。造火車廠之各種陳列品。均可稱爲洋洋大觀。復次如橡皮廠。陳列各種橡皮水管。及橡皮帶等。各種大小發電機。抽水機。壓水機。運輸起重機。鐵道枕木。造啤酒機。濾水機。造瓶機。（每架每小時可出酒瓶一千五百個）刻銅像機。造鐵器機。水閘。運材料機。造各種木器機。造皮機。造紙機。織布機。熱氣管爐。各種煤爐。均精巧之至。

採礦部　此館特闢一部。臨時設置一煤礦。一切工程設備。如礦井。礦洞。礦工。工作狀。礦內水道及運輸等。均與真者無異。遊客行經其間。可以入內參觀。髣髴置身煤礦中。樓上闢作教育品陳列部。有比國各大學之學生成績品。及各種專門學校之出品。如工業專門。商業專門。藝術專門。縫紉機械木工繪圖等等。而尤奇者。女僕亦有專門學校。舉凡烹調。洗滌。灑掃各事。均有成績品陳列。供人參觀。

軍械館　此館爲比國國立造槍廠所建築。陳列中古以及近代之各種槍械。式樣各有不同。其名貴者。槍柄係用象牙或銀器雕刻而成。價值頗鉅。式樣異常美觀。

玻璃館　此館爲比國博覽會所建築。陳列各種玻璃器皿。五光十色。耀眼生纈。入門處建一玻璃水塔。水花四濺。光明燦爛。兼而有之。故遊人又名是館爲水晶宮。每日參觀之人綦衆。

中國出品陳列所　此次我國參加比國博覽會。動機在前北京政府時代。其時駐華比國公使即已

照會我國。邀請屆時前往參加。經前外交部轉咨前農商部。准復。屆期派員赴會。照復比使。迨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比使重伸前請。我外交部為對比表示友誼起見。以既允參預於前。自當繼續承認於後。於是轉咨工商部。由工商部提議參加。並擬具辦法呈經行政院核准。一面呈報國府。一面訓令該部遵照原提案。所開應行舉辦各事。從速籌備。工商部奉命之餘。關於人選一事。以為須在黨國素著聲望。而又熟悉比國國情者。遂使余謬承其乏。呈請政府任命余為代表。由外交部知照比政府。同時教育部擬於比國博覽會中設立中國教育館。聘余籌備其事。余鑒於茲事體大。義無容辭。乃組織代表處。審慎籌備。積極進行。函請行政院轉行工商教育兩部。委任劉錫昌為副代表。農汝惠田守成周世達為秘書。以資臂助。一面組織徵集出品委員會。聘請國內工商界之富有學識經驗者四十餘人。為委員及顧問。會同籌劃。協助進行。推定林康侯先生為主席。王曉籟先生為副主席。並議定徵集出品規則。分函國內各地廠商選擇精巧出品應徵。當時國內各地廠商。聞風興起。踴躍應徵者。雖不乏其人。而多數商人。鑒於以前歷屆賽會信用之未孚。大都觀望不前。經余一再宣言。誓以個人信譽為擔保。各廠商始稍稍應徵。當時困難。概可想見。但經努力徵集結果。共有賽品一百八十餘箱。分三次運往比國陳列。

中國會場因經費支絀。未能自行建築專館。僅於比國電汽館中。國際陳列部。租地二百七十平方公尺。所租之地。近該館左方入門處。地位尚稱適宜。惟該館僅係有屋頂之空堂。內部建築裝修。均須各國自為之。故我國租地之後。仍須自建房屋。茲事經工商部與外交部。迭函磋商。始由外交部電令駐比使館。向比國博覽會籌備委員會租定。其時蓋在會場開幕一年以前。余猶未奉命為代表也。然既坐於經費困難。惟有量力而行。此不滿三百平方公尺之地。既已租定。亦惟有就此方寸之地。建築房屋。從事裝修。余以地已狹隘。設不於裝修佈置上。特別注重。殊難引起外人注目。故不惜時間與金錢。親自督工監造。費時幾及一月。用去建設裝修等費。約合國幣三萬元。蓋亦煞費經營矣。

本國會場係於六月十六日下午三時開幕。其盛況亦有足述者。是日駐比使館及代表處全體職員。均到會場照料。各地留比學生亦均前來參加。分任招待之職。外賓到者。除比國政府代表地方軍政長官。及各界名人外。各國參加賽會代表。及博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均先後蒞止。比國政府代表爲交通部長李木斯氏。是日下午適有重要國務會議。故未及待至開會致詞即乘飛機返至比京。而委託前比外相樊迪文氏。代行伊之任務。開幕時。余與駐比代辦羅懷均有演說。樊氏代表比政府致謝詞。禮成後。由余導引外賓參觀各種陳列品。來賓均稱美不已。且有即欲購取者。一時小小陳列室。擁擠異常。外賓多佇足而觀。幾無隙地。於是余乃從事黨義及商品之宣傳。將法譯三民主義及上海茶業會館之茶葉。分贈各國來賓。來賓莫不歡欣異常。是日晚間並舉行盛大之宴會。遍邀各國外賓。參加者凡百餘人。黎業斯市長及余與羅代辦均各有演說。宴會之餘。並舉行中國遊藝以助興。由留比各地學生分任其事。有京劇崑曲舞蹈國術等表演。外賓前來參觀者。達千餘人。均嘖嘖稱羨不置。以故翌日比國各家報紙。均大書本國陳列館開幕事。連篇累幅。爲同聲一致之讚美。謂我國此次出品。較之一九〇五年及十年已大有進步。

本國會場地面雖小。但因佈置得宜。尚稱雅觀。會場外部傍大門庭。建有中國式之亭閣一所。其內爲客廳。四週則繞以朱色廊柱。懸以各色宮燈。頗稱華麗美觀。內部陳列品。均置於玻璃櫃中。玻璃櫃計分四排。大小高低。各有行列。並塗以赭色油漆。自外觀之。亦頗整齊。客廳及會場中央則高懸 總理遺像。及黨國旗。陳列品中之較精美者。則有磁器。茶葉。綢緞。繡花。陶器。雕漆。景泰藍。玉器。象牙。銀器。漆器。地毯。木刻。竹刻。宮燈等。其他農業品則有各種蠶繭植物標本。教育品則有商務中華兩家之書籍及打字機。與全國各地各級學校之成績品。此外猶有國內名人之繪畫。懸於會場之四週。尤生色不少。以故每日參觀者頗衆。謂中國館係屬美術化。而有巧小精緻之稱。此在余等固難引爲滿意。亦姑盡其心力而爲之矣。

本國陳列室開幕後。除每日派定職員到會場照料外。其第二步之工作，即爲辦理評獎事宜。余爲保護及獎勵本國出品廠商之利益與榮譽計。因分函聘請吾國留歐專家及外人明瞭吾國國情者十餘人。爲吾國評獎委員會同各國評獎委員。組織國際評獎委員會。從事共同評判。視出品之優劣。以評定獎憑之等次。結果吾國獲獎頗多。列名第三。

參加各國獲獎等級及數目　比國博覽會國際評獎委員會。係由參加各國各聘委員若干人所共同組織。各國所聘委員之人數。視出品之種類多寡以爲衡。獎憑共有五等。一曰最優等獎。二曰優等獎。三曰金牌獎。四曰銀牌獎。五曰銅牌獎。此外尚有紀念獎一種。乃用以酬勞辦理賽會出力人員者。茲對各國出力所獲獎憑之等級及數目表列於左（各國國名先後以字母爲序）

國別	最優等獎	優等獎	金牌	銀牌	銅牌	總數
德	五七	三六	一七	一二		一二三
奧	一		二	二		五
比	四六七	四二四	四八三	二七六	七七	一七二七
智利	一					一
中國	三六	六一	一一六	九〇	七	三一〇
埃及	十四	一八	一七	六	一	五六
西班牙	四〇	三七	二五	一九	三	一二四
美	一八	一七	八	九	二	五四
法	六二四	二九三	二〇五	九一	一三	一二二六
英	一二	一三	六	七		三八
希臘	二	一	二	一		六
意大利	四九	一八	九	七	五	八八
丹麥		三				三
日本	二二	一〇	二			三四
盧森堡	七	六	六			一九
摩洛哥	一					一
荷蘭	二六	一〇	一〇	一		四七
波蘭	二三	二七	二七	一〇	一	八八
瑞典	一〇	五	三			一八
瑞士	一三	五	七	三	三	三一
捷克	二四	六	一四	一二		五六
烏拉圭	五	二	二	一		一〇
塞爾維亞	一	三〇	八九		六九	一八九
挪威	一					一

依右表而觀各國出品所得獎憑之數目比國第一法國第二中國第三

一七一〇九一

飛（續第七期）

Gilbert Grosvenor 作
凌岱 譯

我們許多不從事於商業的人。往往以為一家銀行是一個存款及兌付支票的地方。我們也許不會想到銀行與銀行間的彼此自這一個城市到那一個城市。及自這國到那國的紛繁的文件及貨幣的輸送。為了運轉這些證券文件現金。各銀行現在是逐漸增加着空郵及空行。

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因為那里鐵路及航綫的比較不便。空運正是促進商業的唯一利器。聯美空運 Pan American Airways 輸送了好幾百萬的現貨及生金證券。與其他值價的文件。在這里。我們又多了一種票據。這就是發生於阿根廷的『空匯』"Air Draft"——現在也極流行了。

在美國。各銀行及證券號的使用空運是已經極平常了。單在一九三一年。有人計算過。差不多值價七萬萬元的票據。是經由空運輸送到紐約的。

『去年當現任陸軍部長鄧恩 G. H. Dern 做由太 Utah 省長的時候。』有一個聯合空運公司的人員說『那個省分發行了一種公債。省長簽好了字。就到芝加哥去出席民主黨大會。後來卻發現了印刷上的錯誤。使全部債票無效。於是即刻重新印刷。從鹽湖城用飛機輸送到芝加哥。省長也重新簽字。交由飛機帶轉。剛剛到發發行的法定時間。固然這件債票的事有點滑稽。可是許多值價的證券。卻每月在芝加哥飛進飛出。這是因為時間的縮短。就是利息的減低。使各銀行利用了空運。來輸送他們的證券現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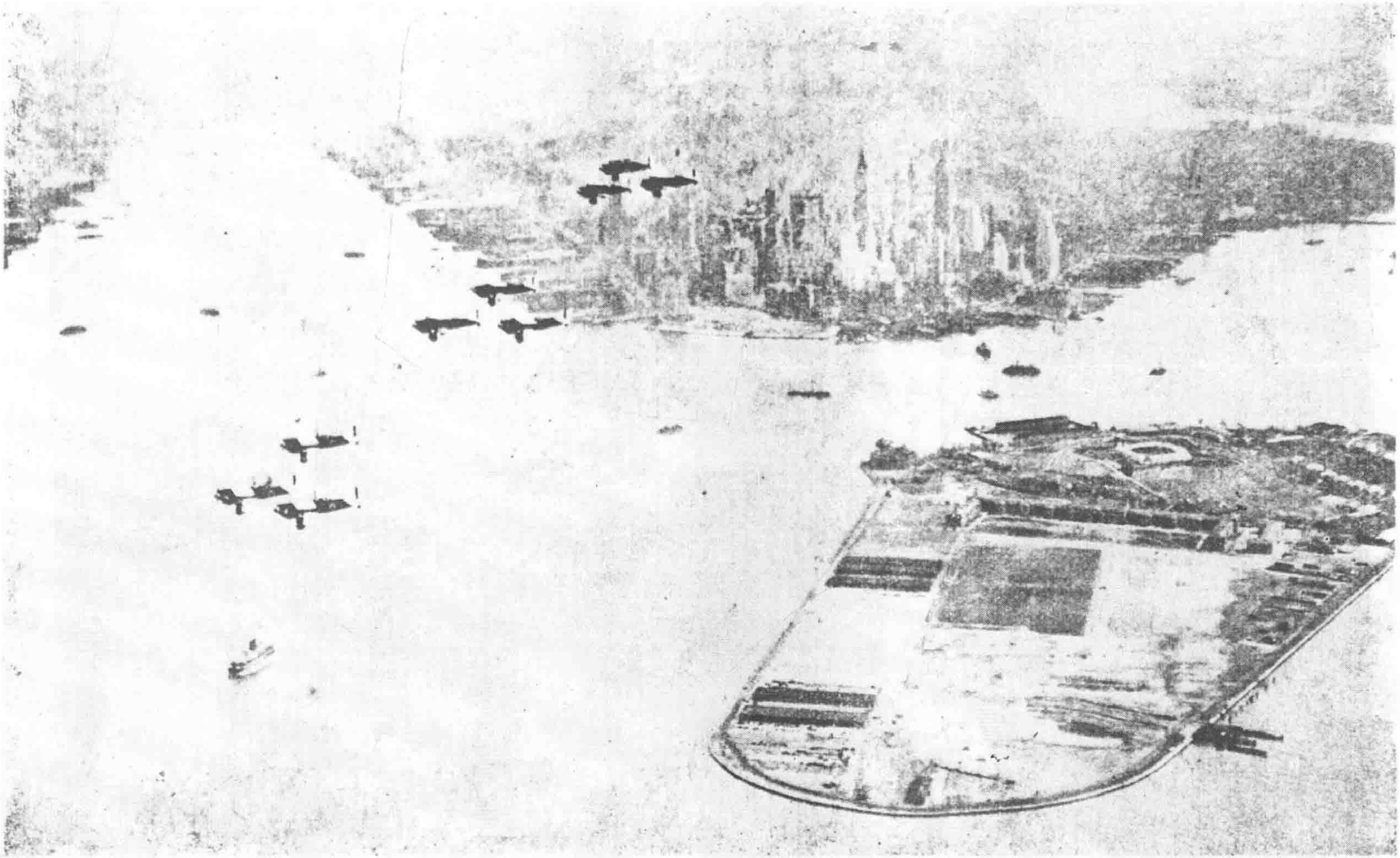
當這種觀念還是新的時候。許多銀行家問起『空運有多少安全呢。』這個回答。是有意義的。自有空郵以來。所有空郵失毀的郵件。還不及佛司尼里 Vestris 一隻輪船沉掉的多。

一九三二年。當中日衝突最尖端的時候。上海是籠罩在烟霧瀰漫的炮火的時候。飛機也幫助了報紙及戲院。當一隻橫渡太平洋的郵船駛進西雅圖海峽的時候。帶來了第一批的上海戰事影片。海上飛機。就將這些影片帶到西雅圖。由西雅圖再由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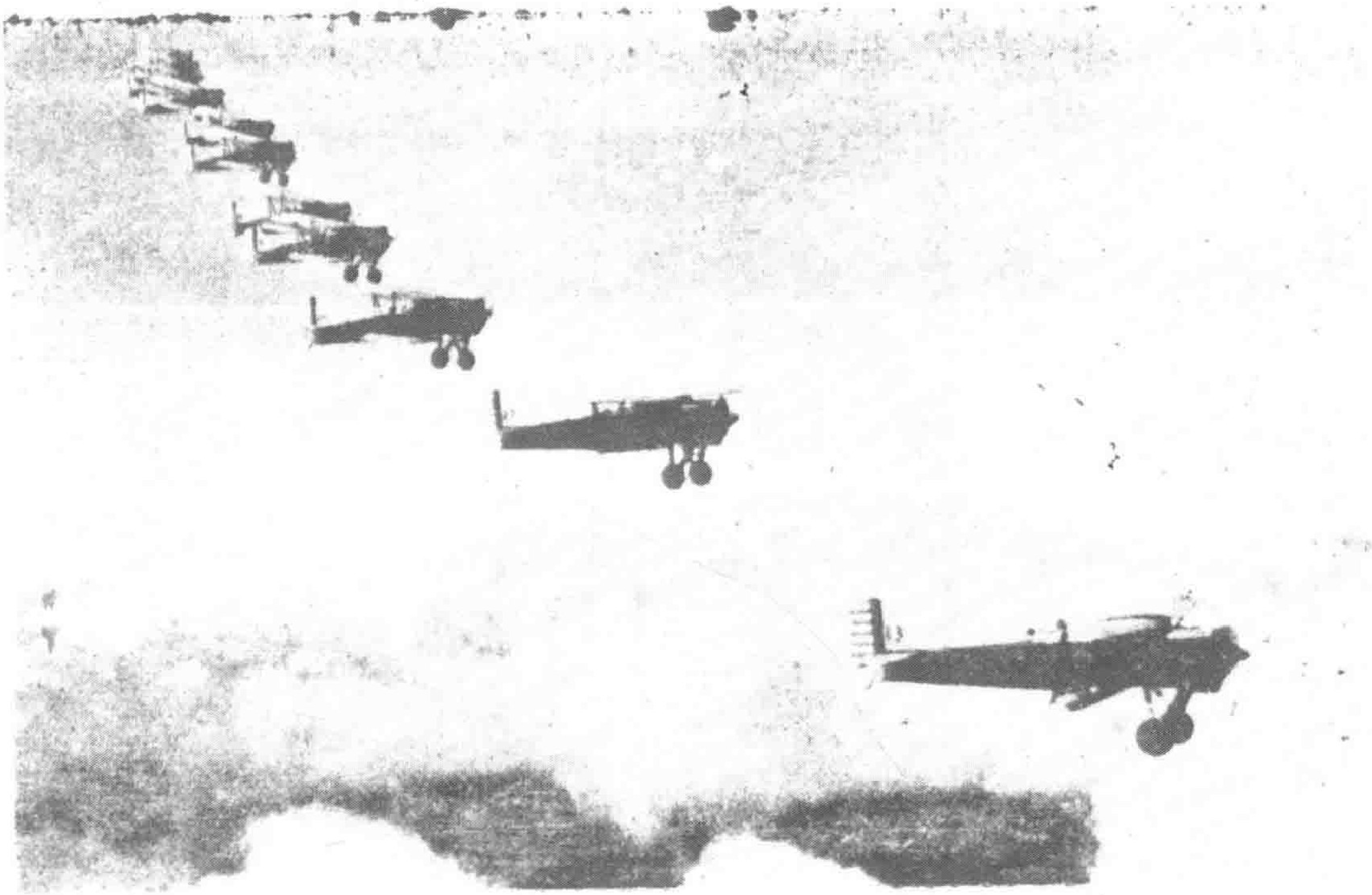
一七一〇九四

人工之霧非白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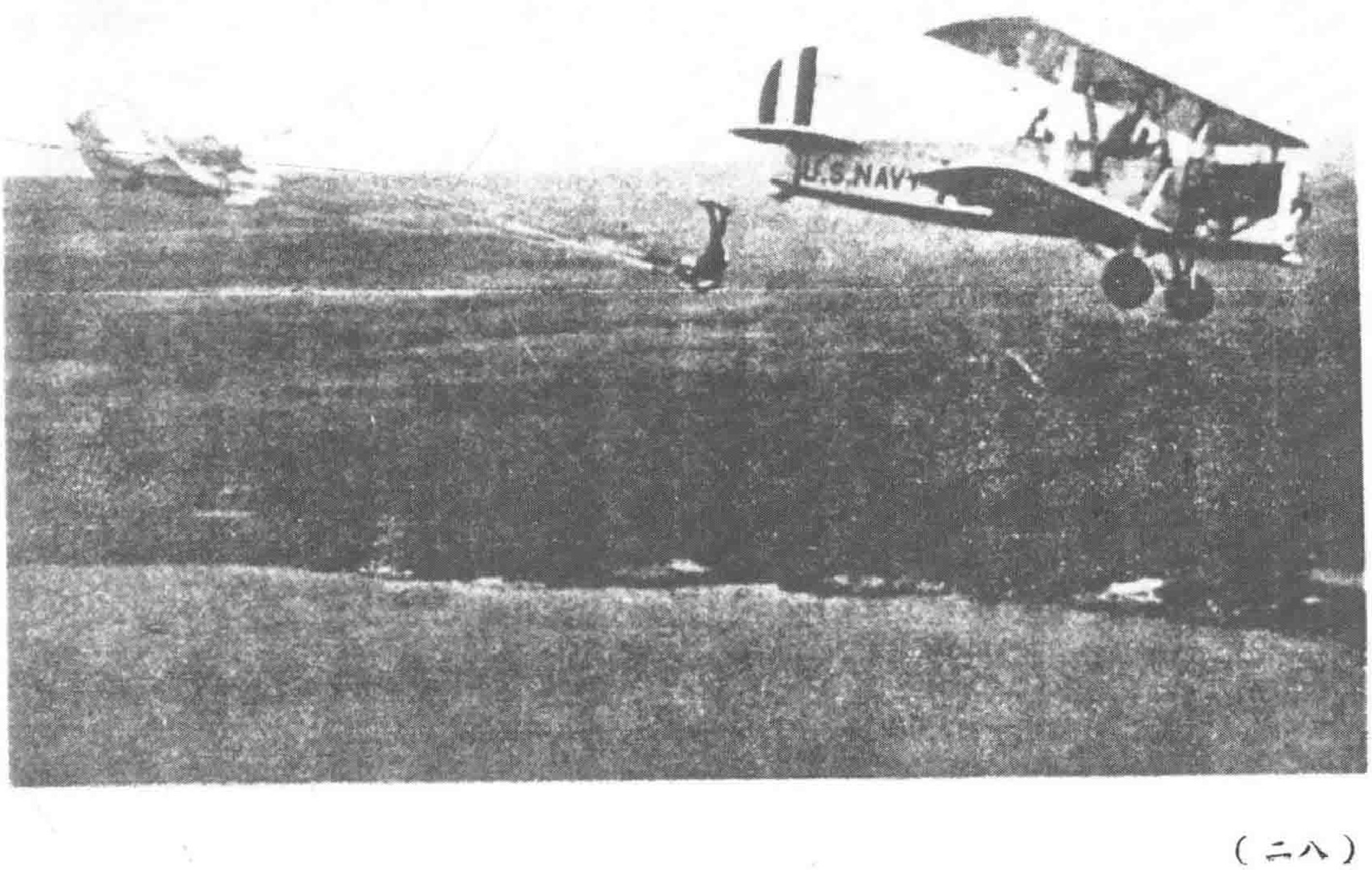
（一八）

偵察機在紐約與Manhattan之間操演



驅逐機凌白雲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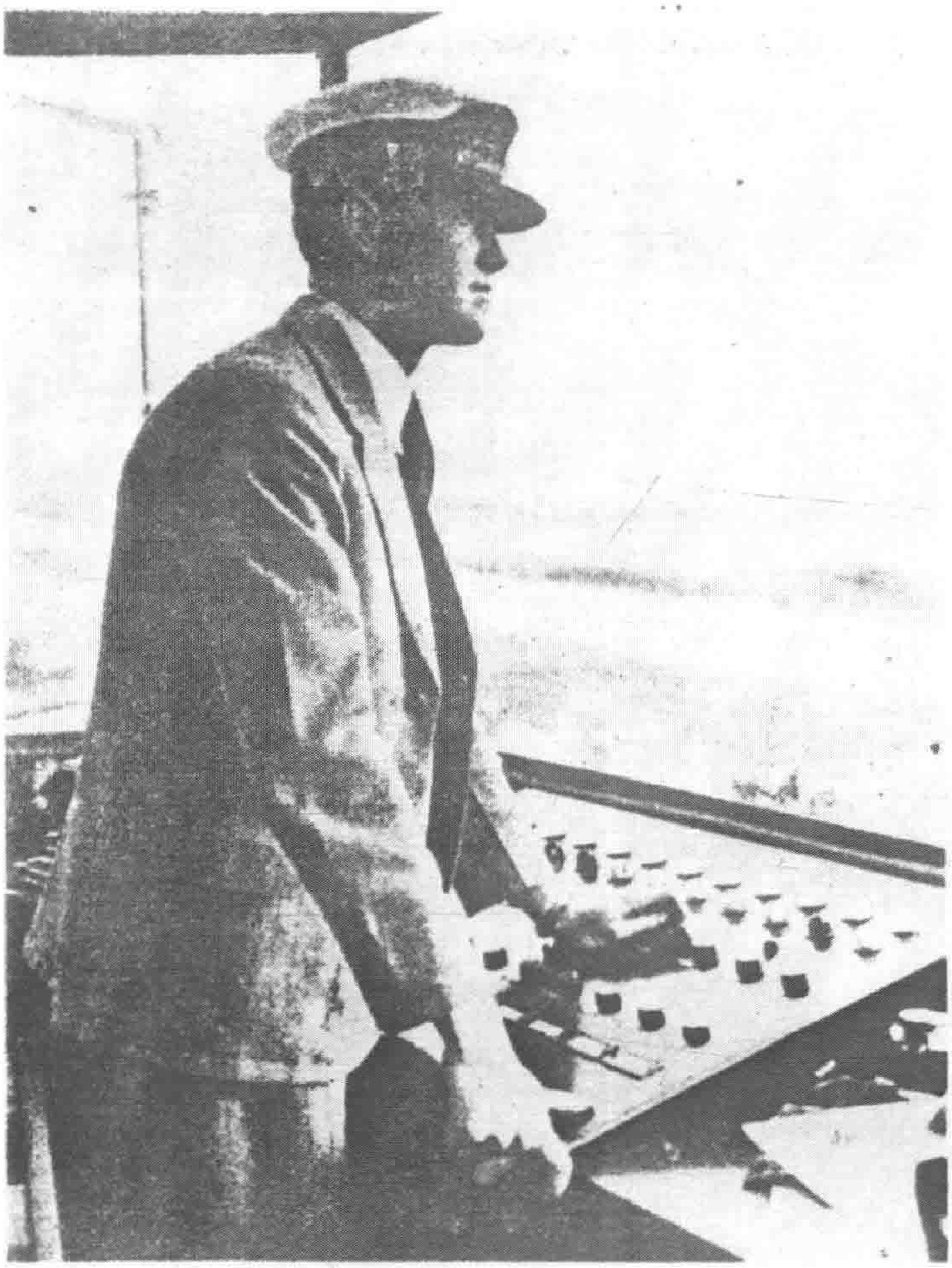
駕飛行傘下降陸地



一七一〇九六

機輸送到舊金山。芝加哥以及紐約。除出印刷品以外。空運的貨物。沒有一種比影片新聞照片再多的東西。新聞社是空運公司的許多好主顧之一。新聞速率的競爭。使新聞社採用了飛機。到現在幾家大報館都有他們自備的飛機。

因爲飛機的速率。空運中就發現許多滑稽的貨品。八千對人工眼睫自紐約飛到好萊塢。以備女演員之用。幾對蜂王自加利福尼亞飛到波特蘭。夏令比亞出名的蠓。用了冰塊以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飛送到芝加哥。醫生們的瘋犬血清。以六小時的時間。自紐約飛到喬治亞的一個小鄉村。空運的貨品。當然不能與陸運車輛競爭。但小件的有價值的容易毀壞的急需的物品。因爲要快。現在是愈愈從空間輸送了。加利福尼亞的鮮花。在早晨採摘了。可以使紐約的新嫁娘次日佩用。參議員波拉 Borah 的夫人。在故鄉患了鸚鵡熱 Parrot Jeuer爲了救她的性命血清液即由華盛頓以飛機輸送了去。



加利福利亞洲中央飛行總站之飛行長其指揮盤上羅列顏色電號命令飛機之行止

有好幾家航空公司的貨運是與鐵路合作的。如聯合空綫。西方空運。國民空運。西北空綫等。這個聯絡網所有的哩程約有一二、〇〇〇哩。經由鐵路。

一七一〇九七

國內各城市都可以利用空運促進商務。在一九三二年。各空運公司又有更一層的合作。有六家航空公司組織了一個通濟空運 General Air Express，結果於使國內一二五個重要市鎮得到了空運的便利。這個空運的一個特色是『登門服役』door-to-door Service。這種服務是由電報公司的送報人擔任着。如有用航空輸送的人，可以打一個電話叫電報局的送報人來。將貨物交給他由他送到飛機。在到達站就又有另一送報人等候着送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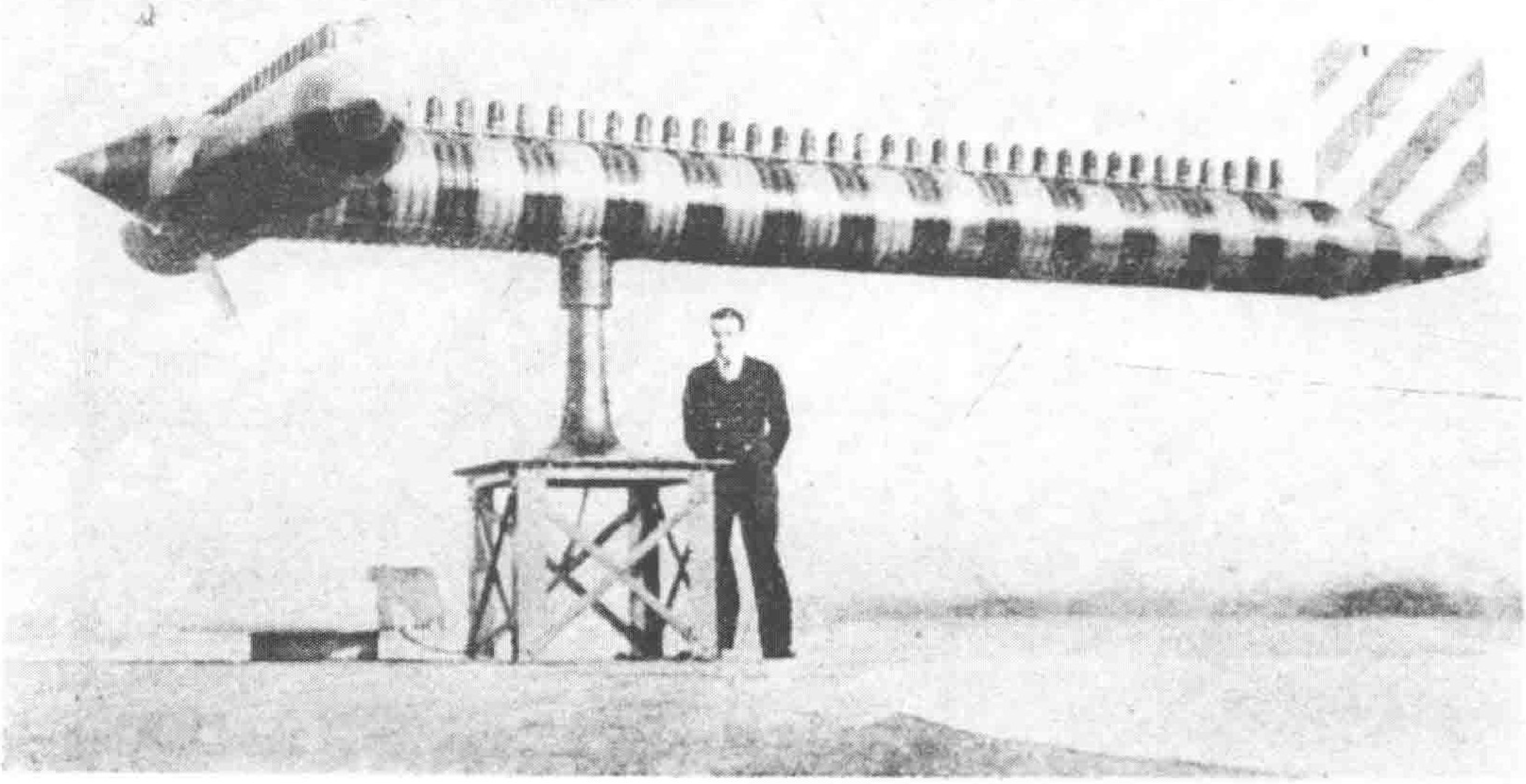
二女子飛行到達作哥而夫之競賽

在國內的二千個飛行場裏。其中六百十九個是商業的。要是有一次當一個沒有飛行場的地方。有一家空運公司用了降落傘擲落了一家打字機的貨運。

這是如何一個轉變。在一八四〇年代二百個壯年騎師用了五百匹馬以每小時一四哩的速率。自紐約輸送郵件到紐奧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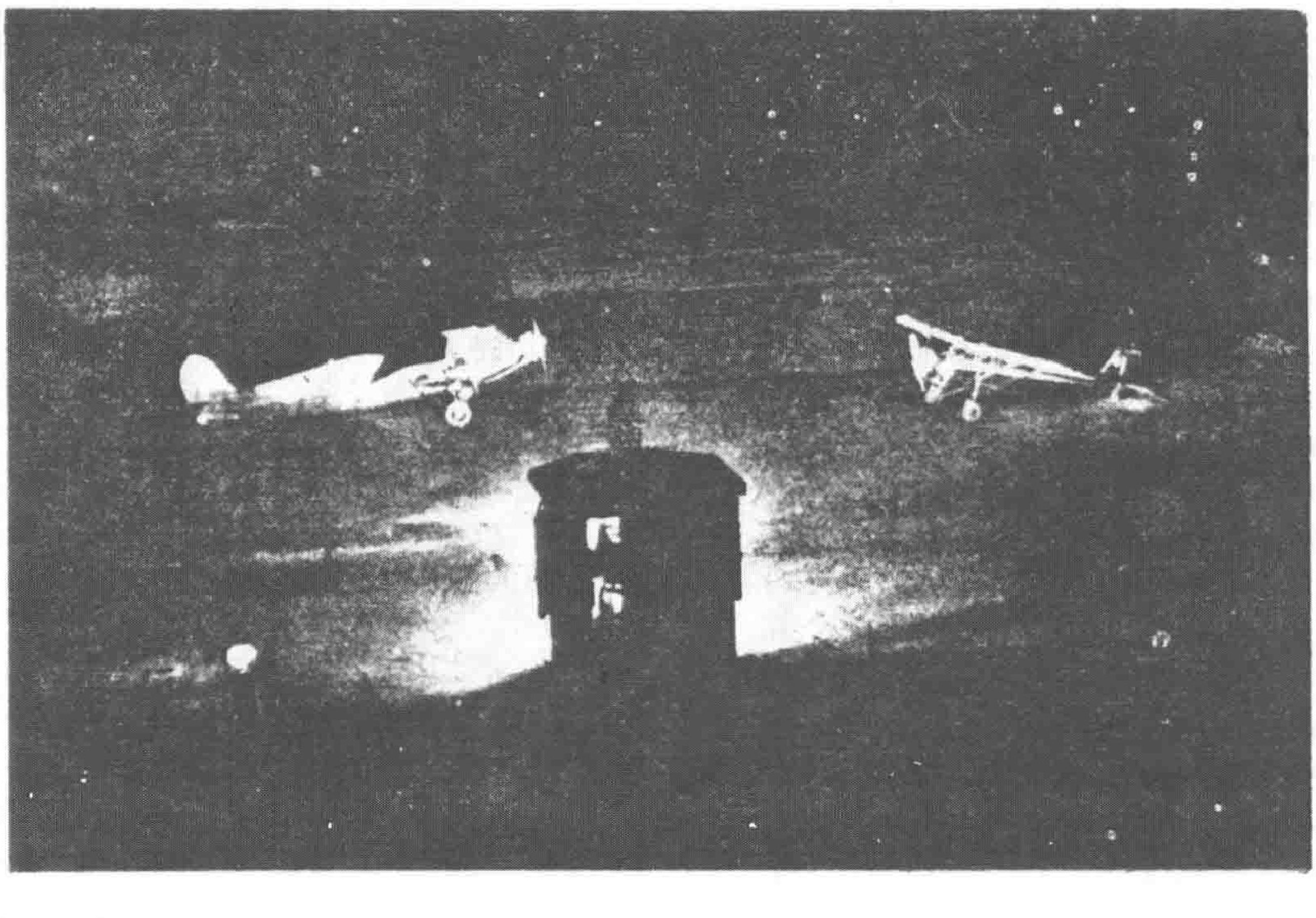
就是在我們平常的談吐中。飛航的流行也造出了許多新字。如起飛 Take aff。如 Hops，riding the beam，low and high ceilings，blind，or instrument flying，bailing out等等。這些空中旅行名詞。似乎是極平常了。如高爾富及汽車名詞一樣。

空運收獲的增加。尤其是在近年百業凋蔽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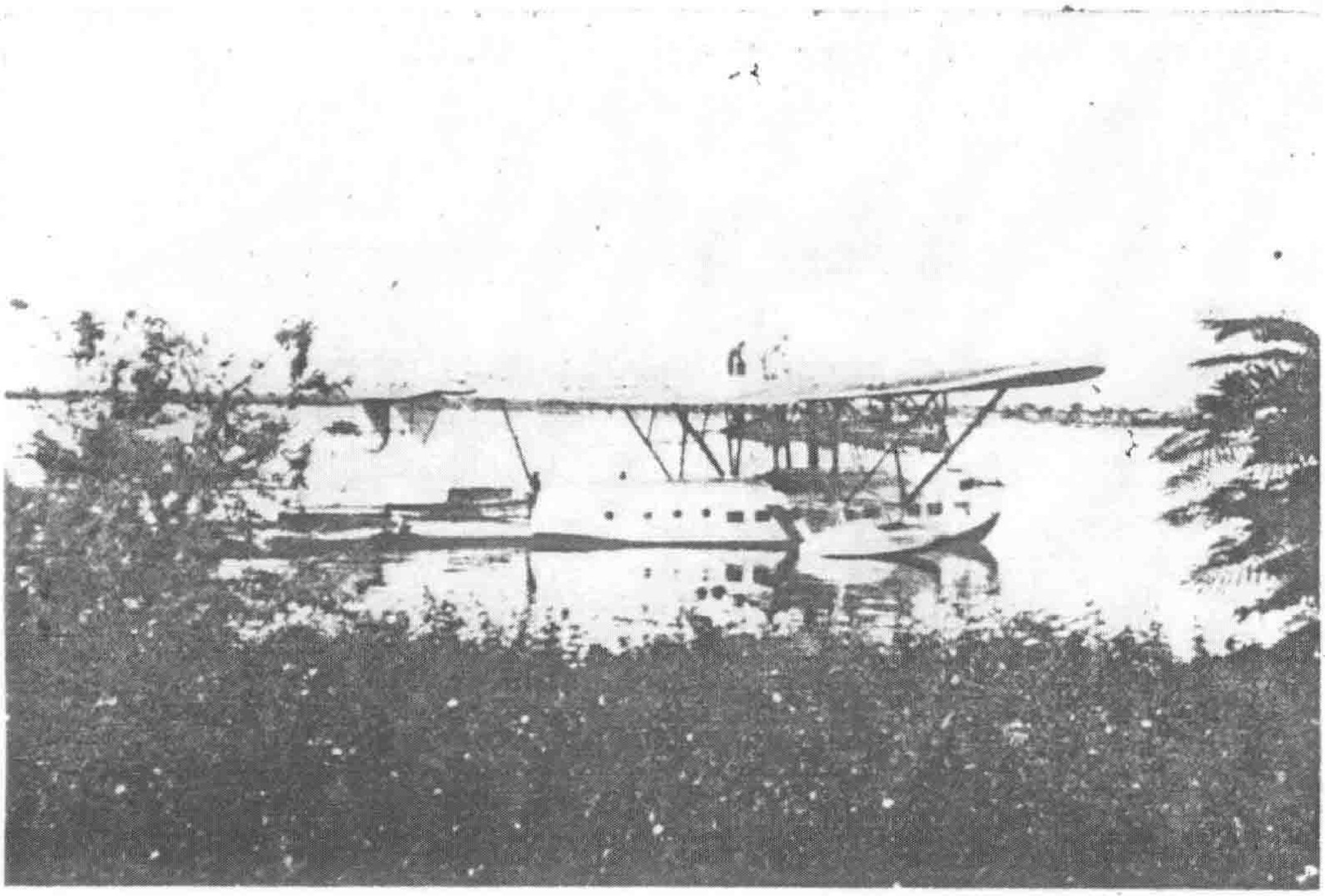


New Jersey站之風號其狀如龍

New Jersey站備五，○○○，○○○燭光之流動電光使飛行黑夜降落



一七一〇九九



最迅捷之旅行機

候大多該歸功於許多新的空航的幫助。這些都使空運更爲安全。其中尤以沿空綫燈光的設置爲最重要。其他如無綫電話。無綫電信號。都使空運增加不少安全。此外。氣象的詳細報告。也有不少幫助。

你只要閉目想一下。要是你同駕駛員並坐在前面在夜間飛航的時候。現代空綫的燈光設備是如何幫助着空運的行進。

東方空運的飛機。自紐約到福魯里達的一千二百十哩的航程。只需要八百三十分鐘。他們離開紐華克飛行場在早晨八點鐘。當晚九點五十分就到達了茂也彌。這家公司又在造一列能夠載重三千二百磅每小時飛航一百四十五哩。最高到一百七十哩的飛機。這些飛機將縮短大西洋濱綫的飛航時間到六百分鐘——比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的飛航時間。還要縮短四小時。

同樣速率的增加也出現於橫斷大陸的飛航。現在需要二十四小時的飛航程到一九三三年尾將縮短至十六小時。這是橫斷大陸及西方空郵公司或『林白綫』“Lindbergh Line”的成就。

一七—一〇〇

飛機能快到不拘國內任何兩處地方的飛行朝發夕至。是飛機工程師現在的目的。現今行用的飛機澈夜的飛行。只能達到一千四百英哩左右。到一九三三年底澈夜飛行。又可以加上一千哩。

為了空運業務的增加。有幾家飛機製造廠。正在設計載貨飛機的製造。現在急輸品是放置在飛機的兩翼。飛航速率的增加。貨運的定期駛航。都需要一種完全載貨的飛機。——在將來舊金山的人。可以一夜的時間得到紐約來的急輸品。這樣。商業情形。必有一種劇變了。

隨了汽車的流行而激起的美國的產業及人口的變動。是我們所深知了。這是可以想象到的。飛航的普通化。同樣也會使某種產業的所在地及人口的移動。固然也許不會像汽車那樣的程度。

空航是在改變着我們的生活。將來的十年。與現在的十年。又當是怎樣一個世界。

世界偵探名著

殘燭遺痕（七）

秦瘦鷗譯

第十四章

後來孟蘇又找到了第二支蠟燭。這一支比TX所找到的一支略爲粗幾分。恰巧滾在凱萊那大牀的底下。靠近大牀的一端。有一張很精緻的桌子。上面就安着那具直通蘇格蘭警場的電話機。可是機上的聽筒。已吊在地板上去了。在這電話機的旁邊。有二本很厚的書。一本是范賴理所著的「巴爾幹問題」一本是密勒所著的「近東遊記。」此外還有一把象牙柄的裁紙刀。

除掉這四件東西。桌子上所有的祇剩一個金製的香烟匣了。TX忙戴起了手套。在這張光滑的檯面上驗看有無手印。但是不須仔細端詳。已可以看見上面是沒有什麼手印了。

「把窗打開來吧。」TX說道。「這裏熱得教人受不住了。但是。孟蘇。小心一些。再請你看一看窗可曾拴緊沒有。」

「拴得很緊咧。」孟蘇仔細把各個窗門都看了一遍。這樣報告着。說的時侯。他一面已解鬆了扣子。打算把中間的一扇長窗拉將起來。不料同時樓下就起了一陣很響的鈴聲。

「我想這總是裝的警鈴吧。」TX並不怎樣重視地說道。「快下去把牠止住了再說。」

這兩句話是他向斐斯說的。其時斐斯正透着滿臉的尷尬的神氣。呆呆地站着。聽TX教他去。便急急的去了。他一走。TX就向一個守在旁邊的警官做了一個眼色。這警官便尾隨着那管家奔下樓去。

斐斯先把那警鈴止住了。然後又回到客廳上來。在爐火的前面站着。他心上正有說不出的煩惱。靠近這火爐有一張柚木製的大寫字檯。在這檯上。有一個小小的信封安着。他覺得這個信封來得很突兀。雖然也許早已擱在那裏了。因爲他曾經在廚房裏和那斐媽混過好久。所以不曾看見。然而他委實記不起曾經有人送過什麼信來。

他隨手把這封信檢了起來。祇一瞥便認明白是寫給他自己的了。當然。他就急不及待的拆開了封口。取出了裏面的信紙來。這信紙是很狹小的一條。上面祇寥寥地寫着四五個字。可是斐斯看了。臉色不由大變。雙手也很劇烈地抖了。他忙把這紙條連信封捏成一團。丟進了爐火中去。

這時侯。湊巧孟蘇在樓上說什麼話。那一位受令監視斐斯的警官。便不得不走上樓去靜聽囑咐。斐斯呆了一呆之後。忙俯下了身子。沒命的向大門那邊爬去。很敏捷地拉開門。像一頭野兔似的溜了。

過了一會。所召的醫官到了。他對於死者被害的時間。很精密地推算着。

「如果你們那一具電話的鈴聲是在十點廿五分的時候開始響動的話。我可以說這個人一定就在那時候死的。」他說道。「我想至多不會有三十分鐘的相差。而且那凶手在行凶的當兒。必然是先用左手扼住了死者的喉部。——頸間顯有傷痕——再用右

手引刀刺下的。」

正當這位醫官在發表他的高見的時候。斐斯的脫逃是發現了。但是TX把那慌得差不多要哭出來的斐媽盤問了一番之後。他對於斐斯的嫌疑。卻全部掃除了。

「但是無論如何。你還是先發一個通緝的命令。把他抓回來吧。」TX向孟蘇說道。「從那客人走了之後。他就和這女下人在一起。在我們沒有接到這警報以前。約摸五分鐘光景。他才離開她。除此之外。更絕對不會有人能夠走進這間屋子而又退出去了。可是。……你在這死者的身上搜過沒有。」

孟蘇便捧過了一個盤子來。裏面就盛着幾件打凱萊身上搜出來的東西。那幾個尋常的鑰匙是斐媽所知道兩。其餘她就指不出來了。TX瞧中間有一個就是那大鐵箱上的鑰匙。還有兩個小的真使他莫明其妙了。先是斐媽也不能幫助他。

「依我想來。先生。祇有一個所在。」後來居然給她想到了一點。「也許是那藏酒窟。」

「藏酒窟。」TX呻吟道。「那一定是。……」他又縮住了自己的話。

雖然是今天晚上已發生了這麼幾樁驚心動魄的奇變。但是在他的腦海上。卻依舊有一個少女—勃琳台瑪麗—的倩影留着。依他想來。他自己一定就是她在急難中所想乞援的對象。也許。……他也不耐煩再向那斐媽究問了。便一陣風似的趕下樓去。穿過廚房。一直走到了那藏酒窟的門前。這是一扇並不曾經過油漆的木板門。

「外面看看。那裏像是一所藏酒窟。倒像是一間牢房。」他隨口這樣批評着。

「我也是往往這樣想啊。先生。」斐媽插嘴道。「有時候。我簡直有些害怕。」

他也無暇再問她爲什麼緣故害怕。忙掏出那兩個鑰匙來。先把一個投進鑰孔中去。試了一試。不行。再試第二個。門就開了。裏邊卻還有一重門。上下都有長門插着。TX不費什麼力。便把牠們摘下來了。這兩條長門顯然是時常在那裏活動的。所以機捩也特別的滑溜。

當第二重門拉開來的時候。TX也不由引起了相當的驚奇。雖然裏面是並沒有人住着。可是明淨而諧和的燈光。卻照遍了這藏酒窟的全部。

「好巧妙的佈置。」TX很幽默地贊美着。

第一。他就注意到了桌子上所擱着的那件東西。那是一柄刀鋒很長的剪刀。柄上還繫着一條手帕。尤其使他驚愕的是在那刀鋒和手帕的上面。都沾着許多血污。他先把手帕解了下來。一瞧上面還繡着BMB三個字母。

他忙回頭去看了一看。僥倖並沒有注意他就把這兩件東西望自己的口袋裏一塞。然後慢慢地走將出去。回到了廚房裏來。其時孟蘇和斐媽還在那裏候着。

「這藏酒窟不是還分着上下兩層嗎。」他很急迫地問着。

「下層是已給凱萊先生教人砌塞了。」斐媽立刻還報了他。

「這樣說。這裏是無須再搜索了。」一面說。一面他就走出了廚房。依舊上樓回到了那間書室裏去。他的腦神筋正在極劇烈地轉動。他想自己是一個高級警官。懲凶破案。

都是應盡的天職。那末爲什麼又要替那個顯然有無從洗刷的殺人底嫌疑的女人遮蓋呢。但是如其這女人真是本案的凶手的話。他又怎樣走進凱萊的卧室裏去的呢。爲什麼緣故。她在殺人之後。又回到那個藏酒窟裏去呢。

他便重復把斐媽喚來詢問。她說她雖然是整夜的在那廚房裏坐着。然而並不曾聽見過什麼聲息。但是她終於說出了一句很有關係的話來。那是說斐斯雖也在廚房逗留了好久。卻曾到外面去過一次。約摸隔了一刻鐘才回來。而且形色是很慌張。

「請你在這裏站着。不要動。」TX便第二次又下樓去。再進那藏酒窟中去搜查。

「也許這個新式的監獄。還有一條特別的出路呢。」他暗暗地想着。經過了一番努力的搜查之後。立刻就給他發現了。

他先找到了那個鐵環。拉開了這地洞上的門。便踴身躍下。下層裏的奢華的佈置。也使他感覺到幾分的駭異。他壯着膽。一層一層地走進去。最後。便走到了一間有燈光的屋子裏來。

燈光是從一盞小小的檯燈裏射出來的。燈的旁邊。有一張很精美的小銅牀。牀上的被褥很皺。可以斷定最近還有人在上面躺過的。但是屋子裏卻找不到半個人。TX就在這屋子裏用心搜索着。居然給他找到了那座已被凱萊砌塞的小門。除此以外。便沒有一窗一戶了。

地板是鋪在凝和土的上面的。空氣的傳導。是裝得非常的巧妙。在一方凹進的所在。還有一套很完備的電氣烹飪器。以前似乎是一所酒庫。另外有一間小小的伙食房。裏面安着不少的小菜籃。籃上都有倫敦一家最著名的伙食公司的牌號。籃裏面有肉。有菜。有菓子。……

TX丢下了這些東西。仍退回那卧室裏去。把牀邊的一盞小燈擎了起來。繼續用心搜索。果然給他發現了幾點血跡。直到那走上上層去的扶梯的底下。才不見了。他便再望左面走去。這時候那燈上的電線是牽盡了。因此他不得不用他的電筒來替代這燈。

他瞧地上顯然有曾經拖過一件笨重的東西的痕跡。這痕跡是一直望前面那間浴室裏引去的。他便跟着走進了那間浴室。一經細察。他這次的搜查便成功了。

在這藏酒窟的底層裏。惟有這一間浴室之中。才有一件可以代表門窗的東西。那是一架雙摺的圍屏。他一見便忙着去推開。可是後面似乎有什麼東西擋住了。用了許多力氣。竟不能推開。及至他舉起了電筒探進頭去一看。才瞧見有一頭張着很大的眸子。拖着很長的舌頭的死狗。這狗的身材很大。雖然是死了。看去還是很猙獰。

在牠的頸項上。繫着一條很粗的皮圈。圈上有半節已被割斷的鐵鍊拖着。TX端詳了一會。便依舊拾級而上。回到了地面上來。一路走。一路在深深地思索。

勃琳台瑪麗究竟有沒有刺死凱萊。或是殺死那條大犬呢。無論如何。其中之一。總是在她手裏喪命的。或許竟是她一個人殺死了兩個。也是很可能的。

第十五章

過了一個很忙而又失眠的晚上。第二天的早晨。他就急着去把這件事變報告了警務總監。雖然昨晚的夜報上已極觸目地大

書着「嘉杜根區之血案」的驚人的標題。

可是內容卻都簡單得不值一看。

「我們所能盡力的」TX向他的上司報告道。「惟有用心搜索那侍者和甘瑞和君的下落。關於甘瑞和。我們祇知道他曾經把他的作品附着一張名片。送給泰晤士報去登載。就是他們旅行學會裏的下人。也不能確定他此刻在那裏。因爲他確是一個十分怪僻的人。往往出人不意的來了。又出人不意的去了。方才我去看過一個輪船公司的管事。他也說甘瑞和君的來蹤去跡往往不是普通人所能猜到的。我們也曾到他以前所常住的林肯公寓去詢問。可是他分明已在動身上阿根廷去之前。收拾了東西正式退租了。此外。我祇聽一個人說過一句比較動聽的話。那是說甘瑞和在昨夜十一點的時候。搭車子上巴黎去了。」

「那末。你當然已見過凱萊那個女書記了。」老總監並無存意地問着。

可是這一點。卻正是TX所怕他提起的。

「也不見了。」他很簡潔地答道。「事實上。她在昨天下午五點半鐘。便宣告失蹤了。」

喬奇爵士聽了。便仰着頭。用力抓弄着他那灰白色的頭髮。

「這樣說來。現在我們所能找到的。惟有凱萊自己一人而已。」他用一種很有力的譏諷說道。「你願意我另外再派什麼人辦理這件案子嗎。因爲這原不是你所應負的責任。或者你自己願意繼續從事嗎。」

「我願意繼續從事。爵士。」TX很堅決地聲明着。

「那末關於凱萊的事跡。你最近可有什麼新的發現。」

TX點了點頭。接着便滔滔地說道。

「我所發現的許多關於他的事跡。都是十分卑鄙的。十分不名譽的。他似乎很想在亞爾朋地方佔一個極重要的位置。因此他時常用許多的錢去賄賂那些土爾其和亞爾朋的官僚們。還買到了很多的死黨。據鮑若彌告訴我。凱萊已曾向他試探過。如其亞爾朋那邊發生了什麼政變之後。英吉利政府能否予以承認。同時他還竭力的攛掇他利用他當閣員的地位。使英政府在亞爾朋的政局發生變動的時候。立即表示同情。從這一點上看來。這幾年裏使亞爾朋人民惴惴不安的那許多因政治作用的暗殺案。無疑的。必是凱萊所主使的了。我們在他家裏還找到大批的文件。和巨額的現款。此刻那些文件是已送給外交部去繙譯去了。」

喬奇爵士沉思了半晌之後。慢慢地說道。

「我想如果你能夠想法子把那個女書記找到。這一個迷團的打破。便有一半的希望了。」

TX便很樂觀地走出了公事房。正打算去吃中飯。忽然想起今天還約定洛士曼要去看他咧。

他許洛士曼會貢獻一些意見。把這一重疑雲推將開去。一面想。一面他就向那開車人改變了原定的方向。待車子開到米蘭飯店的門前。恰巧洛士曼正從裏面走出來。

「來吧。我們一起吃飯去。」TX喊道。「我想你一定已知道了那件新聞了。」

「我看見報紙上說凱萊已被人殺死了。你是不是指點這一件新聞。」洛士曼說道。

「這真是發生得太湊巧了。我恰好在那裏

跟你們說話。凱萊家裏的德律風的鈴便響了。—我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再牽累你。」

「這是什麼意思啊。」TX茫然不解地問道。「你說什麼牽涉不牽涉呀。」

「依我原定的計劃。我實在不願意再使你置身到我這件事情上來。」洛士曼透着很憂鬱的神氣說道。「我希望讓我自己一個人把這件可惱的事情解决掉。絕對不願意牽累我的朋友。」

「你未免太過慮了。」TX用力在他的肩膀上推了一下。笑道。「啊。老朋友。請你不要跟我太客氣了。而且我還希望你能夠盡量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好讓我解决掉這件疑案。」

洛士曼聽了。驀地抬起頭來。用一種很憂憤的神氣向他看着。

「凡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差不多沒有不願意的。TX。尤其是當我知道你怎樣厚待葛羅絲之後。我對於你更感激了。但是。這一件事情。我委實不願幫助你。凱萊活着。當然是我所痛恨的。就是他死了。我也不覺得什麼稱心。」這幾句話他說得很響。而且顯然是含有一種很狂暴的怒意。「他簡直是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一個人。他所幹的事情。敢說是無論何種下流人也不屑幹的。像這樣安安穩穩的一死。真太便宜了他。要如天上真有上帝的話。我想他總得請進地獄去遊歷一番了。也許歷千萬年也不容想有超昇的日子。」

TX呆怔怔地望着他。因爲洛士曼的血脈憤漲的狂怒的表情。已使他失卻了呼吸的勇氣。他的一生中。可說是從不曾見過這樣猛烈的痛恶疾妒的神態。

「凱萊究竟怎樣凌辱了你呢。」他大着膽。這樣請問了一句。

對座的人。便倏地將兩道富於怒意的目光。移到了窗外去。

「我太不能忍耐了。請原諒。」他用一種温和些的語氣答道。「將來我總有一天會把全部的事情告訴你的。目前我想還是不說的好。但是我先可以告訴你一點。」驀地他又回過頭來。臉貼對着這位大偵探。「就是我的妻子。是給凱萊所苛虐致死的。」

TX當然無從再說什麼話了。飯吃到一半。才又不直接的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你可認識甘瑞和嗎。」TX的問句。

洛士曼點了點頭。

「你好像已經問過我一次了。也許是別人已經問過我了。不錯。我是知道他的。他的脾氣很古怪。還有一支假臂。」

「正是這個脚色。」TX微微嘆了一口氣。笑道。「現在他正是我所急着要找到的人。」

「爲什麼要找他呢。」

「因爲他顯然是在凱萊未死之前。最後一個和他說話的人。」

「那末你可猜疑甘瑞和是殺人犯嗎。」洛士曼像受了什麼感動似的把他的雙肩一聳。向TX這樣問着。

「不一定。」TX很冷淡地答道。「第一。這個殺人的凶手顯然是有兩條臂膀的人。所以我並不疑心他。我祗要知道他和凱萊所講的是什麼話。同時我還希望他能夠告訴我。當他走進凱萊的卧室中去的時候。可有別的什麼人在裏面。」

「唔……」洛士曼不加可否地應着。

「就是我能夠知道那第三者是誰。我這個疑團卻還不能打破。究竟他們怎樣能夠走出這屋子來。又把那堅重的鐵門放下來呢。假使發生在從前的時候。洛士曼。」他像說笑話一般地說道。「你少不得又要寫一篇很好的小說了。要如你寫起來。你將怎樣的使那凶手脫身呢。」

洛士曼低着頭。想了一會。

「你可曾察看過那大保險箱沒有。」

「看過了。」

「裏面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TX聽他問得很奇怪。不由露出了很詑異的神氣。

「也不過是幾本書和許多尋常的東西而已。你爲什麼要問這一點呢。」

「會不會那保險箱是有兩重的。一重就是外表上的。另有一重卻是一扇暗門。推開這暗門。人就可以打牆洞中溜下去了。你想這樣是可能的嗎。」

「我也曾想到過。」TX含糊地接口着。

「當然。寫小說的人。」洛士曼隨手玩弄着一柄湯匙。不很鄭重地說道。「往往不能顧到事實的是否可能。像這種情形之下。普通人很容易會猜想凱萊一定裝着這麼一具保險箱。爲的是便利他自己可以隨時逃走。他也許還在牆洞裏安着一條繩梯。作爲下降的工具。待他自己安然落地之後。還能夠把這條繩梯解下來。同時更把那保險箱內的暗門依舊關上。」

「真是一個很巧妙的思想。」TX笑道。

「可惜不幸得很。事實並不是這樣。因爲我已經找到那個替凱萊製造這座保險箱的脚色。問過他了。他向我發誓。保證沒有這種奇巧的機關。除此以外。你還有別的理想嗎。」

洛士曼便真的低着頭。又想了一會。

「那些暗門啊。活動的牆壁啊。我可以不必說了。就是那會旋轉的地板也沒有一提的價值。……」

他一面說。一面很幽默地微笑着。

「當我年輕的時候。這些東西確然是我所十分信任的。但是年紀逐漸增高。經驗也比較多了。於是我就發現要強制一個建築師替你計劃這些東西。實在是不可能的。如其你要請求他代你建造一座夾層的牆頭。或是沒有門窗的密室。那更不是容易的事了。」

TX很鎮靜地耐心聽着。

「不過。有一點是事實上所可能的。」洛士曼慢慢地說道。「那一條鐵門也許是給人家用一種秘密的機關。和巧妙的手術。在外面把牠掀起來的。事後又在外面把牠放回了原狀。」

「我也曾想到過。」TX似乎很得意地說道。「因爲我今天早上才去實地試驗過。因爲要把那鐵門吊起來。非得先把門上那一個鐵拳拉鬆不可。這就不是在屋子外面的人所能用力的了。請你另外再想想看吧。」

洛士曼把身子望後一看。大聲笑道。

「爲什麼我要幫助你研究凱萊的暗殺案呢。但是。我可以再供給你一層理想。同時我要警告你。不要太信任我。也許我是故意在愚弄你。因爲上帝知道。我是世界上最有理由暗殺凱萊的人。」

接着。他又低頭想了一會。

一七—二一〇

「打那烟囱裏可以出去嗎。當然。這是多分不可能的。」

「其時。凱萊的爐子裏正生着一堆極旺的火呢。」TX給他解釋道。「整間屋子像在蒸籠裏一般的熱。人還能打烟囱裏出去嗎。」

洛士曼點着頭。表示贊同他的駁斥。

「這確是凱萊的習慣」他說道。「其實方才我說的關於那鐵門的理想。我也明知是不可能的。因爲他裝那個鐵門的時候。我們還是朋友咧。我而且很知道他的機關的巧妙。雖然方才一霎那間似乎是忘記了。那末。順便請問你。你自己可有什麼懸想呢。」

TX嚙着下唇。很有力地說道。

「我的理想是還沒有完全畫就咧。但是照那時候的情形看來。凱萊大概是躺在牀上看那後來我們在他牀沿邊所發現的兩本書中的一本。就在那時候。他的敵人是突然出現了。凱萊當然就想打那電話。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他就這樣死了。」

大家靜默了一會之後。

「這是一個很好的懸想。」洛士曼先用一種很美妙的詞令說道。「但是我可不能替你斷定。還有一點。你們可曾找到什麼凶器沒有。」

TX很失望地搖頭表示沒有。

「那末屋子裏可有什麼別的比較特別些的東西發現呢。」

TX躊躇了一會。

「不錯。有的。那是兩支殘燭。一支很小的。像聖誕燭一般大小。就落在屋子的中央。還有一支在牀底下。像是一支常用的蠟燭。可是已經截斷了半節。截得很不整齊。也許臨時就在屋子裏截的。我們還在地板上發現幾點燭油。幷在爐火裏發現少許。大概截下來的半節。就是丟在爐火裏的。」

「還有別的東西嗎。」洛士曼表示很有興味地問着。

「那一支小的也是截過了的。」

「哈哈。殘燭遺痕。不是一個很好的標題嗎。」洛士曼非常有勁地笑着。「偏偏凱萊是最厭惡蠟燭的人。」

「爲什麼呢。」

洛士曼先從烟盒裏挑了一支捲烟吸着。隔了二三分鐘。然後才說道。

「在我這一次歷險的過程中。我所到的地方。都是些荒僻不經人道的所在。也許你簡直不知道世界上有這種地方。就是那些以寫遊記爲事的大遊歷家。也决不會常去。有很多的小村落。他們的屋子都是像鳥巢似的架在人跡罕至的山谷中間。我敢說你從前斷不曾見過。他們也沒有皇帝。也沒有政府。他們有歷祖相傳的家法。卻並沒有半個文字。他們所定的刑罰。都是像野獸一般的殘忍。我曾目擊一個犯了奸淫的女子。給他們用大石塊活葬起來。還有一個竊賊。被他們挖去了雙眸。」

TX聽着。不覺真有些毛骨悚然了。

「我還看見一個說了謊話的人。被綁縛在一處露天的市場上。他的大半截的舌頭。已給人家割去了。雖然土耳其和那些雜色民族的政府們。也曾不時遣派幾隊憲兵前去彈壓。但是結果呢。這些憲兵們有的是投降了。有的是永遠離開地面走了。因爲在那裏。整個的社會。便是殺人不眨眼的社會。每個人都有一種相同的思想。犯了罪。除非自

一七—一一

殺。否則就得拼性捨命的拐着一個鄰人的妻子逃走。

「在這些以殺人爲家常便飯的社會裏。蠟燭卻佔着一部份極重要的地位。不過他們所用的蠟燭。當然跟我們的不同。祇是用羊油很粗糙地澆成的一條長圓形的東西而已。他們會把三枝蠟燭繫在你的手指的中間。同時把兩支木板拴着你的臂膀。使你一些不能灣曲。眼看那三指蠟燭。在你的手指中間燃燒着。你能想到那痛苦嗎。或者用一根火藥線。縛在一支燃旺的短蠟燭的底下。而把這藥線的另一端。藏在一大堆飽浸羊油的木花的中間。再把這堆木花堆在你的裸着的雙腿上。當那短燭在逐漸融化的時候。你的驚悸悲痛。又將如何。或者直接把一支蠟燭燃在你的剃光了頭髮的頭頂上。一總之。在各種慘無人道的設施上。蠟燭往往是其中的要角。我雖然不能確定凱萊所厭惡的是那一種。但是我相信他自己也確曾引用過一兩次」

「他竟是這樣的可惡嗎。」TX彷彿還不甚相信的樣子。

洛士曼不由張開了嘴。縱聲大笑起來。

「你還不知道他是這樣的可惡嗎」

飯快吃完的時候。侍者送過了一封短柬來。那是TX公事房裏的人打發他來送給TX的。柬上寫着下面幾行字。

親愛的米雷迭君。

方才承你動問小女的下落。我相信她此刻一定是在倫敦。不過我自己也是到此刻才知道的。因爲和我有往來的那家銀行裏的人告訴我。今天早上小女曾經到他們那裏去過。而且還在她自己的存款裏提出了一筆相當的現款去。但是她後來的行蹤。和她提取這筆現款的用意。卻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老實說。我對於她這一番舉動。也是十分的疑異。如其你能夠給我解釋一下。那是再感激沒有的了。

下面是「韋廉鮑若彌」的簽字。

TX看了。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如其今天早上我能夠上他的銀行裏去走一遭。便不難見到她了。」他很懊喪地說道。「這件事情。怕要打碎我的飯碗了。」

洛士曼聽他這麼一說。也不覺皺起了眉尖來。

「你可是指點這一件事情嗎。」

「並不專指這一件事情。」TX苦笑道。「但是我想我們那一位總監。現在對於我。一定不會十分滿意。因爲這一件事情原不是我應負的責任。都是我自己去兜攬過來的。但是別管他。你還不曾告訴我對於那兩支殘燭的懸想咧。」

「我簡直沒有什麼懸想。」洛士曼慢慢地捲起了他的食巾來。「暗殺的時候利用蠟燭是一種純粹的亞爾朋儀式。我當然不能說一定是亞爾朋人的巴戲。不過我覺得既有這種東西發現。情形便有些相類。」

這一席話。對於TX是很滿意了。

雖然暗殺的事情確然不是他那一部份的職務。不過要代鮑若彌夫人取回那珍貴無比的鼻烟壺。卻還在他應該行使的職權以內。這個鼻烟壺後來是絕不費力的在凱萊的保險箱中找到了。而他遺下的許多信件。也很清楚地顯出了他平日的作爲。雖然他並不是一個明火執杖的大盜。可是他歷

一七—一一二

來所乾沒下的珍寶。卻不止鮑若彌夫人的這具鼻烟壺。至於他所以乾沒別人的東西的用意。也是很明顯的。他是想利用了這些東西。去收買那些愚蠢的野人。做他自己的幫手。

當刑庭上審訊這一件暗殺案的時候。我們這位年輕的副總監。當然是不能有什麼證據提出。法官的判決。便照例是「查得死者委係生前爲人殺害。凶手名姓不詳。」兩句刻板文章。

TX足足費下一個禮拜的工夫。忙着研究種種試驗。但是依舊毫無結果。洛士曼又寫過一封信給他。告訴他已受紐約某雜誌之厚聘。不久將上合衆國去了。

最後。TX想到了一個很好的念頭。他就急着去見他的上司之一——那一位司法大臣。

「是的。最近我的女兒。確曾和我通過消息。」這位大政治家很煩惱地說道。「可是她格外的使我感覺不安起來了。我雖然不能明白告訴你她怎樣的使我不安。米雷迭君。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他確然是這樣。」

「她來的是信呢。還是電報。可以允許我看看嗎。」TX請求着。

「抱歉得很。這是不能照辦的。」司法大臣很莊嚴地答道。「因爲她已曾再三叮嚀我不要聲張。我對於這樣麻煩的事情。也真不願意問了。所以我已寫信給我的內人。催她快回來。」

「那末。我想……」TX耐着性氣說道。「你大概也不能告訴我你的回信是寄到什麼所在去的了。」

「她並不曾告訴我什麼地址。」鮑若彌急着解釋道。「這就是說。她雖然拍了一個電報給我。但是上面並不曾註明發電人的住址。」

「很好。再見吧。」TX只得無可如何的告辭而出。

這天下午。他便向他的秘書囑咐道。

「注意着今晚的夜報。和明天的晨報上。凡有什麼具名不很清楚。語句隱約的廣告。都替我剪下來。待我明天來翻看。」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當他上公事房去的時候。他的秘書已把一大疊的廣告。安在他桌子上了。他便逐一細細看去。終於給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條。

『勃瑪——你使我爲難極了。凡事還須謹慎。那一個上面寫着你母親是名字的包裹。已收到了。此刻是安在你母親的休憩室裏。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教我暫時離開家裏。下鄉去呢。爲什麼要教那些下人們都回家去呢。但是我仍當依着你辦。不過。你必須給我一個充分的說明。

父白』

「哈哈。」TX看了。不由喜出望外地喊道。「這才不是白忙了。」

第十六章

照理說。二月並不是一個霧季。而是一個常有暴風雨和嚴霜飛雪的月份。可是十七日這一夜。倒並沒有半些雨雪。雖然也有一些輕霧。但是這還不是外國人到倫敦來所最怕的重霧。各處的景物。時時在一片灰白色的簾幕中。倏隱倏現着。

鮑若彌爵士在包特倫區有一所很大的住宅。雖然這一條街上的建築物。都有一種非常莊嚴。非常可厭的外觀。但是牠們的內

一七—一一三

部。卻總極舒適安樂。二月十七日晚。快到十一點鐘的時候。有一輛汽車。駛到包特侖區和薩光司街的轉角上停了。走下一個年輕的女郎來。其時迷霧已漸漸地濃厚了。她下車之後。不得不仔細向四周望了一會。辨明了方向。

她先向那車夫說了幾句話。然後才提起脚步。很堅毅地望前走去。走近第一百七十三號屋子的面前。她便突然旋過身子。奔上了石階去。很敏捷地取出鑰匙。開了門。掩身而入。隨手又把門關上了。她把走廊下的燈開了。一聽屋子裏果然闃無人聲。她感覺到很滿意。便又把燈關了。在黑暗中打那寬大的扶梯上走上第一層樓去。她知道在扶梯的中間。另有一盞燈。那是街上的人所看不見的。她便摸索到那裏。把牠開了。然後再走上第二層樓去。

這位年輕的姑娘不用說。當然是密司勃琳台瑪麗鮑若彌了。她覺得自己這一個計劃已如願以償了。心上真有說不出的高興。現在她所擔心的祇是她母親的休憩室是否上着鎖。徼倖他父親對於這些事情是從不經心的。而他們的管家老傑克。更是一個最不喜歡鎖什麼門的知趣人。待她走過去一推。便絕無阻礙地開了。而且巧得很。還有人已把這一間屋子裏的百葉窗全關上了。連那又長又厚的絨幕也放下來了。她便安心地旋亮了燈。發了一聲表示疲勞的微喟。再瞧她母親的寫字檯上。已滿堆着許多不曾折開的信件。但是她並不注意。隨手把牠們推了開去。仔細搜查那小包裹的所在。不料竟是遍搜無着。她的心不由突突地跳了。她想也許他父親已藏到了那一具抽屜裏去。但是她把所有的抽屜全打開。還是不見。

她失望了。身子很無力地倚在桌子的一角上。把一條手指用力嚙着。很迅速地運用着她的思慮。

「啊。多謝上帝。」她驀地跳了起來。這小包裹不是在那火爐上面的一條橫板上嗎。她便搶過去把牠取了下來。

她急不及待的把這個包裹撕破了。一具很眼熟的皮匣子。便顯出來了。她還不曾打開那匣蓋。看見那可貴的鼻烟壺。已不由自主地很快慰的喊道。

「感謝天父。」

「還得謝謝我呢。」突然有人這樣接嘴着。

這真使她慌到極點了。她便來不及的回過頭去。

「啊。你。……你不是米雷迭先生嗎。」她張口結舌了好半晌。才掙出了這句話來。

TX就站在那一條窗簾的前面。微微地笑着。因為他方才原是打這窗口上跳進來的。

「我的意思是說。你應該也謝謝我。鮑若彌小姐。」他說話很溫和。打算減少這位女士的恐怖。

「你何以會知道我的名字呢。」她很詫異地問着。

「世界上的事情。我無有不知道的。」他這麼一說。她倒笑了。但是立刻她又忍住了笑。很嚴重地問道。

「什麼人教你追蹤我的。——可是凱萊先生嗎。」

「凱萊先生嗎。」TX也覺得她問得太奇怪了。便重複的說了一句。

一七—一二—四

「因爲他曾經恐嚇我要報告警探。」她很快地說道。「我並且告訴他請他快去報告。其實我並不怕警探。倒是怕他自己。你知道我爲什麼上他那裏去呢？爲的是要取回我母親的東西。」

她把她手裏所緊握着的那具小匣子揚了一揚。

「他硬指我偷他的東西。表示非常的憤怒。於是他就把我關在底下那一間可怕的藏酒窟裏。……」

「還有呢。」TX追問着。

「沒有什麼了。」她現在已漸漸恢復了她的鎮靜的態度。「那末你此刻打算怎樣呢。」

「如其你能夠允許我。我很想問你幾件事情。」TX彬彬有禮地說道。「第一。在你出走之後。你可曾聽見過關於凱萊的消息嗎。」

「我再不願意知道他的消息了。」她不住的搖頭。

「你可曾看過報紙嗎。」TX再問。

她點了點頭。

「我祇是留心那些廣告。因爲我拍過一個電報給我父親。教他登廣告答復我。」

「這是我知道的。而且那廣告我也看見。」TX忍不住笑道。「這就是今晚我所以會到這裏來候你的緣故。」

「我怕真是這廣告作怪啊。」她表示着萬分的悔恨。「家父對於在報紙上登廣告。委實太外行了。——他簡直向我發多一大篇教訓。我其實祇要他說「是」或「否」便行了。但是你爲什麼問我有沒有看過報紙呢。柰道家母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嗎。」

「據我所知道。公爵夫人近來身體很好。而且她立刻就要回倫敦來了。」TX忙着安慰她。

「那末。你爲什麼要問我有沒有看過報紙呢。」她急執要知道對方發問的理由。「我爲什麼要看報呢。報上有什麼東西是我所必需看的呢。」

「就是關於凱萊的事情。」TX便透露了一些真意。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事情。而且也不願知道。你爲什麼把這一點來問我呢。」

「因爲。」TX很沉着地說道。「就在你從嘉杜根區失蹤的一天的晚上。凱萊突然給人家殺死了。」

「殺死了。」她的呼吸頓時便緊促起來。

「不錯。他已死了。他是給一個或是幾個不知名姓的人。用刀刺入心臟而死的。」

TX一面說。一面又打衣袋裏掏出了一包用很薄的絲棉紙所包着的東西來。很小心地把牠解開。勃琳台瑪麗先是帶着一種好奇的心理看着他。後來裏面的東西顯出來了。她便像看見了蛇蠍一般的害怕起來了。原來是一柄鋒利的剪刀。刀柄上繫着一條血污斑斑的小手帕。

「啊。這是我的剪刀啊。」她發出一種沙啞的聲音喊道。「你以爲。……」

她張大着一雙美麗的眸子。注視着TX。忿怒和恐懼。都已漲到了最高點。

「我並不懷疑你是殺人的凶手。」TX笑道。「你無須害怕。但是如其給別一個人發現了這柄剪刀。又在那手帕上認清了你的名字。我想你就有些爲難了。我的小朋友。」

她漸漸地把視線移到了那柄剪刀上去。身子依舊顫抖着。

「我確是也殺過一件東西。」她說得很低。「那是一頭可怕的惡狗。……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樣會把牠殺死的。只記得那可惡的畜生向我撲來。我便沒命的刺他。他就死了。這是很痛快的。」她點着頭重複的說了好幾句。「這是很痛快的。」

「這也是我所想到的—因爲那一條死狗我也看見了。現在。或者你可以給我解釋何以我沒有看你呢。」

她囁嚅了一會。他立刻知道她是在打算隱瞞菜一部份的真情了。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你沒有看見我呢。我分明是在那裏啊。」

「那末你又是怎樣逃出來的呢。」

「你自己是怎樣出來的。」她很勇敢地向他挑戰了。

「我是打門裏邊走出來的。」TX笑道。

「那是一條極普通的出路。可是除此以外。我的確找不出第二條出路。」

「好了。那末我當然也是打那裏走出來的。」她透着一些微笑。給了他一個很頑皮的答復。

「但是。那門不是鎖上着的嗎。」

她吃吃地笑了。

「現在我知道了。」她的解釋是。「我原在那藏酒窟裏。因爲聽見你用鑰匙打開了門。差不多要走進來了。我便忙着丟下了這剪刀。逃進下層去。我以爲總是凱萊和他的朋友來了。但是過了一回。上面的足音又消失了。我便大着胆走上來一瞧。你竟不曾又把那門鎖上。於是我。—我。—」

說到這裏。她又頓了兩頓。TX立刻又領會了。知道她還有幾句話想瞞過他咧。

「於是我就逃出來了。你懂得嗎。」她繼續說道。「我先走到廚房裏去一看。那裏並沒有人守着。這樣我便毫無阻擋地溜出了大門。恰巧在街口就遇到一輛汽車。我便雇着他走了。—這便是當時的事實。」

話一說完。她便做了一個很美妙的手勢。表示沒有什麼話說了。

「這樣就完了嗎。」TX問着。

「完了。」她反問道。「你現在又將把我怎樣處置呢。」

「我想。我應該把你拘捕起來。我覺得我應該盡一部份的義務。我再要請問你一句話。你可曾在底下那張牀上睡過嗎。」

「在那藏酒窟的下層裏嗎。」她遲疑了一會。答道。「不錯。我是睡過的。」這句話她說得分明很勉强。

「你將把我怎樣處置呢。」她反又催問着。

方才TX的突然出現所給予她的恐怖。現在是完全消失了。倒是TX感覺到爲難起來了。他用手撫着自己的頭髮。深深地思量着。她瞧他有一雙流利的灰色的眸子。一根挺直的鼻子。和一根豐厚的下頷組合成一副夠得上說好看的相貌。

「我想。」她很溫柔地說道。「你還是把我拘捕起來的好。」

「不要胡鬧。」TX的請求。

「你說什麼話。」勃琳台瑪麗忽而又着惱了。

「我說不要胡鬧。」這位年輕的男人。又重複的說了一遍。

「你可知道你自己是太粗鹵了嗎。」

「我嗎。」

他對於這位貴家小姐的輕俏的談吐顯然已發生了一種興趣。

「當然是你。」她一面說。一面背轉臉去。避開了他的視線。很小心地拉整着她的衣服。「我知道你老是以爲我是很會胡鬧的。而且還以爲我的名字是非常可笑的。」

「我從不曾說過你的名字是很可笑的。」他裝得十分嚴重地答道。「我怎敢這樣無禮呢。」

「你是說過的。你說『這名字很怪異。』這句話簡直比『很可笑』更無禮。」她把TX上次在凱萊那裏說過的話。指出來了。

「也許我曾經說過怪異這兩個字。」TX承認道。「但是這兩個字卻跟可笑兩個字絕對不同。大凡怪異的東西。都有一種相當的尊嚴。譬如說夢魘那就祇是怪異。而並非可笑。」

「多謝你。」她很尖刻地還敬了一句。

「但是。我也並無把你的尊名當做夢魘那一類東西的意思。」TX忙又發了一個很清切的聲明。「我想勃琳台思—」

「勃琳台瑪麗。」她立即加以校正。

「我原是想說勃琳台瑪麗啊。」他很有些手舞足蹈的神氣。「或者在事實上。我是想說勃琳台與瑪麗。」

「你全不是這個意思。」這位司法大臣的女公子很伶俐地說破了對方的虛偽。

「不過。無論如何。我總覺得勃琳台瑪麗實在是一個很美麗的名字。」

「你決不會這樣想。」

她瞧他臉上已堆滿着一種將笑未笑的神態。使她自己也忍不住要笑了。

「你既然曾經說過這是一個怪異的名字。那末你心中當然也以爲牠是很怪異了。但是我也不歡喜强制人家。而且我自己也覺得很怪異。其實我是承受了我家一個姑母的名字。」末了這一句話。是她的正式的聲明。

「這樣說。你還比我便宜得多了。」他的頭很有姿勢地側過了一些。「我的名字乃是我父親的愛犬所傳給我的。」

「那末TX是代表怎樣的兩個字啊。」她也覺得很奇怪了。

「湯姆阿克山佛。」TX老實告訴了她。

她終於忍不住大笑而特笑了。她把身子靠着那張大圈椅毫無節制地笑着。

「這是很可笑嗎。」TX便把方才所受的質問。照樣奉送過去。

「啊。抱歉得很。我太失禮了。」她竭力忍着笑說道。「我以爲如果改做湯米阿克山佛。那不是更有趣嗎—不過我還是說湯姆阿克山佛。」

「如其你歡喜。就請你叫我湯米好了。—我有許多的朋友。都是這樣喊着我。」

「可惜我不是你的朋友。」她兀是在吃吃地笑。笑得差不多要淌出眼淚來了。「所以我仍當稱你米雷迭先生。請原諒。」

說着她又低下頭去。看了看腕上的錶。

「假使你並沒有要拘捕我的意思。我就要走了。」

「當然我沒有拘捕你的意思。」TX很溫和地說道。「但是我想送你回去。」

勃琳台瑪麗聽了。立刻就很天真地跳了起來。

「請不要送。」她堅決地請求着。

「我的親愛的小朋友。」他打算說服她。

「請不要再叫我小朋友。」她似乎很生氣說道。「你要如能夠讓我一個人自己回去。你這個小湯米便乖巧了。」

她很大方地伸出了一條手來。同時在那一雙清麗的眸子裏。充滿着俱有絕大魔力的笑意。簡直無人可以抵抗。

「那末我送你上車。」他便退了一步。堅守着第二道防線。

「這樣你不是可以聽見我囑咐那車夫把車子開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不住的搖頭。「當警探的真不是好東西。」

TX交叉着雙臂。堆起了一種很莊重的容色。

「你是不相信我嗎。」

「不相信你。」她絕不氣餒地應着。

「好極了。」他點着頭笑道。「但是我必須看你上車。你儘可先向那車夫說到嘉林登站去。半途裏。你再教他怎樣變換方向好了。」

「可是請你允許我。不要跟我。」這個女孩子就不再堅持了。

「信用担保。決不跟你。」接着他又補充了一句。「但是能不能有個交換條件。」

「我沒有什麼條件。可以跟你交換。」她的極倨傲的答復。

「請不要太固執了。」他祇得改換了一種請求的口吻。「可否請你聽我告訴你一個理由。我所需要的條件。祇是要求你當我有什麼事情。要請你來的時候。你立刻就到我臨時約定的所在來見我。真的。說老實話。這確是不可少的條件。勒琳台瑪麗。」

「請說密司鮑若彌。」她很冷酷地糾正着。

「這確是必需的。」他又繼續說道。「你大概也可以明瞭。請你允許我。當我在晨報或是晚報上登出了一條隱名字的廣告之後。你必須依着我指定的時間地點。前來會晤。」

她垂下頭。默默地考慮了一會。然後才伸出手來說道。

「我允許你了。」

「好極了。勒琳台瑪麗。」說着。就挾住了她的手臂。一起走出屋子去。隨手又把電燈關了。慢慢地打扶梯上走下去。

「晚安。」他很熱烈地握着她的手。

「今天晚上。這是你第三次和我握手了。」她似乎要把手掙脫的樣子。

「請不要在臨別的時候。使我們留下什麼不快的感覺。」他請求道。「還要請你牢記着。」

「我早允許你了。」她很誠懇地確認着。

「將來。」他更進一步的請求道。「你大概總有一天可以告訴我那一晚你在凱萊的藏酒窟裏究竟碰到了一番怎樣的奇遇。」

「我不是已告訴你了。」這句話她是說得特別的低。

「你可不曾全告訴我呢。小孩子。」

他一直把她扶上了車子。又替她推上了車門。然後隔着車窗。深深地一鞠躬。

「維多利亞呢。還是大理石廊房(英倫俘地)呵。」他很巧妙地試探着。

「全不是。偏是嘉林登車站。」說着。她自己也掌不住笑了。

一七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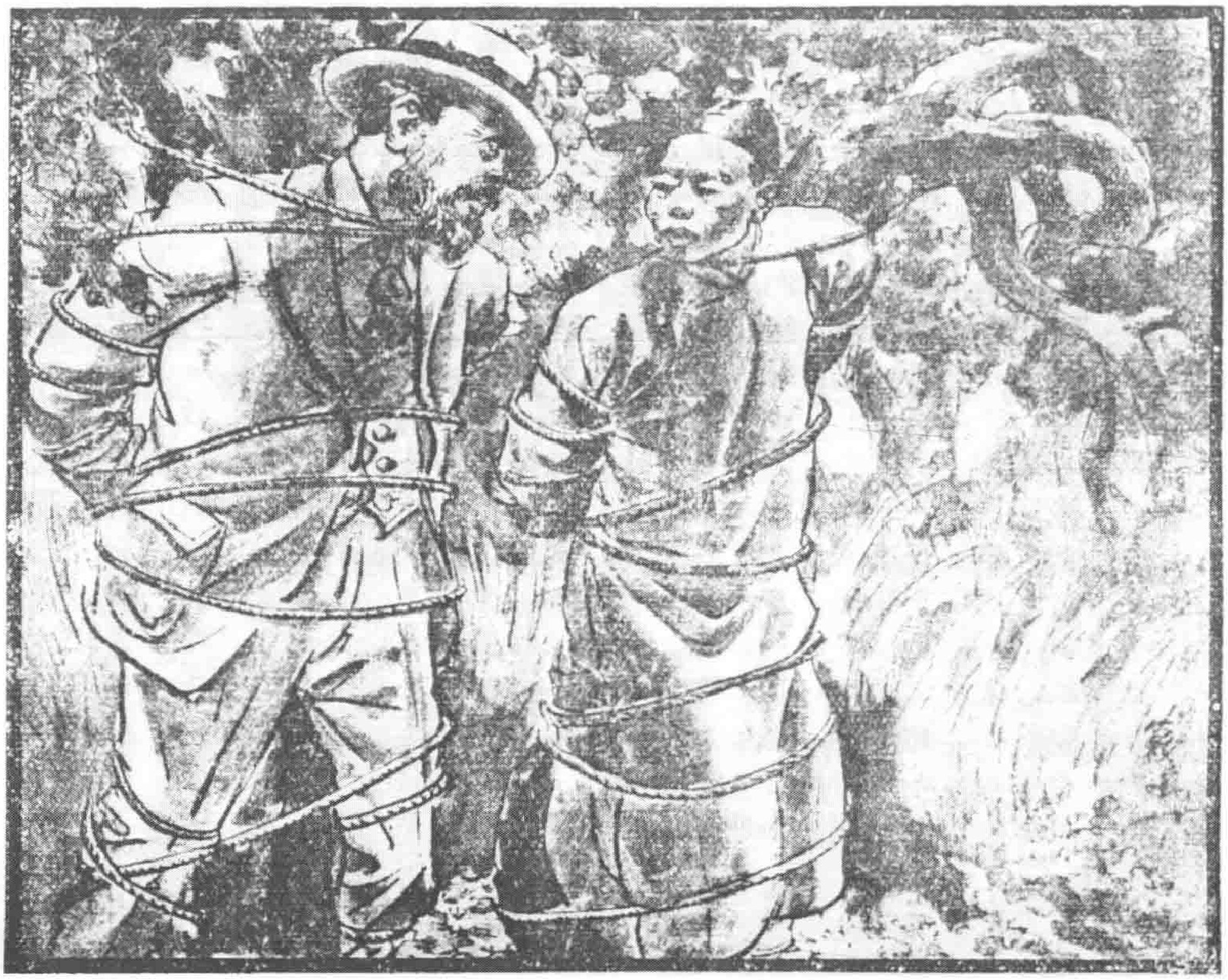
他目送着這輛車子向東面駛過去了。突然。又停止了。勒琳台瑪麗探出了車窗來。向他招手。他慌得來不及的奔過去。

「如其我要找你呢。」這時候。她才想起了這句緊要的話來。

「也是登廣告。」他立即答復道。「第一句。請寫親愛的湯米。」

「我偏偏寫TX。」她故意的使他爲難。

「那我就不睬你。」他才說了這句話。勒琳台瑪麗已指揮着車夫疾馳而去了。TX一手高舉着。一手捧着自己的帽子。呆怔怔地站在街心上。儘看着前面。不防後面飛也似的來了一輛大轎車。險些斷送了我們這位年輕的警務副總監。



已經走進了另一國家恐怕這又要向他們背上一道履歷

秘密谷

張恨水

第十回 共突重圍穴牆而遁 更臨絕地束手被擒

這個時候。一切的情形。都緊張到了萬分。百川的槍機一動。朱學敏的情形是不可問。這秘密谷裏的人。會變態到什麼程度也是不可問。因爲這樣緊挨着百川。蹲在地上的徐彬如。就連連頓了脚道。百川百川。開不得槍。說話時。學敏已經走到了百川身邊。百川便垂下了槍。用手提着向後退了兩步。望了她道。請你不要走近來。學敏聽說。倒呆了一呆。問道。難道你也疑心我嗎。百川被她反問着。却不好意思了。搖頭道。並不是我疑心你。但是你太走近了。兩下裏打起來。恐怕與你不利。學敏微微笑了一笑。便道。你不要害怕。我們的人。對你們也並無別意。只是看到你們會打掌心雷。怕你們在山上惹禍。所以要請你下

一七—一二一

山去。我們好把洞閉封起來。和你們並不要打架。百川道。我們並不會放掌心雷。就是我們手上各人有一枝槍。也不能無故害人。說時那竹林子外的人。又鼓噪起來了。徐彬如將一枝獵槍夾在脅下。一面舉着手巾。指那額頭上的汗。俯着身子走了過來。就向學敏道。要我們走也很容易的。我們無非是客。主人不招待。客人看看顏色。還不是走嗎。又何必這樣的大動干戈呢。學敏道。這是我們這裏里正的意思。為什麼這樣。我也不知道。彬如道。你們山上人既是要我們走。我們也不能強留在這裏。請你對他們說。稍微的向後退一點。也讓我們自己人商議商議。這個樣子。我們總怕你們衝過來。有話也不敢商議了。學敏看他說話的神氣。倒是出於真意。便道。這總好辦。我去和他們說。難道你們倒真的打算走嗎。彬如聽她如此說。倒不由得笑了。百川道。那就求朱小姐和我們講一個情試試看。能夠不讓我們走。那就更好。我們為什麼來了。那裏能夠來了就走哩。學敏對他兩人看了一看。很快的又跑到外面去。這裏遠遠的看去。只見她指手畫腳。和那些人說個不了。結果。那些人為她言語所動。居然向後退出幾十步路了。學敏一路拂着兩隻大袖。又氣憤憤地跑了回來。口裏不住的怒罵着道。見神見鬼。他們在山外的人。和我們這裏人無冤無仇。他要放個什麼掌心雷。我和他們在一處說了許久的話。他們也沒有放掌心雷把我打死。她這樣說着。一直的走上前來。倒好像故意說給這四位探險先生來聽的樣子。百川迎着她道。多謝朱小姐。說得他們果然退後去了一些。他們怎樣的說。學敏道。他們說。讓你們商議一下子。倒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你們一定要退出去。你們再不走。他們就要強來了。歐陽樸余侃然也繞了道。走到一處來。余侃然手上擎了一根草莖緩緩的走到歐陽樸面前來。很鄭重的道。這個地方。也有竹節草。這種莖變形的植物葉子。在熱帶……彬如搶了道。余博士。這個時候。我們管不着植物是不是畸形發展。却應該看看我們的環境了。你不看看這有箭在弦上之勢嗎。侃然受了他一頓搶白。正有些難為情。現在天與其便。彬如也甩了一句文言。這就微笑道。我們怕什麼。有你徐詩人在此。走了出去。念兩句詩給他

們聽。就什麼大問題。也都解決了。彬如道倒有些慚愧。便笑道。我們都不要作這無謂的爭論了。大敵當前。我們還是抵抗呢。還是退起走呢。歐陽樸正色答道。當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把十餘年前政府對付日本的老話用出來了。最妙的他還是板住了面孔。不帶一些笑容。於是同伙三個人都哈哈的笑了。學敏在一邊看到。心裏想着這三個人有什麼瘋病。到了這樣要緊的時候。他們還笑得出來。於是對了這三人也不免是呆呆的望着。歐陽樸道。他們笑什麼。我覺得這是真話。我們若不抵抗。仔細讓他抓了去。若不交涉。我們只有宣告失敗退出洞去。可是我們費了多少時候的籌劃。費了多少人的力量。剛剛是打破了這山谷的秘密。只看到一些表面。馬上就要走。這未免功虧一簣了。我們現在可公推百川作全權代表。去和對手辦交涉。百川見三位老先生依然是這樣不大介意。這却有些急了。便正色道。現在這情形。實在是緊急。我認爲不可大意。不知三位先生的意思打算怎麼樣。若叫我去辦交涉。我是一定去辦的。但是先給我一個限度。彬如道。正事是正事。笑話是笑話。據我說。你也暫時不要出頭。還是把話請這位朱小姐去說。學敏道。可以的。我很願意兩方都不傷和氣。你們有什麼爲難的地方。我全可以和你們去說說。彬如道。我們是怎樣一類的人。朱小姐和我談的時候多些。總可以明白。請你去和他們說。我們到這山上來。一點沒有什麼歹意。不過因爲這山頭是和外面隔絕的。我們心裏都好奇。總要看看這裏面究竟是什麼。其實不想要這裏面一點什麼。你去想想看。我們在山外過的日子。總比這山裏面强的多。憑什麼。我們要丟開了城市跑到這山裏面來呢。你要知道。我們都有妻室老小……呵。他說着。自己陡然的吃驚起來。却接着道。不。我們這同路裏面。只康先生是沒有家室的。他帶了强笑向學敏解釋着。學敏笑道。我又沒有問你這些閒話。要你多什麼心。這些想得到的話。我都會和你們說。用不着你來教。我你就說。打算怎麼樣。若是不願走。就說不願走的話。若是願走……哈哈。我想你們都不願走呢。侃然點着頭道。我們自然不願走。你們若是怕我們手上拿的這槍。我們收起來不拿着也可以的。學

敏道。好罷。我去和你們再說說看。她真是熱心。說畢。掉轉身。就向那羣人的地方跑。這裏一班人都看着她的後影遙遙而去。眼睛都不曾夾上一下。以爲她縱不能說出什麼結果來。當然也不至於壞事。可是他們正在出神。忽然呵哈一陣喧嘩。由身後發出來。回頭看時。這山頭上的人。又是箭上弦刀出鞘的。由屋後面。簇擁了出來。這一行四人。都是不曾防備的。臨時忽在身後出了亂子。這却不曾去按好出路。大家慌了手脚。倒是目定口呆的。面面相覷。那些山上人。聯成了一排。一步一步的。向身邊逼了過來。歐陽樸究竟是個機靈些的人。眼見敵人逼近。若是不謀脫身之計。一定會受敵人的包圍。因之向同伙丟了一個眼色。自己先向屋子裏走去。其餘的三個人。看到他這種態度。也是跟着醒悟過來。一律的向屋子裏一跑。同時就把大門關上。大家在門縫子裏張望着。侃然低聲道。我們爲了謹愼幾分起見。還是自動的退走。若等他們繳了械。加了縛。全合了他們驅逐出境的條件。也許將我們由山頭上扔了下去。那豈不糟糕。彬如道。這樣看起來。我們還是打開了牆壁。由屋後退出去。萬一他們追趕我們。我們退到洞口去就是了。至少我們是現代軍閥化保存實力。大家雖覺得他是一句笑話。可是看到剛才一批山上人。由屋後面擁了出來。他們的態度是如此不可捉摸。再來一個不可捉摸的包圍。大家又都藏在屋子裏。那不用說。一定是一網打盡。百川首先叫道。我們走罷。爲了有轉圜的餘地起見。我們不能夠在這裏有流血的事情發生。他說着。首先掉轉身向屋子後面走。四個人這次不是那樣逸趣橫生的開玩笑了。各半彎了身。直端了手上的槍。一步一回頭的向後走着。到了屋後面。這裏不過是一叢瘦竹子裏圍着一道高不及丈的黃土牆。那黃土牆上分着內外兩行。蓋了杉木枝葉。這杉木葉子。片片的都是尖刺。在牆頭上放着。正可以當了物質文明都市裏的電網用。大家本想越牆而去。這已是不可能。同時看到牆外的瘦竹杪子。在空中無風自動。這分明是有人藏在竹子下面了。四個人擠到一處。頭就頭的。輕輕說了兩句。於是大家高舉了槍。正對了那搖撼的竹子杪附近的天空。齊齊的發了一排槍。半空中一時青煙

四起。哄通通。山谷震應。只聽噗達達一陣歷亂的脚步聲由近而遠奔了去。百川道。行了。我們衝鋒罷。於是大家放下了槍。四人抬了一根大木頭杠子。對土牆中間。拼了命撞了過去。就是這一下。把土牆撞了個大窟窿。這由牆的缺口處。早看到一批山上人。向前飛奔。有幾個人被野藤絆住了脚。摔倒地上。就提高了嗓子。拼命的叫喊。這四位探險隊。得了這個機會。那裏肯放鬆。趁着牆上石飛土滾的時候。大家都提了槍由牆縫裏直衝出去。都是如强箭離弦一般。連頭也不回。一直向前奔了去。跑了一里之遙。大家才停止了脚步。大家手上倒提了槍。向村屋望着。連珠不斷的喘着氣。這裏正是一個高坡。遠遠的站着。由高視下。只見村子裏人在屋裏屋外亂跑。又像是在搜索他們。又像是在那裏逃命。這一刻兒工夫。似乎還不能追到這裏來。彬如就向大家道。我們現在應該分一分退去的路。還是當走那一條線。原來的路。現在是找不出來了。彬如道。你這話不然。我們找不出原來的路。就寧可投降。免得逼到無路可走。然後死在人手上。百川道。這話對了。我們還是找原路走。我先去引路。他如此說。着估計着方向。就順了一個山坡。向前面走。可是原來走來的時候。好像路並沒有多少遠。現在在亂草叢中去找出路。却越找越不是路。還始終並沒有找到來時的洞口。大家又留心着。總怕由山崖上翻到山底下去。總不肯放開了步子走去。所幸山裏人的嘈雜聲。走着漸漸的不聽到了。却不用得那樣很慌張的去找路。這亂草叢所佔的面積。並不是怎樣的寬大。大家摸索着的時候。常是鑽了出來。其先以爲總有追兵在後。一看到草叢外的田原。便又鑽了進去。這時鑽得久了。身後却沒有一點什麼響聲。這大家的胆子就大多了。於是索興順了一片田原中的一條小路。彎曲着向前走去。沿着小山麓。有一條小山澗。却攔住了去路。看那小山上。也有一條人行路。在綠毯子似的淺草上。畫着兩條彎曲的赭色粗線。這個樣子。分明是兩澗之間。常有人來往。如何把來往斷絕了。却是不得而知。一行四人。順了山澗上一條草埂。探索了步子。緩緩的前進。有那很彎曲的地方。在明鏡似的澗水裏。一樣的有四個人影。在那裏飄飄然的挪展着。彬如是

一七—一二五

最後的一個走着。他看到了這種境界。心裏就想着。水中人影如遊伴。樹上風聲似……他自己忽然感覺到以似字對如字。未免犯了合掌的毛病。於是搖着頭。那不好兩個字却脫口而出。歐陽樸慌了。身前身後一看。並沒有樹木掩藏之處。拿了槍就向一叢亂草裏一伏。百川和侃然先聽到一聲不好。繼又看到歐陽樸這樣慌裏慌張的臥倒預備放。也怕是出了什麼問題。跟了他也臥倒下去。彬如見這三個人都臥倒了。也就跟着都臥倒下去。可是當大家舉了槍要向前瞄準的時候。在自已面前。並找不到一些子目標。侃然道。老樸。你見鬼了。爲什麼這樣執了警戒的態度。歐陽樸道。我那裏知道。彬如不是叫着不好嗎。於是將臉望了彬如。他本來想直說。却怕會引起了同人的譏笑。他不据槍了。用手箝了面前的長草。一莖一莖的向上扯着。許久微笑搖了頭道。我沒有說這話吧。歐陽樸道。你若是沒有說着這話。那就算我真是白晝見鬼。說着話。站起身來。撲着身上的草屑。可就向着侃然道。你聽見有人這樣的說嗎。侃然看這樣子。大概是沒事。於是也就站立起身來。正色道。我真沒有心事再開玩笑。你們可不能這樣的胡鬧。時間已經是不早了。我們還不應當快想出路嗎。其實大家都也感到環境的迫促。不過大家都覺得山裏人總是帶有古風的。雖然咄咄相逼。也不至於有性命之憂。而且大家都極力的要表示鎮靜。不肯示弱於人。所以性之所好。也故意的談笑風坐。可是侃然這一句話。把大家提醒了。抬頭看看太陽已是有些西斜。且不問今晚向何處歸宿。這一場晚飯。那裏又去找第二個朱力田來作東家。因之同站在這山百岸上。都有些發呆了。百川將獵槍放在草地上。手扶了槍。挺了身子道。這件事。我以爲沒有什麼難於解決。好在這山上人並不追趕我們了。我們可以先定一定神。看準了方向。還是找着來時的路。守住了洞口。和山上人辦交涉。這是個萬全的法子。歐陽樸搖搖頭道。事情不是那樣簡單。他說着用一個食指頭。摸擦了他那鼻尖下的一撮小鬍子。表示他那十分猶豫的樣子。侃然一頓脚道。對的。他們忽然放了我們。並不追趕……呵呵呵。來來了。……來了。他失驚的這樣呼了出來。只見身邊深的水草裏鑽

一七—一二六

出十幾個人來。彼此相距。也不過二三十步路。一轉身之間。已是來不及開槍。不料臉向右邊看着。左邊又擁出二三十人來。這些人好像事先已是有組織的。不等他們再回頭。五六個人奔一個。不容分說。先把手上的槍打落在地。然後在身上拿出繩索。就把四個人細住半拖半抬的。擁過了山洞。在百忙中這四個俘虜雖不免驚慌着。但是各人臉上。依然帶着奇怪的神氣。這就因為第一大家是不曾跨河來的何以這些山裏人把大家擁到河那邊去。第二是那四枝槍落在草岸上。這些人裏面。有幾個很想向前去拾起來。但是走到槍邊。繞着槍走了幾個圈子。伸伸手又縮了回來。總不敢去冒那個險。好像他們知道這可拿的。又不知道如何拿着才好。他們這樣驚疑的時間。已被這些人抬上了山澗的另一邊。搶上了山岡子。向前看時。山岡子那邊。依然麥田茅屋。又是一個世界。遠遠的見一排人家靠山面田。約莫有二三十戶。這些人就簇擁着向那裏去。歐陽樸就操着英語道。我們怎麼這個樣子。他們要拋我們下山去。就一點抵抗的能力也不會有。只好等死。百川答道。不我們在未死之前有一秒鐘的生命。我們都當盡這一秒鐘的智力去掙扎一下子。那些細縛扛抬他們的人。一點不顧慮什麼。一直就衝到了那人家地方來。這裏的情形依然也是緊張。一排有一二百人。各執了武器。沿了人家門口。齊齊的站着。這些人將四位先生捉來了。却分配的很勻在正當中有四棵桑樹上。每棵桑樹上。都縛着一位先生。然後走到屋子裏去報告。彬如和歐陽樸縛得距離最近。彬如道。據我看。這是另一個組織了。那朱力田告訴我們。這山上不是有了一個叛國嗎。我看這情形。完全和我們原來接近的人不同。他們不是這樣子蠻橫。歐陽樸道。對了。我們誤打誤撞。已經走進了另一國家。恐怕這又要向他們背上一道履歷。看看對過的侃然和百川也是憂形於色。只在這時鼕鼕嗆嗆一陣鳴鑼擂鼓的聲音。由那正屋裏響了出來。就有一排執着武器的人。分了兩班。向前走來。到了最後。却有一個穿了赭色長衣。腰掛長劍的少年。一步一步的。開了四方步子走了過來。他頭上戴着黃色頭巾。在前後兩面都塗抹着許多盤繞的龍。在那簡陋的裝

一七—一二七

束上•可以看出他那尊貴的氣象來。他在許多人中間一站。將那炯炯射人的眼光。在四位先生身上各掃了一掃。只看他那高高的鼻子下。露出白牙。微笑了一笑。接着抬了一抬肩膀。又點了點頭。只看他一隻大袖子下垂。一隻手在大袖裏伸出一隻手來。按了劍柄自有一番威嚴。好像他在那裏暗示着。你們四個人的生命。都握在我掌心裏。四個人這都覺得生命。到了最後的一瞬。面面相覷。不復有以前那種視死如歸。談笑風生的態度了。

SHANGHAI TELEPHONE COMPANY

交通最快的
利器仍是
閣下的電話
上海電話公司
營業部
江西路二三二號　電話一一四〇〇號
北江西路三三三號　電話四一四一五號

一七—一二八

泰安賓館

泰山爲吾國五岳之一○名聞中外○登臨遊覽者○踵相接也○惟該地無大旅館○遊客鮮有駐憩之所○津浦路局有鑒於此○特在泰安車站撥出大廈一所○自辦泰安賓館○房屋整潔○西臨岱岳○風景清幽○設備完全歐化○共計有房間十一○可容旅客三十位○取價低廉○並可代僱山轎○以爲遊山之用○該路沿綫各站○均可免費拍電代定房間○茲將房飯等價目分誌如左○以爲遊者參考○

房間價目表

房間號數	舖位	價目	附註
一二三四	單舖	每日二元	添舖每日加一元
五六七八	雙舖	每日四元	
九十十一	雙舖	每日三元	

西菜價目表

早茶	八角
午膳	一元二角
晚膳	一元五角
晚茶	六角
三明治（麵包夾火腿）每打一元○備上山點心之用○因山上無飯館	

代僱山轎價目表

	當日上下	登山住宿上山不論何時次日下山在午前回館者	登山住宿上山不論何時次日下山在午後回館者
二人抬	三元	四元半	五元
三人抬	四元	六元	七元
四人抬	五元	七元半	八元半

單送回程（上山或下山）	
至王母寺	一元
至斗母宮	一元三角
至黑龍潭	二元
至普照寺	一元
以上係二人抬價目如三人抬加半價四人抬加一倍	

附註

一身體肥胖遊客○須轎夫三人或四人○
二隨客送物上山之腳夫○第一日每名一元二角○以後每日一元○
三轎夫膳食自理○

隴海鐵路行車時刻表

LUNGHAI RAILMAY THE TABLE (Effective Sept. 1, 1933)

徐州至潼關客貨車 13	大浦至銅山客貨車 11	新銅特快 5	汴洛特快 3	徐潼特快 1			潼徐特快 2	洛汴特快 4	銅新特快 6	銅山大浦客貨車 12	徐潼客貨車 14
			(17) 17.35	(15) 9.50	HSUKOW	墟溝	(16) 8.33	(18) 16.23			
	7.00	11.30	19.00	11.45	SINPU	新浦	7.08	14.58	14.20	18.50	
	7.3[illegible]	[illegible]4	19.33	11.56	HAICHOW	海州	6.30	14.25	14.09	18.37	
7.00	16.12	18.57		21.10	HSUCHOWFU	徐州	5.15		7.10	9.38	22.40
10.17				23.34	TANGSHAN	碭山	3.07				19.47
12.48				1.56	SHANGKIU	商邱	1.17				17.30
13.54				3.01	LIUHO	柳河	0.01				15.59
16.09				5.04	LANFENG	蘭封	22.22				13.43
18.06			15.40	7.00	KAIFENG	開封	21.07	14.12			12.13
20.31			17.49	9.09	CHENGCHOW S.	鄭州南站	19.00	12.11			9.31
21.18			17.55	9.14	CHENGCHOW N.	北站	18.35	11.56			9.15
23.05			19.18	10.33	SZESHUI	汜水	17.29	10.42			7.13
2.46			21.55	13.23	LOYANG E.	洛陽東站	15.10	8.05			3.40
2.55			22.00	13.30	LOYANG W.	西站	14.40	7.50			2.53
9.08				18.03	HWEIHINGCHEN	會興鎮	10.24				20.58
10.12				18.55	SHANGCHOW	陝州	9.55				20.19
11.17				19.46	LINGPAO	靈寶	8.41				18.46
14.40				22.15	TUNGKWAN	潼關	6.10				15.20

(17)(15) 墟溝至海州客貨車

(16)(18) 海州至墟溝客貨車

第五次星期二四六開行
第六次星期一三五開行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怡和輪船公司

官房統艙

新訂

價目表

（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實行）

上海	1st																		
	2nd																		Shanghai
	3rd																		
通州	1st	2.50																	
	2nd	1.50																	Tungchow
	3rd	.60																	
江陰	1st	2.80	2.00																
	2nd	1.80	1.20																Kiangyin
	3rd	.70	.50																
泰興	1st	3.00	2.80	2.00															
	2nd	2.00	1.80	1.20															Tashing
	3rd	.80	.70	.50															
口岸	1st	3.50	3.00	2.80	2.00														
	2nd	2.50	2.00	1.80	1.20														Kuan
	3rd	1.00	.80	.70	.50														
	Deck	.80																	
鎮江	1st	4.50	4.00	3.50	3.00	2.00													
	2nd	3.50	3.00	2.50	2.00	1.20													Chinkiang
	3rd	1.40	1.20	1.00	.80	.50													
南京	1st	7.50	7.00	6.50	4.50	4.00	3.50												
	2nd	5.50	5.00	4.50	3.50	3.00	2.50												Nanking
	3rd	2.20	2.00	1.80	1.40	1.20	1.00												
蕪湖	1st	10.00	9.50	9.00	8.50	7.50	6.50	3.50											
	2nd	7.00	6.50	6.00	5.50	5.50	4.50	2.50											Wuhu
	3rd	3.00	2.80	2.60	2.40	2.20	1.80	1.00											
荻港	1st	11.00	11.00	10.00	9.50	9.00	7.50	4.00	2.00										
	2nd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3.00	1.20										Dikiang
	3rd	3.30	3.20	3.00	2.80	2.60	2.20	1.20	.50										
大通	1st	12.00	12.00	11.00	10.00	9.50	8.50	5.50	3.00	2.00									
	2nd	8.50	8.50	7.50	7.00	6.50	6.00	4.00	2.00	1.20									Tatung
	3rd	3.60	3.40	3.20	3.00	2.80	2.40	1.60	.80	.50									
安慶	1st	13.00	13.00	12.00	12.00	11.00	10.00	7.50	4.00	3.50	2.80								
	2nd	9.00	9.00	8.50	8.00	7.50	7.00	5.50	3.00	2.50	1.80								Ngankin
	3rd	4.00	3.80	3.60	3.40	3.20	3.00	2.20	1.20	1.00	.70								
華陽	1st	14.00	13.50	13.00	13.00	12.50	12.00	9.50	6.50	5.50	4.00	2.80							
	2nd	9.50	9.00	9.00	9.00	8.50	8.00	6.50	4.50	4.00	3.00	1.80							Hwahyang
	3rd	4.40	4.20	4.00	3.80	3.60	3.40	2.80	1.80	1.60	1.20	.70							
九江	1st	15.00	14.00	14.00	13.00	13.00	13.00	11.00	7.50	7.00	5.50	4.00	2.80						
	2nd	10.00	9.50	9.50	9.00	9.00	9.00	7.50	5.50	5.00	4.00	3.00	1.80						Kiukiang
	3rd	4.50	4.40	4.20	4.00	4.00	3.80	3.20	2.20	2.00	1.60	1.20	.70						
武穴	1st	15.50	15.00	14.50	14.00	14.00	13.00	12.50	9.00	7.50	7.00	5.00	3.50	2.00					
	2nd	10.50	10.00	9.50	9.50	9.50	9.00	7.50	6.50	5.50	5.00	3.50	2.50	1.20					Wusueh
	3rd	4.80	4.60	4.40	4.20	4.20	4.00	3.60	2.60	2.20	2.00	1.40	1.00	.50					
蘄州	1st	16.00	15.50	15.00	14.50	14.50	13.50	13.00	9.50	8.50	7.50	5.50	4.00	3.00	2.00				
	2nd	11.00	10.50	10.00	9.50	9.50	9.50	9.00	6.50	6.00	5.50	4.00	3.00	2.00	1.20				Chichow
	3rd	5.00	4.80	4.60	4.40	4.40	4.20	3.80	2.80	2.40	2.20	1.60	1.20	.80	.50				
黃石港	1st	16.50	16.00	15.50	15.00	15.00	14.50	13.00	10.00	9.00	8.50	6.50	5.00	3.50	3.00	2.00			
	2nd	11.00	11.00	10.50	10.00	10.00	9.50	9.00	7.00	6.50	6.00	4.50	3.50	2.50	2.00	1.20			Wongsehkong
	3rd	5.20	5.00	4.80	4.60	4.60	4.40	4.00	3.00	2.60	2.40	1.80	1.40	1.00	.80	.50			
黃州	1st	17.00	16.50	16.00	15.50	15.50	15.00	14.00	11.00	9.50	[illegible]	7.00	5.50	4.00	3.50	3.00	2.00		
	2nd	11.50	11.00	11.00	10.50	10.50	10.00	9.50	7.50	6.50		5.00	4.00	3.00	2.50	2.00	1.20		Hwangchow
	3rd	5.40	5.20	5.00	4.80	4.80	4.60	4.20	3.20	2.80	2.60	2.00	1.60	1.20	1.00	.80	.50		
漢口	1st	18.00	17.00	16.50	16.00	16.00	16.00	15.00	13.00	11.00	10.00	8.50	7.00	5.00	4.00	3.50	3.00	2.00	
	2nd	12.00	11.50	11.00	11.00	11.00	11.00	10.00	9.00	7.50	7.00	6.00	5.00	3.50	3.00	2.50	2.00	1.20	Hankow
	3rd	5.50	5.40	5.30	5.20	5.20	5.00	4.50	3.50	3.20	3.00	2.40	2.00	1.50	1.20	1.00	.80	.50	